

集 後
貞 七 女 五



康德五年十二月十日印刷
康德五年十二月廿五日發行

後集五女七貞每册定價三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大西門裏門牌二十八號

印 刷 人 孫 簡 廷

奉天大西門裏門牌二十八號

印 刷 所 東 都 印 刷 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俠義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卷十二）

第一百三回 法治惡犬勦破霸王莊 監斬逆賊假傳恩赦令

詩曰 綠水環門樹影斜 杏蒲深處是農家 曉波殘月來時早 暮逐斜陽歸路賒

南畝三秋收芋粟 東阡十里話桑麻 年豐暫喜傳杯樂 共坐茅籬醉晚霞

後集 殘詩念罷書接上回 話說黃隆基仕當堂辯道 太王爺的采地數千頃 管理冊簿用人 每日

五 喫幾十石糧米 不能不多多屯積 浮山寨黨家窩 與我無一面之識 你想說我跟誰認得

女 我就跟誰認得 你說山東八大處賊人 全跟我有來往 吾還成了賊頭啦 立招賢館是你親

七 真 眼見的 還是聽你手下人說的 吾無非是生性好結交賓朋 又沒掛招賢館招牌 你真成

了硬賊官 香養惡狗是爲護院 山東省誰家不養狗 你是知道吾霸王莊財產頗多 趁火打

第十 搶 我給太王府三年沒封糧 這次全被你這羣虎狼 打搶淨盡 吾跟你也不便分辯

請太王爺跟你算這本賬 施大人一拍公案道 好一張利口 你別說是三年沒封糧 就是

二十年沒封糧 本部堂也担的了 你家中抄出來的旗旛 那是怎麼回事 黃隆基微

微一怔神 忙說道 那是我自己排了一班戲 說書唱戲隨意編排 那算的了什麼

集 大人道 抄手問事 你是口若懸河 來 把他夾上 堂刑的立刻把夾棍套好 大人問

道 黃隆基你要打算皮肉受苦 就只管熬刑 黃隆基道 你是被嫌輕陷 教我招什麼 大

人暗示掌刑的用七成勁 隨把袖子一拂 立時掌刑的一收繩子 黃隆基腦袋上汗珠有黃豆

大 大人又問是有招沒招 黃隆基真能搪刑 只是咬定了牙關 並不答應 大人也急了

(1) 遂喝聲收 掌刑的用了十成勁 黃隆基竟暈過去 差人們用草紙烟給薰過來 黃隆基咬牙

切齒道：「施不全，你除非把莊主爺殺了，想取口供，那算妄想。」大人不由的怒從心上起，用手一指黃隆基道：「惡奴你打量着本部堂動不得你，我是奉旨欽差，如朕臨親，有先斬後奏，便宜行事之權。我這御賜金牌，就能喪你的狗命。」大人說道：「這句話，猛然想起金牌已失，尙未尋回，拿什麼斬他，不由心裡一悶，喝了聲，把他帶下去，釘籠收獄。」又把燉肉王三、杉

後稿尖子李四提上來。這兩人在先，也是不肯認罪，趕到一用刑，立時全挺不住了。有

集一句說一句，把霸王莊的事全盤端出，刑房錄了供狀，把小銀槍劉虎提上來時，大人認識

五他三義廟中搶過金牌，他那敢再狡展，乾脆的畫了供狀，問他金牌現在何處，劉虎道

女已失迷了，遂不再問他。大人退堂，跟着把朱光祖、分水狐李殿遠、飛行小狸貓武殿祥

七全傳下來，三人參見了大人。朱光祖由懷中拿出一面金牌，雙手捧着獻給大人道：「老人家

真這面金牌是小子從賊黨小銀槍劉虎身上搜出來的。」大人看看是原物嗎？大人接過來仔細看

了看，果然是御賜金牌，不覺喜上眉梢，遂安慰了一番。李殿遠武殿祥兩人，自覺沒立什

第麼功勞，覺着臉上沒有什麼光彩，遂向大人告辭。大人道：「你二人休得要學那少年好強負

氣，這次勦辦霸王莊，已經効力不小，將來必要隨摺保獎，好好安心在這裏當差，好巴結

十個一官半職，兩人多謝大人，隨即同朱光祖一同退下來。知府陳文夔跟着向大人請示，還

二有什麼分派，堂皂班還用不用。大人道：「教他們退去，所有這幾名人犯，貴府須妥慎防範，

集知府一一答應，遂即退去，跟着差人上來回話說，都司祝老爺求見。施大人說了聲，叫

他進來，不一刻祝清甯上來，參見過大人，把稟帖呈到大人前，大人接了過來，看了看，是

黨家窩所有抄來的糧米，和金銀細軟，房地牲畜的數目，後面附着出力的官兵，跟受傷死

亡的請求撫恤。大人見祝清甯雖是初次作官，在公事上辦的是井井有條，遂獎勵了一番。

敬祝清甯回衙休息 跟着歷城縣官李國禎稟見 由差人引導上來 歷城縣向大人行禮已畢 說道 卑職奉命籌辦粥廠廠址 現在已在城廂覓得寬大廠址四處 城內四處 全是廟宇 因爲庵觀寺院原是善地 這又辦的是善舉 並不算什麼騷擾 城外有的是借用空房 後有的是搭蓋蓆棚 鍋爐柴竈 全預備妥當 只候賑糧一到 立可開廠 現在災民 麇集四集鄉 死亡枕籍 早開一日粥廠 每日少死五百人 大人道 貴縣精明幹練堪贊倚畀 本部堂必按勞績保獎 知縣道 大人這是恩恤屬下 卑職蒙大人栽培 大人遂又詳細問了問出女身履歷 這位縣官倒是兩榜出身 學問很是淵博 大人心裏有了提拔他之意 遂把賑濟貧七民開粥廠施粥的責任 滿交給他 教他趕緊領糧 即日開廠施粥 忽然又想起還押着四十貞多名舉監生員 總押着也不是辦法 教差人把這些人滿提過來 就在上房簷底下處理 這些舉監生員被押在府衙裏 雖不受虐待 可是不知道將來辦個什麼罪名 這時忽然欽差傳第去過堂 一個個心裏摸不清是福是禍 愁眉苦臉 真有百啣索的 見欽差大人在簷下站着 旁邊是歷城縣官侍立 如外的就是幾名差人 這些人心中安慰了一半 不約而同的向大人一跪 叩頭求大人開恩 大人點點頭 心說像這羣人 素日以爲有功名在身 不可一世 但是歷來重視之人 誰敢輕視 法制上是見了父母官 長揖不拜 見了施大人 一個個皆俯伏在地 看起來不論是多大的身份 也別身犯刑章 才可不受苦惱 大人遂向衆人說道 你們在清夜裏捫心自問 這次保黃隆基 於心有愧沒有 這些人連連磕頭說道 學生等自知把事作錯 追悔不及 請大人恩施格外 學生等沒世不忘 大人道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你們全是讀書明理的人 竟敢與惡人爲伍 實在是罪無可道 你們是認打認罰 這些人道 還請大人開恩 大人道 本部堂有兩條道 說出來由你們自擇 頭一個辦法是

(3)

(4) 本部堂走公事 先把你等功名革去 再按律懲處 第二個辦法是 本部堂念你等巴結功名 不易 法外施仁 教你們帶罪立功 現在有八處粥廠 開廠捨粥 你們輪流到各廠効力 自管查考 貧寒的必須得着實惠 富有的不准冒領官粥 叫管粥的不得舞弊中飽 經你等 監查以後 再有弊端發生 惟你等是問 這兩種辦法由你等自擇 這些人一同答道 學生 後願遵第二種辦法 到粥廠効力 大人道 本部堂也想着你們自然是願意 只是太便宜你等 集了 衆人又叩頭道 這是大人的恩典 大人道 就這麼放你們 本部堂不放心 怕你們脫 五 逃隱匿 必須具妥實舖保 衆人一聽 立時齊聲說道 大人還得開恩 學生等在這全有身 女家財產 那能脫逃 求大人還是免令找保 爲學生存體面 大人道 你等若懂留面子 就 七 不該公保惡奴 衆人全都面紅過耳 大人見這番羞辱也够他們受的了 遂說道 本部堂通 貞 融辦理 你們可互具保狀 衆人無法 只好連環的寫了保狀 又向大人請求 先回家安置 了 明日一准到粥廠効力 大人又向歷城縣官李國禎道 貴縣可監視他們 倘敢故意的避 第 躲不到 貴縣可稟報本部堂 依法處罰他們 又向縣官說道 有勞貴縣到府衙 令知府那 裏擬一紙佈告 凡是曾受過大逆黃隆基的害者 准其兩天內來公館控告 若是田房地畝 十 被勒佔去 可將紅契呈驗 若是婦女被他強搶去的 可由被害人父母到堂認領 知縣聽大 二 人吩咐完了 遂答道 卑職一定辦到了 遂即告辭出去 大人退堂後 自己一斟酌 黃隆 集 基這廝留着他 實是禍患 我是既已辦了 何必再怕什麼 不如趕緊剪草除根 去此大害 雖是運糧莊頭 能奈我何 但是我既有金牌 可以先斬後奏 不過這是濟南省 巡撫所 轉的地方 公事上總得要說得下去 遂起了一紙公文 咨到山東巡撫那裏 請他按國法懲 處 黃隆基是否置之於法 立候回文 這份公事走下去 第二日巡撫的回文來了 不過是

客客氣氣的 請欽差便宜行事 大人也知道巡撫是不担沉重 好在自己原就沒想別人替自己卸責 這一天的工夫 知府已把佈告寫好 城廂各處滿貼出去 立時哄動 全來看佈告

只見告示上寫

欽加二品銜兵部左侍郎賞戴花翎山東放糧欽差大臣施為曉諭事

查近來天降鞠凶 旱魃肆虐 山東六府禾稼枯槁 民不得食 哀鴻遍野 嗷嗷待哺

少壯者逃奔四方 老弱者填於溝壑 聖上體仁愛物 視民如赤子 已飢已溺寢食難安

頒發賑糧廣施仁澤 派本部堂星夜來山東妥籌救濟 乃蒞境伊始 竟聞有自稱運糧

莊頭黃隆基者 素行不法 魚肉鄉民 強霸良家婦女 估為妻妾 狂談高張 小民敢

怒而不敢言 此次乘災凶之年 竟高抬糧價收買居奇 欲將山東六府數十萬生靈 置

於死地 謀為不法 惡象已呈 在本部堂蒞境之初 即有負屈含冤之百姓攔轎喊冤

本部堂因黃隆基勢力瀾漫 省垣遍佈黨羽 恐其聞風逃逸 使百姓冤不得伸 乃假意

袒護惡徒不避清議 屈打含冤百姓 以便令該巨凶肆意驕恣 俾乘機伸張國法 今本

部堂飭屬將霸王莊剿滅 逆徒黃隆基成擒 研訊得實 果有不法實據 已查抄獲案之

黨家窩 亦係該黃隆基之黨羽 實屬罪大惡極 所有負屈黎民 被害百姓 務於兩天

內將被該逆陷害詳情 具狀呈控 以便併案懲處 仰爾商民人等一體週知 切切此佈

康熙 年 月 日

百姓們看完這告示 立時的歡聲載道 凡有受過害的 各自回家去寫狀紙控告 兩天的工

夫 收到了狀子有二百餘件 不是兒媳被搶 就是女兒被占 要不就是被惡狗咬傷成了殘廢 或者是地畝被指為采地 大人把這些狀子全閱過 第三日傳集了被害人 也不過略事

審訊 只要有證據的 滿秉公辦理 妻女領回 田地繳還 受傷殘廢的發給恤金 辦理的
歡聲載道 自己一斟酌 黃隆基這厮形同土棍搶男霸女 已是死有餘辜 何況還有不法的
(6) 實據 遂把黃隆基定好了罪名 令於第二日斬立決 連墩肉王三 杉橋尖子李四 小銀槍
劉虎 跟黨家窩所擒的黨得芳 黨照 黨森 一同用斬 叫濟南知府陳文夔爲監斬官 調
後 城守營護決 連天霸等也去保護刑場 以防意外 行刑地點就在鼓樓前 計全見大人把公
集 事交派下來 遂單獨上來見大人道 這黃隆基按法處置 固然是罪有應得 不過倘或御親
五 太王爺 當真護庇他 那時大人應該怎麼辦呢 大人道 此事本部堂已斟酌好了 黃隆基
女 不法確有實據 還有在押的黃隆壽 留他做個干證 霸王莊的財產 絲毫不動 候聖旨下
七 再行處置 縱然是太王爺的莊頭 能奈我何 計全道 大人慮事周密 小人拜服 計全退
貞 了下來 且說府衙大獄中 這一夜非常忙碌 警備的異常森嚴 又照例的賜了一座酒席
這就是俗語說的 既作逆囚 不怕晚宴 這一桌席就等子上祭一樣 到了天一亮 所有城
第 守營 滿到府衙警備 把鼓樓前的刑場 已佈置好了 趕到早膳剛過 天到了巳時 劊子
手把這七名要犯 由獄中提出來 到堂口上由知府陳文夔點名 頭一個是黃隆基 第二個
十 是党得芳 第三名是劉虎 第四名是黨照 第五名是黨森 第六名李四 第七名王三 這
二 七寇全提到堂口 驗明正身 滿是五花大綁 插上了招子 網綁手是兩名架一個 出了府
集 衙 兩旁邊是城守營圍護着 知府小轎在後面跟着 趕來到鼓樓前 真是人山人海 黎民
百姓 誰不來看熱鬧 知府入了監斬棚 時辰已到 知府剛傳令開刀 劊子手把黃隆基架
忽然北邊一陣大亂 看熱鬧的百姓們 快躲開呀 要碰死活人 就見遠遠一匹白馬 馬上

後集五女七貞 第十集

坐着一人 是四品頂戴 一馬如飛的趕奔到刑場 大喊刀下留人 照料刑場的官兵 全都一驚 就見這位官員來到刑場前 向守衛的兵說道 快報監斬官 有天子聖旨下 赦黃隆基不死 差兵們急忙到監斬前 向知府行禮 口稱報 外面現有欽差傳旨 恩赦黃隆基 知府一聽吓得目瞪口呆 只因事出意外 不由得一驚 隨問傳旨人在那裡 差人回答道 現在刑場外 說話間那傳旨官已進了刑場 知府一看果然是黃門官的打扮 四品頂戴 捏藍頂子 黃綾緯帽 四開襟袍 藍緙絲板帶 白玉如意扣 年紀有二十多歲 臉色極黑 知府那敢失禮 忙欠身離坐 抱拳施禮 那黃門官說道 聖旨已下 因儀仗稍遲 本官奉押旨欽差之命 先來報告貴府 命爾立刻停刑 候旨下定奪 說罷 不待知府回答 逕自上馬走出刑場 知府這時鬧得昏天黑地 見那黃門官已走 自己對這事不敢擅專 遂吩咐城守營尋加意保護刑場 自己索性也不坐轎 向從人要過一匹坐騎 僅帶兩個從人如飛的逕奔公館而來 來到大軍草料廠前 下了坐騎 不等傳報 逕自往裏闖 一直來到欽差大人的屋中 見大人在那裏看書 知府吁吁直喘 大人一抬頭 見知府陳文夔不待通報 逕自闖了進來 臉上已變顏色 大人把書本往桌上一放 問知府道 貴府何得如此慌張 有何事故 知府被大人一問 立時明白了自己失禮 忙把頂戴摘了 向大人行大禮 自己請罪 口稱卑職臨事慌張 請大人担待 大人道 你這麼忙 定有急事 陳文夔立時把現在正要行刑 忽有黃門官傳旨 特赦黃隆基 卑職以事出離奇 故此特來請示 大人抬頭望着頂棚 略一思想 遂說道 貴府怎麼不想想 由劉霸王莊到現在 不過三四日的光景 北京城離這裡千餘里的路程 怎麼就會知道要殺這羣逆賊 這其中定然有詐 知府道 卑職也想着另有別情 大人道 貴府仍去刑場監斬 本部堂前去接旨 我們預定下啞謎

不論他有什麼王命 貴府不用管他 只要見了本部堂的手諭 立即開刀 不得稍事遲延 可是別管本部堂口頭上所傳什麼話不足爲據 只照手諭行事 知府答應了聲遵命 大人吩咐將天霸等全叫回來 隨本部堂西門外接旨 知府立即辭別大人 出公館飛奔刑場 來到刑場 知府向天霸等道 大人諭令衆位 趕緊回公館 保護大人西門外接旨 天霸等見這裏官兵佈置的很是周密 料無意外 隨即來到公館 差人們早已預備好了 天霸等上來見了大人 遞伺候着大人升轎 直奔西門外 在城外等了一個時辰 天霸等異常焦燥 大人也是等的心不耐煩 正要派人去領大路迎接 忽然遠遠如飛的來了一匹坐騎 上坐一人 是四品頂戴 離着大人的大轎老遠的 高聲喊道 前面可是接旨的施欽差嗎 聖旨就到候着 大人看這個打扮 果然是黃門官的情形 自己也不敢怠慢 急忙離了大轎 跟着遠遠的過來一份執事 前面是一對龍風旗 左右分開 一對綉旗是黃緞子 招金邊走金線 金絲盤的鵝飛鳳舞 日月光明 後邊緊跟着是金瓜鉞斧朝天鏡 指掌權衡 後面是一座黃亭子 上供聖旨 大人一看 不覺大驚 因爲這種執事 完全跟御前所用一點不差 濟南府沒有這種儀仗 趕來到切近 見執儀仗的 抬亭子的 滿是花衣 這越發不假了 遽搶步向前控背躬身的候着 這時以前那個傳旨的 閃過一旁 另有一位中官 穩坐馬上 大人微微抬頭看了看 果然押旨的是一名太監 年紀五十多歲 唇上無鬚 臉色也是黑得像地皮相似 在馬上昂然高坐 說了聲接旨 大人立時跪倒 口稱奉旨欽差山東放糧施文 願吾主萬歲萬萬歲 因爲見旨如見君 行了跪拜之禮 三呼已畢 那位中官 却下馬相攔 說施大人請起 這一來大人准知有假了 因爲這個磕頭 不是給傳旨的磕 是給當今萬萬歲的 押旨的中官遇到這種時候 是昂然不語 如今他竟客氣起來 足見他是假的了 心

已有把握 那中官說道 咱家吳進孝 奉索皇親意旨 令施欽將黃隆基等死刑赦免 因爲黃隆基跟索皇親全是親戚 施大人一定是不知 往後必須看索皇親的面上 多多關照

大人一聽 立時含笑說道 這一說起來 本部堂理當關照 只是行刑時刻已到 恐有疎

後失 本部堂立傳堂諭 令監斬官釋放他們 吳進孝連說這是大人關照 大人一回頭 早有

從人托着一個方盤 裏面筆墨文具 遂取了一個紙條 拿起筆來背着中官 在紙條上寫了

五幾個字 隨即摺疊 向那黃門官道 煩貴差快到刑場 交與監斬官 那中官也向黃門官說

七女道 你趕緊去吧 天霸過來道 你一個人去怕慢事 我跟着辦去妥當 隨着把堂諭接過來

如飛的够奔城內 那黃門官上了馬跟着趕來 就這麼看 也沒有天霸快 因爲着熱鬧的

貞人山人海 天霸空身一人 倒可以走的了 騎着馬的倒得現打道 這位黃門官拿馬棒喝道

趕緊閃開 這是奉旨的差官 撞死可沒有人償命 這些百姓們更不聽事 口操山東口音

第十道 說什麼吾們不懂 掃着人就教你走不了 百姓們也一搗亂 立時就悞了不少的工夫

天霸這時可到了刑場 高聲喊道 有聖旨意特赦黃隆基等免死 並有欽差大人手諭 着

監斬官照諭辦理 一邊喊着 已來到監斬棚 把堂諭往知府手中一遞 陳文夔接到手中一

看 說了聲知道了 遂把臉一沉喝了聲行刑 單有人點炮 噹的一聲 把號炮點着 天霸

可真急了 忙說府台大人你是怎麼了 有聖旨不教斬 吾們大人的手諭你是看了沒看 可

斬不得 知府沉着臉道 我是監斬官 黃副將你是幹什麼的 吾是幹什麼的 監斬官是知

府 不是副將 天霸急的直蹬脚道 你老是糊塗了 知府道 咱們二人反正有一個混的

(9) 天霸道 你是要瘋吧 知府道 我殺錯了有我償命 黃副將不用替我担心 天霸道 不論

如何殺不得 知府把袖子一拂道 開刀 劊子手那裏舉着刀 竟等着了 刀往下落 噯味

一聲 黃隆基人頭落地 跟着唳唳的一陣 如同切菜似的 這七名賊犯 全血染黃沙
 人頭落地 天霸是乾瞪眼 心說這是誠心 那黃門官也趕到了 一看黃隆基等已被
 斬 厲聲喝道 誰趕大胆 不受欽差大臣的堂諭 真趕不法 剛說道這裏 大人
 已隨同吳進孝 連同聖旨黃亭子進了西門 趕緊傳話 監斬官不遵本部堂堂諭 方才的號
 炮 定是擅自開刀 傳令城守營 趕緊回門緊閉 不得走脫一人 (按濟南府是沒有北
 集 門 只可算三門 說話時仍說四門 取其是現成的話) 堂堂欽差的口諭 也不亞於軍令
 後 立時有營城司坊 城守營地面官 急如風火把城門緊閉了 大人來到刑場 那黃門官正
 五 在咆哮 見施欽差來了 遂趕緊走過來 說了聲欽差大人 既有聖旨 監斬官擅自行刑
 七 請大人趕緊把他拿下 大人道 理當把他就地正法 來呀 給吾綁了 關太在後面兜着吳
 貞 進孝的腰眼 就是一腳 只聽啾一聲 撲通的奔出多遠去 趙璧等按着就翻 天霸伸手
 就抓假差官 假差官還是真快 一板就往人羣裏硬鑽 趕情容着他一躲開 立時把刀抽出
 第 來 這刑場裏看熱鬧的 擠的水泄不通 這幫人把刀惡狠狠的往前一遞 喝了聲要你們命
 十 明亮亮的剛刀 往身上招呼 誰不要命 齊聲喊道 我的媽呀 急忙的往兩旁一擠 立
 二 把賊人隔過的人胡同又擠上 賊人下手心狠 他並不是虛砍虛扎 刀是真招呼 百姓
 們受傷的 可有些個了 這一下子把天霸 可急着了 雖然也全亮了刀 只是辦案的不比
 集 賊人 不敢往百姓們身上扎 這羣熱心的 也真是不懂得面子 這一不肯傷他們 怎麼
 招呼也不肯讓道 刀不往脖子上闖 是不行的 這一來賊人可得了勁啦 天霸是急的直擦
 腳 趙璧是阻裡不乾不淨 黑士傑一看不冒壞不行 他拿着小刀的刀把 往看熱鬧的胳膊

窩上招呼 這個主意是真好 看熱鬧的最怕這一手 比挨扎還難受 倒是好一點 不過主意晚一點 賊人由打一條大街穿過去 一路上把衣帽靴子滿扔了 這一來雜在人羣中 更看不見他了 賊人一邊扔衣物 黑士傑一邊是滿拾着 這時賊人連繞了兩個胡同 竟自踪影皆無 天霸見賊人業已走脫 一時不易搜尋 隨即趕回來 向大人報告 說是賊人已竟逃走 不過是看這假差官 好生而善 似乎像霸王莊那惡奴喬三 只是這一改變行裝 就五不好認了 大人道 城門緊閉賊人一定窩藏城內 只要在城門一帶嚴查行人 決走不脫 那所有假傳聖旨的 連打執事的 全被網起來 一個也未走脫 遂吩咐把黃隆基等人頭全號令鼓樓 大人又傳令 城守營開西門 把城外百姓們全放出去 賊人沒有衣帽 只好真着一身小衣服走的 連靴子全拋了 定然變不了裝 把城外的黎民百姓全放出去 仍然把城門緊閉 會同府縣清查保甲 自能把逃走的賊人 查出下落 知府這時向天霸道 黃副將 方才的事 太對不住了 只因恐怕賊黨乘機劫法場 故不敢把真情奉告 黃副將不要怪罪本府才好 天霸道 我們全都是為公事 那有不互相諒之理 大人太客氣了 說話大人遂即修奔公館 城內的事 自有知府料理 大人回到公館 即時升坐花廳 審問假傳聖旨的吳進孝 趕到把吳進孝押上來 大人一拍公案 厲聲喝道 吳進孝你勾結竊賊 假傳聖旨 你有幾個腦袋 趕緊從實招來 免得肉皮受苦 看你這情形 確是官過中富 從前是在皇宮當過差 你若知道好歹 實話實說 本部堂若是有個脫你的地方 必要保你的狗命 那吳進孝向上叩頭道 欽差大人息怒 奴才在變駕處伺候過主子 只因重驗時 在順天府被逐 大人哦了一聲 點點頭道 原來就是你這奴才 那時是本部堂 法外施仁 保全你的狗命 不料不思恩 竟跑到這裡來興妖作怪 往下講 那吳進孝自知遇上了對頭

怎麼也活不了 遂並不隱瞞的向上招道 奴才自從被逐後 因無處棲身 才來到獨虎營 羅四虎姬妾衆多 疑心特大 用男僕人恐怕出了意外 淨用女僕又歡不中用 這才想招募八名 作他的內侍 奴才投到那裡 頗蒙重用 不料霸王莊被抄小尉 遲喬三逃到獨虎營 羅四虎跟黃隆基又親又友 喬三苦苦哀求羅四虎搭救他們莊主 後 喬三出的主意說是 案情重大 沒有聖旨的力量 救不了他們莊主 這才想起用假傳聖旨 集 這獨虎營附近有一座娘娘廟 每到三月必有廟會 這廟的香火極盛 單單王三奶奶的木像 每年必要在廟會時出巡一次 鸞駕滿有 這次所用的就是在廟裡借來的 大人一聽 五 這才明白 要不然決不能弄的這麼齊全 吳進孝畫了供狀 大人吩咐把他釘鐐收監 寄押 七 在濟南府的大獄裡 遂諭令歷城縣 趕緊寫四張佈告 貼在四門 關廂一帶隨後再貼 告 貞 示上是懸賞緝捕喬三 不論軍民人等 有把惡奴生擒獲案的 賞現銀二千兩 開風報信因 而拿獲的 賞現銀一千兩 窩藏不報的 罪加一等 若是官差吏員 除賞銀照付 並行保 獎 舉監生員拿獲喬三送案的 除給賞銀外 並可保舉功名 百姓拿獲或是舉發的 除照 付給賞銀外 並着府縣免徵田賦稅三年 歷城縣見大人交派的緊急 那敢怠慢 隨即按着 十 欽差大人交派的辦理 連天霸等全去帮着府縣 辦理清查保甲 公館中只有計全跟着施安 二 施孝陪着大人 且說那濟南府大班頭朱亮 爲照料着刑場忙合了半天 趕到聽說逃走的 集 是惡奴喬三 自己心中暗暗思想 想着這事於自己大大不利 等到仔細一問賊人是由街南 橫胡同一帶走的 自己就是一哆嗦 心說我朱亮許是缺了大德啦 這一下准得要挨刷 原 來朱亮跟喬三是郎舅之親 朱亮之妻是喬三的親胞姐 喬三自從倚靠上黃隆基 借着勢力 這小子又能算計 所以一年比一年闊 黃隆基的錢 被他琢磨了一半來 可是黃隆基別

後集五女七貞第十集

說是不知道 就讓是知道了 也是情甘樂意 因為黃隆基拿着喬三當主意做坊 一時也離不開 所以喬三是任意而為 並無顧忌 不過這小子視財如命 六親不認 是有親戚朋友找他的 除了不見就是不答理 朱亮跟喬三雖是郎舅之親 兩人素無來往 有一次喬三是用着朱亮 找了朱亮給他走人情 朱亮看在自己老婆身上 不得不敷衍敷衍 遂給他辦完了 過了一個多月 朱亮為一點要緊事 找喬三通融一筆錢 那知喬三一搖腦袋 竟來個辦不到 喬三這小子翻臉不認人 真就來個硬駁 朱亮賭氣索性不再找他 從此兩人 誰再不管誰的事 這次朱亮自己一盤算 喬三這次在城裡隱藏 沒有別處可去 一定是奔了自己家中 因為所有濟南府縣的差人 誰不知道朱亮的住家 明知道喬三打他這走的 誰也不肯過問 朱亮信馬遊韉的來到了自己家門口 一看自己的大門緊閉 心裏說 這就算給我定了罪啦 因為一個混衙門口的 沒有關着門過日子 這一定賊人胆慮 他逃到家中 姐姐疼兄弟 一定不忍往外趕 他把他收留下 又恐怕被別人撞見 故此把門關嚴了 朱亮這時上前敲門 裡邊沉了老大的工夫 才有人答應 問是誰呀 朱亮一聽是自己的老婆的聲音 可是聲音發顫 情形是十分的駭怕 朱亮倒把氣往下 沉 不便發作 索性和聲和氣的答應 是吾 怎麼大衙白日關起門來 快開開吧 快把吾累死了 朱亮的老婆這才把門開開 朱亮一看神情更真了 老婆子是變顏變色 遂不答理他 往裡就走 朱亮的女人把門關上 隨着三步兩步 趕到房裡說道 你先往這屋裡來 我跟你說句話 朱亮心說 不用說我就知道 准是家裡窩着漢奸了 隨着一同來到了廂房裡 朱亮就知是上房裏有見不的人的狼崽子 剛進到屋中 就見自己的妻子落下淚來 哭泣着說道 我有一件事 跟你說了 你千萬可別着急 朱亮道 你這是怎麼的啦 咱兩人向來沒有這麼說過話

有什麼事只管說。朱亮的妻這才說道：我那不成材的兄弟，不知惹了什麼禍，被官人追趕的，走投無路，逃到咱們這裏。我是萬般無奈，把他收留下。只是素日知道你們二人不和，可是你念咱們多年夫妻之情，不論怎麼多担待吧。朱亮聽了，竟不驚疑的說道：原來是三舅在咱這裏躲着來了。論起來他這回禍惹的倒是够瞧的，別說是挨刀，有墳全得刨了。連祖宗的骨頭全得抖了出來。這回他既是來到咱這裏，要是看他以往的情形，就該把他獻到官面上。我是又得賞又立功。不過看那賢妻的身，不能那麼辦。誰教他是你的兄弟呢？朱亮的妻子聽見男人放了口風，這才把心放下。朱亮道：他在那啦？喬氏答道：他就上房啦。朱亮道：我看看他去。這才一同進了上房。朱亮一進屋裏，就見喬三抱着外甥，那裏探頭探腦坐立不安。朱亮沉着臉問道：喬三，你妻的身大駕，怎麼想起到吾這小地方來？喬三臉一紅，半天這才答道：姐夫吾現在是遭了大難，總得求姐夫救吾。要不然我是決不能活。朱亮道：咱們哥兩的事，心裏分，要看以前的情形。我決不承認你們子親。不過我一個混衙門的，不能落個歹毒。寧教你不仁，我不說不義。喬三這時把孩子遞給喬氏，撲通的跪在朱亮的面前道：姐夫咱哥兩可別多心。我已往的情形，另有我的深心，並不是我六親不認。只因素日知道混衙門的人，手頭全是做，有多少花多少。上次你老找吾借百十兩銀子，我可不是不借給你。你想吾又沒兒沒女，淨存着便宜誰去。不過全是爲我兩個外甥，將來全是給他們兩人。平日若是給你一百也完，二百也光。所以甯可教你老不願意，也不教你全泡費了。現在我給你存起一筆整數的，你是置房子置地。隨你便。朱亮一聽，立時笑道：兄弟你敢情有這麼好心，我幾乎錯怪了人啦。咱們兩既然，是誰疼誰。我這時也豁出去啦。就是爲你出西門也值的。兄弟你先起來。咱哥兩個從這時

起就算換心 什麼也別提 總得想法子教你出城 因為你在這待個三兩天 倒不要緊 論起來倒不至於有什麼差錯 也別說是府縣的差人 想不到你會在我這裡 就讓是知道你在我家藏著 諒他們也不敢到我家裡伸手拿你 不過現在濟南府 有大帽子壓着 這位欽差就是一塊大病 有他在這一天 吾們在官廳役的全不得安生 要是教他手下那些隨員知道一點風吹草動 立時就是大禍臨頭 喬三道 姐夫你老得替我想法子 朱亮道 現在衙門緊閉 自大耳目衆多不好走 到了夜裏我把你送到城上 你又有點功夫 爬城出去 這走高飛 等風聲稍靜的小了 或是欽差走了 你再回來 喬三道 姐夫你這麼教吾 真是重生父母 再造爹娘 我往後得了發達 要是忘了你的好處 叫我萬世轉不了人 朱亮道 用不着起這麼重誓 兄弟你倒是積蓄了多少錢 存在那裡 喬三一聽 立時心裡又放了心 啦 因為朱亮一問到錢上 自己有了把握 遂答道 姐夫你就放心吧 咱們往後喫喝不用愁了 我在霸王莊沒失敗的時候 就留了私心 除了自己存了點體己錢外 所有賣莊主的錢財 滿是吾經手存放 在霸王莊的宅子後邊存了幾十萬的銀窖 完事咱們起出城 豈不是窮的富貴 朱亮道 我掙了這些年在什麼也沒存 這份產業也不能幹到八十歲 早晚就得散了 家裏呆着 有兄弟你這麼個接濟 吾這後半輩任什麼不用愁了 兩人說的很對勁 朱亮一看 天已到了申時 遂向喬氏道 我今天也真累了 晚飯在家裡喫 你看有做什麼做做去呢 我去買菜 又向喬三道 咱哥倆輕易也沒坐下過 從前你的身份高 我這姐夫也結不上 兄弟你不遭這回事 那能跟吾坐到一塊 喬三的臉一紅 立時說道 姐夫你別往下說了 我是萬分對不過你 再說我就自己打腫巴子 朱亮道 實在怨吾 吾是不說驚的慌 得啦 往後准不再提一個字 喬氏去到廚房看了 回來告訴朱亮 家中甚麼菜

也沒有 你去上街買點什麼來 朱亮站起來出去找竹籃 喬三道 姐夫我是喫鹹菜喝涼水 全香 你千萬別去 你不知道 你要一走 我是立時像小孩離了娘似的 朱亮道 你別這 麼些事 你就場々實實呆着吧 喬三說 依吾說 還是別買什麼去好 朱亮道 你不喫吾 還喫啦 喬三道 你不許將就一頓嗎 朱亮道 兄弟你這是怎麼啦 喬三道 簡直我說個 痛快的吧 你出去 我怕你再報了官 把吾送了官禮 朱亮把臉一沉道 你是胡說八道 後 要這麼疑心 你是趁早走 別在我這裏呆着 喬三趕緊說道 姐夫你別生氣 我是教官人 五 吓糊塗了 不論如何你多担待吧 朱亮哼了一聲道 你既逃到這來 就是放心這 要是不 女 放心這個姐夫 就不該自己往火坑裏跳 喬三道得啦得啦 我這麼一句話 惹的老人家生 七 這麼大氣 朱亮道 兄弟你這是怎麼稱呼 咱們是哥們別變成爺倆呀 喬三道 別管怎麼 論 只要你別把我交了官就行 朱亮這時拿着籃子又找酒瓶子 向喬氏說道 你先做着飯 真 我一會就回來 喬氏答應 朱亮遂出家門 還是不敢慌張 慢慢的出了胡同口 到了街 上 找了個大雜貨舖子 把籃子寄放下 這才腳底下加緊 一直够奔公館 來到門房回事 處 向差人說道 勞你駕趕緊跟欽差大人回一聲 就說濟南府大班頭朱亮 有機密事求見 十 差人們全認的 並不留難 趕緊上去回稟 大人一聽 心裏就有丁把握了 知道一定是 二 賊人有了下落 吩咐差人把他傳進來 不一時把朱亮帶進來 朱亮跪在大人面前磕頭道 集 下差罪該萬死 求大人恩施格外 大人道 你在濟南府衙當差 奉公守法 有什麼罪 本 部堂對於屬下向不苛求 有什麼小過 能担待的自然担待 若是真正有干犯法紀的事情 國法亦未必能容 朱亮道 竊王莊惡奴喬三跟下差是郎舅之親 可不是下差此時往後推的 乾淨 素日跟他並無來往 如今他畏罪潛逃 竟逃到下差家中 下差方才回家才知道 拜

公門那敢不守國法 故此把他穩住 趕緊前來報告大人 請大人趕緊派衆位上差 前去拿他歸案 只是下差有通賊窩藏之嫌 求大人恩施格外 大人一聽 立時和顏悅色的說道

你能這麼識大體 本部堂很是器重你 焉能再加罪於你呢 大義滅親 雖跟你這種關係人不同 可是也算是識大義 因公廢私 本部堂是歷來賞罰嚴明 言明法隨 已然標了賞格

集 你既然破除親情 前來舉發 候把他獲案 你如數的取賞銀 將來還要提拔你 朱亮

五道 下差不敢領大人的賞 只求大人不罰罪 就感恩不盡了 大人擺手道 不要多言 下

女 去候本部堂派人跟你前去拿他 朱亮叩頭謝過大人 又說道 喬三是足智多謀 機詐百出

七 下差得趕緊回去 若是去的工夫大了 恐怕他要疑心 大人道 你先下去 黃副將等全

貞 去清查保甲 這就去喚他們回來 朱亮退下來 當時公館中只有計全 大人道 計壯士

你趕緊去送信 把他們叫回來 好去捉拿喬三 免得再讓他漏網 計全忙站起來 進了公館

第十 知道他們留的話 說是奔南門跟西門兩下走的 計全是頭尖腿快 這當道路算個什麼

去了不到一盞茶的工夫 把天霸 趙壁 黑士傑 關大等找回來 四人到了公館 問計全

是什麼事 計全歷歷來辦事謹慎 任憑怎麼問 只是說不知道 這是恐怕在外面走露風聲

天霸等急忙來到大人的書房裏 見了大人請示 有什麼事派差 大人道 現有濟南府大班

集 朱亮前來報告 那惡奴喬三隱藏在他家中 因為喬三跟他至親 這次居然肯顯大禮

來報告舉發 本部堂是很嘉獎了他一番 你等趕緊跟他一同前去 把喬三拿獲歸案 千萬

別教他再漏網 天霸等那敢怠慢 遂趕緊下來 收拾了隨手的兵刃 到前邊找了朱亮一同

起身 在道上天霸問道 此去是怎麼下手 朱亮道 我這個小舅子萬惡已極 又好又猾

(17) 賊裏不招 主意比誰全多 辦他時還得別冒失了 恐怕他看出一點形跡來 首先走了 還

是我先進去 把他纏住了再下手 天霸道 好吧 吾們是由房上進去 四面包圍 決讓他走不了 說話間已離着自己住宅不遠 朱亮道 衆位老爺們略站一站 我是說買菜出來的 要是不把菜買齊了 他更不信了 趙璧道對 朱亮道 朱亮你多買點酒肉 教他乾看着喫不着 回頭拿住他 我們喝你喜酒 朱亮道 下差可不敢這麼請衆位 只要把他獲案 我請幾位下館 天霸道了趙璧一眼道 你怎麼淨琢磨喫 這是甚麼時候 別就悞事了 朱亮趕緊到了雜貨舖把菜買完 又到肉案上 買了二斤肉 提着酒奔家中走來 到了胡同口 用手一指道 衆位迎面那個門就是下差的家中 趙璧道 你怎麼單找個死胡同來住着 朱亮道 趙老爺這可不怨吾 從吾們先人的時候 把房子蓋在這裏 我也嚇警拗 只是不能按上 軋轆把他搬到旁處去 趙璧瞪眼 翻道 朱亮你真可以呀 說話會繞脖子 朱亮道 趙老爺這不是玩笑的時候 看差走了差事 我叫門去 他必要疑心着外面帶人沒有 衆位還是閃一閃 天霸道與退到了胡同外 朱亮向前叩門 裏面果然是喬三答應 問了問是誰 朱亮道 怎麼連吾的聲音 也聽不出來了 喬三這才開門 這小子真是疑心病大 把大門開一點縫子 往外先看了看 見只有朱亮一人 才放了心 遂把門開了 朱亮道 你怎麼嚇女 咕咕的是有病啊 喬三道 我一嚇病沒有 心裏總不塌實 跟着坪的一聲 把門關上 震的門全動了 朱亮道 你這是怎麼的啦 幸虧大門結實 要是含糊一點的 還教你給毀了 跟啞叭門上的那門子勁 喬三是神不守舍 朱亮把菜籃子提到院中 喬三也站在那裏發怔 朱亮道 飯做好了嗎 喬氏道 熟了老會子了 你怎麼去了這麼半天 朱亮道 天熱肉舖子全不多預備 跑了三四家子才買了來 你拿去趕緊做吧 又向喬三道 你去幫着忙合忙合 喬三隨即去抱柴禾 一看柴棚子裏是滿滿一下子 喬三心說 房上要是有人把

這院子圍上 只要他們看不見 往這裏藏倒是很好的地方 這牆還是離巴燈 一脚踹塌了

遂拿定主意 算好了走道 趕忙的把柴禾抱出來 跟着燒火 二次去拿柴禾 就聽房上

咯吧一響 正是黑士傑腳底下登滑了 把瓦登碎了兩塊 喬三說聲不好 一低頭往柴禾裏

後 一鑽 那知裏面正有一條母狗 下了一窩小狗 母狗最護犢子不過 見有人往裏一鑽 立

時汪的一口 這一口正好 把喬三的鼻子給咬下來了 疼的喬三咬啣了一聲 用手握着鼻

子 回頭就往院裏跑 這時房上的人滿亮了聲 趙璧大喊一聲 喬三你這叫惡貫滿盈 要

遭大報 要想跑可費點事 喬三見四面全有了人 鼻子已竟沒有了 說話像哼哼似的 對

朱亮一蹶脚道 你算是對了 我至死也忘不了你 說着話奔西南角 那邊有矮牆可以逃走

真 拚命的往外一躍 腳剛挨簷口 只聽身後有人喊了聲 倒拿毛 喬三一回頭 一隻飛抓

抓了個正着 黑士傑見抓住了 更不容情的往下一拉 撲通一聲 摔了個不亦樂乎 這一

下子喬三這個樂可大發了 鼻子原本讓狗咬了去 這又挨了這麼一下子 差點沒絕了氣

十 趕到天霸等全下來 喬三才緩過氣來 再想逃走可來不及了 黑士傑過來給網上 喬三

一個勁的罵 趙璧過來拿刀往喬三脖子上 一擱 厲聲說道 你敢再罵 我零碎拿刀剮你

集 喬三真就不敢再罵 喬氏看着兄弟被捕 一奶同胞之情 一個勁的哭 喬三却向天霸等道

都在他這啦 他是窩主 我們一塊堂上分辯去 朱嘉冷笑一聲向喬氏道 大奶奶你聽見了

嗎 你這個好兄弟 你還疼他 你看他那有一點親戚之情 這時竟告咱是窩主 說不定

什麼還有咱 喬氏聞聽 啞口無言 低頭不語 這時知府陳文夔已趕到 因為聽說黃副將

被欽差大人調回 知道一定是有緊急事 自己也趕緊回了大軍草料廠聽信息 上來一見大

人 大人不再隱瞞 教知府帶大班到朱亮家中接應 知府趕到這裏 見喬三已被獲 滿口

的胡咬 說是朱亮跟他同黨 天霸道 你小子不用拉墊背的 你認命吧 朱班頭跟你就算

親戚 他是奉欽差的命辦的 你說什麼也是白費 喬三氣的肚子要放炮 知府吩咐大班們

把架走 一同押解着回公館 到了公館向大人一報告 大人立刻升公座審問 把喬

後三帶上來 問了姓名辦貫年歲 喬三回答完了 頂到問他幫助黃隆基違法的情形 喬

集三五百般狡展 堅不承認 說是身為黃龍基的家人 凡事惟主命是從 一個有僕從

五的 那敢參預主人的事 大人叫他強詞奪理 又問他 別的事全沒你 這假傳聖旨

女拒捕毆差還有什麼說的 喬三道 我那是受黃莊主的誤恩 這是捨身救主 我是義僕 應

七當受人的嘉許 那還有罪 大人一笑道 這一說起來 你倒是忠心護主的義僕啦 喬三低

真不語 大人跟着把堂木一拍 厲聲叱道 好好的問你 你是總不肯招 來 給我打

差人喬三按翻了 打了八十大板 這八十大板打的是皮綻肉開 鮮血淋漓 喬三鼻鼻子

第沒有了 又挨了那麼重的摔 這時又被打的半死 那還再辯刑呢 只好招認 大人又問

黃基不法是誰的主使 喬三道 他自己貪心特重 我是秉着他的意思 給他調策 立招

十賢館收納亡命 養惡犬 全是我出的主意 大人又問道 黃隆基為何造冤 大人

二還想問別的 這時外面差人進來報 現有蘇州 杭州 太倉州 三處運糧官求見大人

集 大人點點頭 並不傳話 先向知府說道 這喬三是霸王莊主謀人 交貴府帶回大獄

羈押 加意的看守 恐怕將來朝廷要調進京去 交部裡詳審 那押旨的太監吳進孝 亦務

須細細審理 罪狀昭然 候據罪依法處理 至於那些打執事的人 全是他們僱來的貧民

並不知他們這是犯法 可每人賞他們一吊錢 把他們開釋 勿交庸保 那四名抬黃亭子的

是賊黨 不可輕放 貴府可代本部堂審理 大人交派完了 向朱亮道你是府衙的班頭 自從本部堂到這裏時 很能够出力 此次擒獲喬三 應領賞銀千兩 又向知府道 朱亮的賞銀 卽日由府衙庫銀項下墊發 不得有絲毫折扣 本部堂隨後如數補足 知府心說 我淨墊辦這些錢 早晚把我這個知府賠進去 不過雖是心裏這麼想着 可不敢帶一點形跡出來 一一的答應完了 回府衙照辦 大人退堂 這才向上同事的差人問道 運糧官何故並沒有稟單手本 那有這麼疎忽的 差人打了個阡回道 差人倒是問過了 這三位運糧官異口同音的說是 見了欽差大人面稟一切 大人吩咐傳他們進來 不一時差人把三位運糧官帶了進來 這三位運糧官向大人行過禮 跪在地上不起來 大人沉着臉問道 三位是押糧來的 雖是官職大小不同 可是也不用這麼跪着不起 難道一點禮節不懂嗎 這三位運糧官一齊把頂戴摘下來 叩頭道 卑職等不及修稟單 現有名帖請夫人過目 卑職等還有下情 請夫人恩施格外 大人把名帖接過去 立時看了看 見名帖上寫蘇州運糧官賈兆星 二 太倉州韓蒙芳 杭州押糧官賈士龍 遂把名帖放在一旁問道 三位是奉命運糧 何罪之有 那杭州運糧官說道 卑職原不是跟他們一塊來的 他二人是江蘇省的屬員 我是杭州府的差派 因爲同是交濟南的糧 所以才會合一道來的 三幫船一共是七十六隻 計太倉二十八隻 蘇州府二十二隻 杭州府是二十六隻 全不够整幫的數目 實因賑糧急於風火 所有不齊的只可先行裝船 隨後採買了再運 由漕標調來二百名漕兵護糧 沿路行來倒也平安無事 不料來到濟南境內 在紅土坡之北 浮山之南 濟河之面上遇見浮山寨的賊人劫船 他們所來的滿是水賊 由浮山寨衝出五十隻飛虎舟 五鬼舟 每船上有水鬼兵二十名 爲首的人像貌是非常難看 手使大劍刀 立時把糧船包圍 卑職等既是運糧官 豈敢

怕死貪生 正欲向前跟賊人動手 那手使大鋤刀的 點名叫姓找押糧官黃天霸 也是卑職

一是糊塗 以爲賊人懼怕黃天霸 看情形賊人是不認識 卑職們可是深知黃副將是欽差大

人這裏得意的人員 不如冒黃老爺之名 倒許把這個難關闖過 遂向爲首的賊人說道 我

就是黃天霸 那知道賊人立時把臉一翻道 若是沒有黃天霸 這糧倒許不劫了 既有姓

黃的 是非劫不可 卑職所帶的漕兵 本想動手 只是饑寒難敵四手 好漢架不住人多

二百名漕兵全被包圍 卑職等全被獲遺擄 大人聽三位運糧官說到這裡 遂上下打量了一

番道 這話有些靠不住 你們既然被獲 怎麼現在安然回來 定有別情 趕緊把實情說出

本部堂決不能過事深究 這三位糧官 臉上一紅 立時叩頭道 大人恩典 卑職等被擒

那爲首賊人一追問黃天霸在那裏 我等只可說是虛言朦騙 那爲首賊人聽說沒有黃天霸

立時大怒 那時本想把卑職等斬首 幸有賊人的羽翼 從旁說道 殺他們有何用 不如

借他們之口 寄語黃天霸 致他趁早前來浮山寨 分個強存弱死 真在假亡 這撥糶米

暫存浮山寨 一個粒不少 這才把卑職三人和二百名漕兵放回 不過漕兵的軍器全被賊人

繳去 大人聽罷 暗暗着急 天霸在一邊怒沖肺腑 遂向大人道 賊子胆大妄爲 分明是

跟卑職一人 他浮山寨縱然鐵壁銅牆 卑職也要去看看他 倒有多麼厲害 大人道

天霸你怎麼性子還是這麼浮躁 你現在不是從前了 身爲武職官 那裏沒有一點鎮靜

天霸這才不語 大人向三個運糧官道你三人身爲官吏 職務是押運賑糧 事情非常重大

竟這麼疎忽 把糧一失 這得餓死多少黎民百姓 三位運糧官叩頭道 卑職罪該萬死

還求大人恩典 大人吩咐知府道 把三位運糧官 請貴府把他們交到刑房看管 只是不准

虐待 大人又吩咐知府 將二百名漕兵也暫時收留 交都司衙門收容 伙食由他墊辦 知

府容應退下 這時忽有差人進來報道 外面有一位姓賀的求見大人 天霸一聽大喜 忙向大人說道 我那賀大哥來了 大人道 你怎麼知道 准是賀壯士來了呢 天霸道 連公館內帶我的朋友裏 沒有兩個姓賀的 故此准知道是他來了 天霸說罷 緊着來到公館門口 只見賀大爺這些日子 倒發了福了 臉上非常的紅潤 天霸趕到仔細一看 賀大爺印堂上一道黑線 不由得一怔 忙向前說道 大哥你有什麼逆事嗎 賀大爺立時說道 兄弟你這是怎麼的 哥哥我任什麼逆事沒有 怎麼見面先不說吉慶話呢 天霸自悔失言 忙說道 大哥你好 我嫂女可好 賀大爺答道 倒全平安 天霸道 我那姪兒姪媳婦全和美嗎 賀大爺道 倒還教我放心 他們還是明白大禮 不教哥哥我着急 一邊說着 趙璧也往裏面出來 見了賀大爺道 大哥你好啊 賀大爺道 託你的福 趙璧又問 我嫂女好 姪子姪媳婦全不錯吧 賀大爺道 承問承問 他們都託庇平安 賀大爺又把自己別後的事說了一遍 賀天保自從飛雄峪回家 來到家中上前一打門 裏面有人開門 賀天保一看正是何媽 賀大爺一看 何媽比以前胖多了 心說怪事 我們家裡的老媽沒胖過 他怎麼竟會享了福 遂問道 何媽你倒不錯 怎麼髮了少奶女 多加了許多活計 果的倒胖了 何媽笑道 大爺你可不知道 這兩位少奶奶太好啦 小夫婦又和美 兩位少奶奶還搶着作活 連大奶奶的飯 全是少奶奶自己動手下廚 吾遇上這麼好脾氣的少奶奶 心內怎麼不痛快 所以倒養了膘了 一邊說着來到了上房 何媽把簾打起 賀大爺進了屋內一看 賀大奶奶坐在炕上坐着 看見自己來了 趕緊下了地 賀大爺說道 你這些日子倒胖多了 大奶奶說道 可不是 我這麼些年也沒這麼胖過 這時我可舒心了 咱們這兩個兒婦情同姐妹 早先我總提心吊胆 這時見他們真沒有口舌爭論 我才把心放下 每天連我喫的菜 全是兩

(24) 個兒婦親手去做 賀大爺一聽 心裏非常痛快 自己一喜歡 竟落下淚來 向賀大奶奶說道 這麼着我雖死也瞑目了 賀大奶奶立刻變色道 大爺何以出此不祥之言 賀大爺道 你那裡知道 我飄蕩江湖 一生決不敢作非理的事 當年失身綠林 也是不得已而爲之

算命打卦的全算我應該絕戶 不想上天保佑竟教我有了後 如今娶了兩個兒婦 又這麼賢後 我是從肺腑喜歡 況且我們賀氏是七世單傳 你父親臨死的頭一年 曾對我說過 賀

集家人丁太少 危險萬分 只不知你這一輩 還能往下傳不能 那想到我這一輩子 居然還

五有這麼個兒子 故此想起老人家來 這才一陣傷心 這時何媽一打帘子說道 少奶奶來了

女 賀大爺一看 兩位少奶奶花枝招展的 從外面進來 賀仁傑也跟在後面 滿面的笑容

七 見了賀大爺 先問了聲爹你老好 賀大爺點點頭 三人一齊的向賀大爺行了禮 賀天保

貞 心中萬分高興 向仁傑道 你往後把兩灣的髮髻攏到後邊去吧 這已竟成了家 是大人了

不能像小孩子似的 仁傑答應 蓮貞從堂屋打了手巾來 愛貞斟了一盞香茶 一個捧茶

第 一個遞手巾 賀大爺看着高興的別提 遂向仁傑說道 我這回總算沒白出去跑這麼一次

十 你老叔看破了世情 非出家不可 經爲父幫着施大人設法把他請出來 依舊保着施大人

山東放糧 我這般年歲也不想再巴結什麼 只希望給你掙點功名 也給吾改換門庭 賀大

二 奶之道 只要老兄弟無事就行了 咱們作事不作事的不要緊 仁傑道 我只願意保我老

叔 別人我還不願意巴結 賀大爺道 話不是這麼說 施大人是清官 爲人守正不阿 是

一位愛民如子的賢臣 此次山東放糧 回京時不是放漕總督 就得任倉廠總督 那時出

力人員滿可得功名富貴 我因爲這個把黃老叔請了出來 施大人對我非常客氣 真是說一

不二 你別說保施大人不爲之過 就連爲父全許下願了 只盼你能够早早給我賀門中傳宗

接代 我情願救六府的災民

但不知何時才能了願 蓮貞愛貞兩人

聽見公爹說到

自己身上

不由的臉上一紅 轉身出去

仁傑一笑 指着兩個天仙一般的媳婦的後影說

道 爹々你老不用着急

他們兩人是推牌九行事 對大天 賀大爺吓的碎了一口 賀仁傑

抱頭跑出去 賀大爺又向大奶奶道 我有點事情與你商議 咱從前積蓄下五百兩金子 這

金條全是在惡虎村所存 我打算把他拿出來 施捨在六府災民身上 也算我們沒白得子

集 後 大奶奶你心裏琢磨對不對 賀大奶奶立時笑容滿面 一邊開着櫃門 一邊說道 你就是不

女 說 我也有這種心意 我們雖是留着養老的 可是既然有了兒子 還怕什麼 就是把他賣

七 了也不要緊 隨把五百兩金條拿出來 就這麼一折騰 賀大奶奶々累的吁吁的直喘 賀大爺

貞 道 你看你胖的什麼也幹不了啦 賀大奶奶笑道 可不是嗎 成了廢物了 隨叫何媽把

二位少奶奶招呼過來 賀大爺道 招呼他們做什麼 他們到了我屋裏起欠欠的 賀大奶

奶道 你那知我的心思 咱們存項不為是給後輩留着嗎 這五百兩金條吾早已許下給兩個

十 兒媳婦了 這時要把他做善事 也得告訴他們一聲 賀大爺點點頭 此時蓮貞愛貞姐倆個

二 從外面進來 向公婆婆招呼了一聲 隨問娘你老招呼吾們有麼事 賀大奶奶道 這五

集 百兩金條原是給了你們的 這時你公爹見山東災情奇重 死亡枕籍 打算把這五百金條施

捨了 好救些貧民 不知你們願意嗎 蓮貞愛貞一同說道 公爹這麼辦 再好沒有了 吾

們姐兒倆還有幾兩銀子體己 請公爹一同帶着施捨吧 只求佛爺保佑着二位老人家結結實

實的 賀大爺哈哈大笑道 你二人竟如此深明大義 我們家道那有不興之理 這時何媽已

開上飯來 賀大爺喫着飯 仁傑又問了問外面的事情 賀大爺全告訴了仁傑 並且自己打

算還出去保施大人辦賑事 並不是爲巴結什麼富貴 爲是了自己的心願 賀大奶奶道 你

不是當初說過永不出世嗎 賀大爺咳了一聲道 大奶奶你那裏知道 當年我弟兄人稱四霸天 情同手足 自從老兄弟在惡虎村鏢傷濮武二弟 故此十分的寒心 那知這幾年才知老兄弟雖是無情 然而他邢可是歸正道 改過遷善 逃出綠林道 求功名富貴 是合天理人情的事 濮武二弟所作所爲實在的不對 幾曾見綠林道有得了好結果的 故此這時我想去保施大人 一半爲洗洗綠林道這層賊皮 二來也實因爲這次災情太重 並且山東八大處全跟施大人老兄弟誓不兩立 淨指着老兄弟恐怕不易辦好了 所以想着出去幫忙 仁傑道 爹爹你老這大年歲 就該在家享福 該着孩兒我出去 作一番事業 何必再出去担險呢 賀大爺道 我這就算老嗎 比起黃忠來 我還小的多啦 賀大奶奶道 由着你說吧 我有句話可不能不說 想當初在方家莊 你會對天盟誓 永不再出世 若是一變了此念 死在藥喂毒抓之下 封刀時吾雖是把你寫的封條撕了 可是你也別忘了才好 賀大爺聽了 也是一怔 遂搖搖頭道 我現在跟以前的情形不同 這次出世不是從綠林道上取富貴 再說封刀時的封條已撕了 那就算完 這回我是一心的善念 老天爺必要嘉護我 賀大奶奶道 但願這樣 就是有什麼誓 全應在吾身上吧 話說過去也就擱開 仁傑問你老也得住幾天走哇 賀大爺道 我跟老兄弟施大人訂規的 在濟南府見面 明天我是准走 到那裏幫着施大人放完糧 施大人不是漕運總督 就是倉廠侍郎 那時能够保舉人了 吾再給你來信 怎麼也能給你巴結一官半職的 仁傑答應 何媽把飯碗收拾下去 仁傑把金條給打成小包袱 又從佛龕裏把賀大爺的刀跟百寶囊取出來 給整理好了 仁傑道 爹爹你老明天來個午時起身 別一早走 賀大爺問道 這是爲什麼 仁傑道 取個子午正運的吉利 賀大爺笑道 小孩子家 竟是這些老媽媽子例 就依着你吧 仁傑道 雖則兒子現在還是

花爹々の錢 喫爹爹的飯 也要給你老送行 不用廚房老嫗子們動手 吾跟他們兩人下廚 給你老做幾樣菜嘗嘗 准得好喫 賀大爺道 你們還做的 好菜來嗎 仁傑道 不好許 你老不喫 賀大爺心裏很是痛快 一夜晚景不提 次日一早 賀仁傑提着菜籃子 奔到街上 買了許多鷄魚肉類的菜蔬 回來兩位少奶奶親自下廚 趕到巳時 早全做好了 把桌椅 集擺好 請賀大爺大奶奶上座 把菜擺上來 賀大爺一看 真還不錯 拿筷子夾了一筷子 一嘗 真還可口 仁傑偏會湊趣 指着當中的一盤子魚說道 這是吉慶有餘 賀大爺哈哈大笑 自已心中萬分高興 不由己的向大奶奶說道 我喫這頓飯 縱然死了也不冤了 賀大奶奶臉色一變 立時說道 你這是怎麼的了 賀大爺道 吾說的是掏天良話 蓮貞愛貞趕緊拿話岔開 賀大爺向兒媳婦說道 吾想起來了 莫怪你們姐倆烹調這麼可口呢 你父親當過魚頭 整天的喫魚 那能不比別的人整治的得法呢 不一時飯罷 賀大爺道 吾得趕緊走啦 仁傑跟兩個媳婦全是換了乾淨衣服 給賀大爺磕頭辭行送行 仁傑把包袱提起 賀大爺往外走 賀大奶奶今日看着丈夫走 起心裏不高興 又不放心 可是不敢帶一點神色 遂帶着蓮貞愛貞仁傑 全跟着出來 到了前院屏門 賀大爺回身看了看 兒子跟兒婦 全像水葱似的 遂說道 你們倒是全很明白的 能够掌理門戶 縱然沒有吾那天 你們也 全能過日子了 賀大奶奶一聽 越說越不像話了 忙說道 大爺你快走吧 賀大爺道 娘三個回去吧 賀大爺一扯頭的當兒 婆媳三人全落下淚來 急忙緊走兩步 怕賀大爺回頭 看見 遂來到一房一看 整桌子的碟碗全翻在地上 一條黃狗還在搶食啦 賀大奶奶一看 變色道 只怕你公 趕緊去 凶多吉少 蓮貞愛貞忙勸道 娘你老不用那麼想 吉人自有天相 決沒有差錯的 趕緊忙合着把摔碎的東西 滿掃出去 且說仁傑把他爹爹送出了

秦家峪 賀大爺道 你還不去 再跟着 吾也不能教你去呀 回去吧 仁傑只得說了聲
 爹爹諸事保重 賀大爺把小包袱接過來 往背後一背 揚長走去 大英雄這一奔濟南有
 分教 生離死別 爲公捐軀 命喪在毒抓之下 要知賀天保此一去怎麼樣經過 且看下回
 分解

後 第一百四回 浮山寨頭搶運糧 盤龍山對刀招親

且說賀大爺離了惡虎山秦家峪 囊中旅費充足 沿路上打尖沒有什麼勞苦 看看各處的災
 五 荒情形慘不忍觀 死亡枕籍 餓殍載道 賀天保有心想帶着的金子放了賑 不過金子不能
 女 治餓 就是餓了也沒處買去 只可趕緊走 不再留連 一到了濟甯府 看那情形
 七 跟別處不同 街上的買賣 很是熱鬧 因爲欽差到這裏 所有黎民百姓 全有了
 貞 盼望 又立起八大粥廠 立刻人心安定多了 賀天保見欽差公館設在大軍草料廠 門前有
 差弁把守着 很顯着威風 遂來到了近前 向差人們一道辛苦 差人們道 你找誰 賀天
 第 保道 我找一位黃頭 勞駕給回稟一聲 差人們道 吾們這裡沒有頭 最小的是守備都司
 十 到了裏邊 向欽差和天霸一回稟 天霸趕緊迎接出來 一見賀大爺在門外站立 這才趕緊
 二 迎接了進去 問了問賀大爺別後的情形 賀大爺約略的把家中事說了一遍 天霸陪着賀大
 集 爺參見大人 施大人對賀天保很是客氣 竭力的慰勞了一番 賀大爺把五百兩金子呈到大
 人面前 向大人說道 這是小民一點心愿 請大人代爲施放災民 以贖小人從前綠林道的
 罪孽 大人道 賀壯士已竟在本部堂前出過力 不應當再教賀壯士破費了 賀天保答道
 大人千萬成全小人的這點心意 做一點功德 大人見賀天保居然一變這麼慈善 暗暗驚異

心想緣林道人若是忽然改過自新，固然是好事，不過罪孽要是太重了，恐怕也要出意外的事。因為有時不盡是為良心所使，是性子跟以前完全反了個，不提大人心中暗想，知府這時見沒有什麼事，隨即告辭。大人道：「貴府慢走，這裏有金條五百兩，還有五千銀子，一同由帳房領走。這是這位賀義士跟那位趙義士捐助救濟災黎，這必須教百姓們得沾實惠，方不負他二位一片佛心。」趕緊就地購買糧米，把他施捨了。知府道：「就地買糧米可不容易，糧商早就不大批的買賣了，每天只敷衍門市，好在是在省城裏，雖然這麼居奇，也沒有饑民騷擾，要在外縣早就被難民搶掠了。」大人道：「飭差傳本部堂堂諭，立時傳濟南府八大糧店執事人問話，有經理人、教經理人來，經理不在，傳他管帳先生來，不得推諉不到。」知府立時派了八名差人，如飛的前去。大人又向知府道：「此次賑糧在浮山寨被搶，幸有黨家窩抄來的糧米救急，不然，真是不堪設想了。賑糧雖是受了這樣損失，對於八大粥廠，更當十足的發放，四境不得有啼饑之聲，以安定人心。平糶局更要低減市價，調劑民困，千萬的聽切實辦理。貴府必須多受辛苦，不要全委派別人，恐怕他們有盡心的地方，不但是辜負聖恩，恐怕連本部堂的前程，也要斷送在他們手中。」知府道：「大人放心，諒屬下沒有兩個腦袋，以身試法。正說着，差人上來回道：「八大糧商全傳到，請大人的示下。」大人道：「傳諭教帶他們進來，不一時把八大糧商的主事人帶上來，八個人一齊跪下叩頭。」大人看了看倒全是規矩買賣人，又看了看名單，遂傳話教這八個人站起來，回話：「有公聚糧店的掌櫃向上叩頭道：「商民等不敢放肆，請欽差大人訓示。」傳喚商人有什麼差派。」大人道：「本省遭了這種荒旱，六府災民死亡枕籍，本部堂奉旨放糧，賑糧是由江浙一帶採買，不過遠水不解近渴，幸抄黨家窩得來糧米救急，可是風聞已伏法的逆賊。」

有勾結糧商 高抬市價 壟斷居奇 可是本部堂想着 安善商人 豈肯做這種不法之事

不過商人惟利是圖 或許有壟斷居奇 已是罪無可道 本部堂法外施仁 把你等傳來

可把實情說了 本部堂決不深究既往 這時有增聚糧棧的掌櫃向上回話道 跟欽差大人回

商民這八家糧商 全是經營了數十年的老字號 不敢說不圖利 可是時時是按着規矩做

後 因為東家全是濟南府的富紳 全有身家的 那能做絲毫不法的事 自取其辱 欽差大人

集 所說的 也不是沒有 不過是幾家小糧店 暗中操縱 因為暗中有主使的人 錢財太已充

五 足 我們這八家就無法跟他競爭了 在那糧莊頭伏法之日 他們這幾家就都歇業逃竄了

女 大人點點頭道 本部堂已調查明白 你等所說確係實情 本部堂現在須買一批糧米 你等

七 須公平作價 公聚糧店掌櫃的說道 欽差大人放心 商人們力所能及 決不再想需絲毫之

貞 利 情願把買貨的底帳呈到大人面前 按着買價賣給大人 水腳錢全不要了 爲是盡一點

善念 大人道 那也不必 本部堂是救民來的 豈肯擾民 你們回去 可候着府台大人

跟你們酌量價格吧 八大糧商拜叩謝了大人 退了下去 知府也告辭 大人也退到書房歇

息 晚飯後把天霸賀天保等人 全叫上來 商議辦浮山寨搶糧的事 天霸的意思 想調兵

十 剿浮山寨 大人不以爲然 遂說道 賑糧被搶 只憑運糧官片面之辭 不足爲據 依本部

二 堂之意 還是先探聽實了 然後再派兵剿捕 天霸道 就依大人的吩咐 大人道 你們誰

集 認得道路 公館的人全沒去過 這時分水狐李殿遠站起道 小民倒認得這條道路 因爲小

民在山東多年 差不多有名的地方 全都到過 這浮山寨不止於是水寨 後山也有道路可

通 在浮山寨後有一處名叫小盤龍山 小盤龍山以東 地名叫紅土坡 從那裏能進浮山寨

不過這座山占地頗廣 占地足有七十里的方圓 大人道 好惡的地方 爲甚麼叫紅土坡

後集五女七貞第二十一集 (31)

呢 分水狐李殿遠道 這座山在古時 也不叫浮山寨 列國時柳展雄大戰紅雀山 就是這
個地方 到了順治年間 才改名叫洗浮山 後山的小盤龍山前 天生來的一片紅砂石 雖
是紅砂石 可仍然照舊的生長草木 地名故叫紅土坡 大人聽罷 點點頭道 既是李壯士
認得道 就請你帶個嚮道吧 李殿遠道小民理當効力 大人向天霸道 誰去誰不去 你們
自己斟酌吧 天霸等退了下來 大家一商議 關太道 還是吾保護大人吧 趙璧道 醋老
西你太會找舒服 沒有那麼合適的事 找外快全是你去 受辛苦全是別人的 你比別人多
兩個心眼吧 這回別想着了 有人保護大人了 關太道 誰敢担這麼重的責任 趙璧道
賀大爺來了 就是專爲保大人的 關太道 行嗎 趙璧一指關太道 你們山西人是擦咀無
腮 有給你口醋喝的 全是好人 救命的恩人 轉頭就忘 你太難了 關太道 你先別罵
人 你說明白了 我也明白 趙霸用手一指賀大爺道 老西你把三義廟救你命的這位 扔
在脖子後頭啦 關太一想 再一細辨認 可不是嗎 忙高起道 這可是我的不是了 實因
二 那時心慌意亂 又在黑夜之間 那能認的清楚 實不是故意的忘恩負義 賀大爺你多原諒
吧 遂向賀大爺道謝 賀天保忙答禮道 些須小事 何足掛齒 不要客氣了 天霸道 咱
們是誰去 誰保護公館 趙大哥別開玩笑 探山莊保護公館全 靜要緊 分配完了 明天
一早就得起身 趙璧道這回說什麼也得教醋老西去 關太道 你不用惦着老西 有你去我
還不去 趙璧道 志回你再要又 別說我可罵你一輩子 天霸道 這回關爺辛苦一蹙吧
公館裡請賀大哥跟孫大哥保護大人 賀天保道 這個責任我可不敢担 天霸道 賀大哥不
必推辭 那能就會出事呢 賀大爺道 我就來個笨法子 大人在裏屋 我跟計大哥 孫老
弟 在外屋上夜 比什麼全妥當 天霸道 大哥你看着辦吧 商議定了 是天霸 趙璧

黑士傑 關太 黃少傑 李殿遠 武殿祥 朱光祖 八個人去 計議停當 一夜過去 次日一早 向大人請示過 各帶隨手的兵刃起身 李殿遠道 咱們出東門吧 趕到一出城 這時太陽也就是剛出來 走了不到十里地 前面一道淺河 有小船在那裡渡人 就見從上流扯着風蓬來了十幾隻船 船上忽有人喊道 衆人這是那去 天霸一看 正是祝清甯 遂答道 賑糧被搶啦 我們是到浮山寨去探山 祝爺說道 衆位胆子也太大了 公館中誰管 天霸道 賀大哥來了 留他老人家保護大人 祝老爺這是從黨家窩來吧 祝清甯道 不錯 我是監運完了糧米 這才把動用的私庫抄來 到公館交待 天霸道 那麼請你多分神 帮着賀大爺保護大人 祝爺道 好吧 這才彼此分別 天霸等一同渡過了河 見野外的景色 頗覺清幽 碧綠綠的垂楊柳 襯着草野如茵 真是鳥語花香 令人胸襟暢爽 天霸道 這種事真是離奇 離濟南府才幾里地 看這情形 這裏准是雨水調和 不然野外青草那會這麼齊整呢 李殿遠道 黃大人你老是不知 這一帶倒不是得了雨啦 實因這裏地勢低窪 這裏只有潦沒有旱 離着山近又有河水灌溉着 別處就是全不收了 這裏也得豐收 天霸點點頭 說話間已走出一十里 李殿遠用手往東一指道 衆位看東邊那個山影就是浮山寨的山頭 趙璧道遠着呢 望山跑死馬 看見了還有二十里地呢 關太道 你這叫廢話 誰不知道這句俗語 你覺着還多經多見啦 趙璧道老西 你少跟我說廢話 我願意說甚麼說甚麼 與你何干 兩人正在門口 猛聽得一陣的蹄翻沙石的聲音 從後面來了一匹忽白大叫驢 驢上坐定一人 身穿藍綢子大衫 籃綢子中衣 青緞子薄底快靴 頭戴馬蓮坡大草帽 月白綢子褂 當中是太極圖的大絨球 內藏一對金鈴 一搖頭時嘩唧唧的聲音 若不是金鈴沒有那種響聲 這匹驢脚程是真快 走的其快如飛 馬按前鞍着銅

過樑 驢身上滿帶花活 籠頭上全讓金釘子 趕到來到切近 衆人一看這個騎驢的 他也
在驢背上往這邊一偏頭 衆人全是一怔 見這人長的好俊的一份像貌 面如敷粉唇若塗硃
細眉大眼 黑眼珠多白眼珠少 通鼻樑菱角口 五官這份清秀真是別饒一種丰韻 衆人
後也就在一瞥的工夫 這騎驢的已從衆人身旁過去 就見這個美少年 單手一握銅過樑 雙
集腿一飄 全身翻起拿了一把大頂 雙腿筆直 這匹驢走的還是照樣快 故意的把身子左右
五 撲着 黑士傑喊道 這是跑馬戲的兒子 跑着玩把戲給老爺們開心 趙璧道 咱們得追他
女 誰走快了誰是好漢 誰走慢了誰可算笨漢 說這話時眼看着關太 關太道 趙璧你不用
七 看着我 我跑的快跑不快沒有你的事 天霸也看着這個美少年有些岔眼 遂一提衣襟 竟
真 奔了這人趕下去 大家全有夜行術的功夫 惟有關太是受了罪了 他是武場的功夫 那弓
刀石 馬步箭 跟這種功夫是兩功 趕了十幾里地 見驢上這人是故意的引這衆人 以先
第 是拿着大頂走 後來却故意的賣飄 把全身往下一翻 單掌拄住過樑 又不用腳找鎧 全
十 身全懸着 來了個鎧裏藏身 這麼走了半里多地 把身子又翻上來 頭枕過樑 仰面朝天
的 躺在驢背上 衆人見這美少年 驢上的功夫真比馬上的好 衆人追到十四五里地 見前
二 面已是紅土坡了 衆人站住 天霸道 別追了 你們看他大概要進山口 果然那美少年一
集 翻身玩了手臥魚 一驢腿倒騎驢背 遷進了山口 衆人全站住 關太隨後才趕到吁々直喘
趙璧道 老西你是笨漢吧 關太道 你得怎麼死吧 別缺德啦 憑甚麼教我笨漢呢 趙璧
道 別費話 這個美少年 定是賊黨 我們趕緊罵陣 天霸道 趙大哥我們這是探山 那
能明目張胆的叫陣 趙璧道 老兄弟你怎麼變成外行了 這是後山你看着沒有人 其實兩
面驚頭峯全有人把守 我們這些人 人家早看見了 打算暗含着進山 那算白想 天霸道

趙大哥說的不差 趙璧道 老西你還不去罵陣 關太正彎了一肚氣 立時撤寶刀往前

一湊 向山上大罵起來 山西人罵街更難聽 關太剛罵了兩句驢球的 你們趕緊出王八窩

跟老子比試三合 再不出來 把王八窩給你搗了 關太正罵着就聽噲啞啞一棒鑼響 從

後山口裏撞出一羣賊人 全是紫灰布的短褲襖 大酒鞋打着裹腿 頭上是青絹子包頭 一

後律的結前插把寶雕弓 腰間誇彈囊 懷抱三尖兩刃刀 當中一個為首的賊人 長的像貌威

集巖 黃臉面劍眉虎目 腦門上一道豎紋 居然是隻眼睛 穿着寶藍綢子褲袂 青緞薄底快

五靴 斜撐寶雕弓 脇下跨三藍榜首金絲五福捧壽花樣的彈囊 手持長把三尖兩刃刀 再配

女赤福獸的坐騎 簡直就是二郎爺楊戩臨凡 賊人是一律橫排 當中閃出門戶 天雷一看賊

七人亮隊 與衆不同 就知道這個主够瞧的 趙璧見賊人一亮隊 他是往後退出一丈來 跟

真着喊道衆位 我有要緊事告訴你們 衆人不知他有什麼事 全往後退 天雷道 你有什麼

事 趙璧道 沒有事 天雷道 敵人在面前 怎麼還開玩笑 趙璧道 老西罵出來的 教

第他打陣去 天雷道 關爺怎麼把你得罪苦了 趙璧道 我們是死冤家活對頭 這時那為

十首之人躍過來 大聲喝道 山西人休要出口傷人 看刀 劈頭蓋頂向關太頭頂刺來 關太

一閃身 三尖兩刃刀劈空 這人左手往外一推 刀攢斜點關太的肩頭 關太往右一錯步

二讓過刀攢一扁腕子就扎賊人的咽喉 賊人縮頂藏頭 用了個秋風掃落葉 往關太雙腿側

集來 關太往外一縱 躡出來五尺多 賊人刀又掃空 跟着往前一趕步 仍用刀攢擦陰 關

太這回不躲不閃 候刀攢地堪點上 關太左腿往右一撤步 把刀往外一撩 唳吶一聲 把

三尖兩刃刀的刀攢削斷 這個賊首往外一縱 躡出有丈餘 關太喝了聲那裏走 壓刀就追

忽聽賊隊後有人喝喊 山西人不用耀武揚威 太爺來取你的狗命 話聲未住 從賊隊中

竄出一人，正是那倒騎驢背闖進出口的美少年。這時已是短衣小打扮，藍綢子褲褂，薄底快靴，頭上的馬蓮坡草帽已摘去，却用一塊燕白綢子包頭，上綉百蝶戀花，這一打扮越顯着格外的風流俊美。來到關太面前，腳剛點地，從背後撒出一把刀來，也不答話，向關太後頂上劈來。關太見這少年一亮刀時，寒光一閃，藍汪汪如同秋水，就知是口寶刀。這時見刀的來勢甚凶，不敢拿刀接，恐怕傷了自己這口寶刀。等刀鋒離頭頂切近時，把頭微微一偏，把刀鋒讓過，順式把刀往外一遞，奔賊人的腕子剪來。這少年差招換式，招數很好，刪砍劈剝，進步數身。關太見這個少年刀既好，刀法又受過名師指教，長像又與衆不同，故此十分的愛惜這賊人，自己把門戶封住，也不進招，故意的要看看這少年刀法。倒底是有工夫沒有？趙璧見關太淨招架沒還招，遂向天霸道：「老兄弟你看老西，真正是乏貨，遇見了有點真正功夫的，他立刻不行了。」天霸笑道：「趙大哥你是假內行，連這個全看不出來。」

第十 關爺這可不是不行，這是他比賊人強的地方，才敢這麼引逗賊人，要把賊人的手法摸准了，才下手啦。趙璧道：「老兄弟你怎麼長他人的銳氣，滅自己的威風？」天霸道：「趙老爺你

二 是有病吧，連自己人全不知道。」趙璧道：「我把他忘了，疑惑他是漢奸啦。」說話間趙璧舉關太果然把刀法施展開，真是寒光一片，招數變化神奇。天霸道：「趙大哥你來看，關爺這陸春集秋八法，真是與衆不同。」趙璧道：「他這裡刀法是騙外行，拿春秋刀的刀法，改到單刀上使

用。」天霸道：「人家一點不外行，吾看趙大哥你是欠講究，歷來大刀上有什麼招數，單刀上也有什麼招數，那春秋刀的春秋八法，也並不是關夫子所留，乃是戰國時起剪頗牧四位所留，正說到這裏，天霸用手一指，趙大哥你看，賊人要完。」趙璧一看，可不是嗎？那少年這時被關太的刀法裹住，他反倒不能遞招了。關太這時是一心取勝，一刀緊似一刀，一

式緊跟一式 那少年一刀遞過來 刺咽喉掛兩肩 關太的刀剛被那少年的刀壓下去 人家的刀鋒已逼近 再躲可來不及了 關太只得把刀往上一撩 就聽噲啷啷一聲 火星亂冒 不過不像平常的軍刃 撞到一塊的情形 這個火星子冒出來 滿是藍的 如同藍寶石砸碎 相似 兩人各自往外一縱 各把刀仔細一看 天霸已看出來兩人的刀全未傷 因為臉上全 是帶着得意的神情 向來二寶相遇 必有一傷 關太跟賊全是一個心氣 以為自己的刀沒 傷 人家刀必受傷了 其實誰的刀也沒傷 關太翻身掄刀又够奔賊人 那知那賊腳下一點 已縱出丈餘 竟自敗走 關太那裏肯捨 隨後追來 那羣少年兩縱已躍進了賊隊中 關 女太也跟着連縱身形 別看賊人刀法不行 身形可快 關太腳底下實在沒有工夫 趙璧這 七時大聲喊道 老西你要不把賊人拿住 你不是關夫子的後代 你可是濟南府關翠玉的後代 天霸見賊人剛到了山口前 一墊步縱起一丈多 落在一丈開外 嘍兵們也往後退 到了 賊人躍起的地方 也全墊步躍過去 就知有埋伏 忙喊關爺別追有埋伏 這埋伏沒喊出口 趙璧把天霸一推道別管閑事 這句話沒說完 關太往前一縱 只縱五尺來遠 腳一落地 就覺着腳下一軟 嘖通的一聲 掉在坑內 這裏天霸一躡脚 回手就給趙璧一個呶吧子 趙璧道 老兄弟你這是怎麼的 天霸道 關爺與你有回仇 你盼他掉在坑裏 趙璧道 二老兄弟你那裏知道 這一來也教訓教訓他 省得他總狂的命要 張口就是關老爺的後代 閉口是關老爺的後代 沒聽說還能掉在臭溝裏的 天霸不再答理趙璧 見關太已被人用 撓鈎搭上來 用繩索網綁 趕到把關太纏好 又把關太的寶刀 也從溝內撈出來 那少年 的賊人把刀接過來一看 而帶笑容 把刀就勢插入自己的刀鞘內 天霸想帶着衆人搶救時 那知那些嘍兵把彈丸一合把 叭叭叭的 如狂風暴雨般打來 天霸等只好退回來 眼看

着把關太教人家搭了進去。天霸教黑士傑到山口去罵陣。趙璧道：「吾也幫着他去。」這爺倆堵着山口一罵，任憑你怎麼罵，亦是不出來。趙璧可真急了，遂解恨的罵：「恨不能把賊人的三代全罵翻身。」正在罵得高興，只聽山頭有人喝喊：「趙璧休得出口傷人。」黑太歲褚彪在此。趙璧等往山上一看，只見山頭一棵小松樹下，站定一位老人，髮髯三冬雪，鬚如九秋霜，眉似銀高，一張黑鐵臉面，黑中透亮，短衣襟小打扮，穿着一身繡綢補褂。趙璧一看，是老前輩褚彪，遂大聲喊道：「褚伯伯，想不到老人家在此。」褚彪在山頭上說道：「趙璧，你這是怎麼招呼法？」天霸也抱拳說道：「褚大叔，想不到老人家在此。」褚彪在上面說道：「衆位少待，等吾吩咐他們撤去地板，只見這位老英雄，回身向身旁的嘍兵說了兩句話，立時由山頭上搭去一塊木板，吧的一聲，從上面扔下來，不歪不偏的，正扔在那個陷坑上面。這塊板寬有二尺五長，够兩丈，這爲是往山裏走小車時鋪上的。天霸見木板鋪好，遂一同奔山口，剛到山第口前，見褚彪已從山上下來，迎接天霸等進去。天霸一看裏面地勢極峻，山坡上全種地，決不像是佔山的。不一時來到聚議廳上，褚彪讓衆位落坐。天霸才問道：「褚大叔，你怎麼又落在綠林道內？」褚彪遂說道：「提起這事，真令人慚愧。吾自從陸家堡把寶刀找回，遂帶着蘭香飄流各處，到處爲家，原爲是給你那妹妹物色相當的人，好給他把終身事定規了。好交待他終身大事，不想各處訪些個英雄豪傑，總是不能如了心願，無意中來到這裡，路經這小盤龍山，有人出來攔劫，你那妹妹年青，那能聽他們這一套，把嘍兵的兵刃全給削斷，這些嘍兵逃回去，稟報他們寨主，跟着下來一位爲首的人，正是方才與衆位動手的那位，趕到他一出來，我一看原來是吾十一年未通音信的族姪小二郎褚萬里，他見了我，叩頭請罪，我見他失身綠林，枉費了一番心血，當時不由得大怒，遂責備他不該這麼不長。」

進 我那萬里姪兒把我請進山來 把他自己的事說了 原來他雖則佔山做强盜 可是不搶

男霸女 輕易不准劫奪狐行客人 附近的鄉村 不但不騷擾 還要護保他們 所以小盤龍

山以西的八十四村 公送了一塊匾 題了四個字保衛鄉閭 山中也有三四百人 餘

下的工夫 就教他們開墾種地 每年收下來的糧米 除了自己喫的 餘下來的就

後 置辦些應用的東西 我當時看他的情形 倒是一派實話 因為這孩子 吾在他身上

集 耗了不少的心血 因為他是無父無母的孤兒 我見長褚熊死的早 我那嫂嫂也去世早 我

五 那時把他收攬在家中 後來我看他好體面的一份骨格 遂把他送在少林寺中去學藝 在以

女 先我是供給他衣服鞋襪和零錢 後來我離了家中 把音信才斷 直到如今十一年光景未通

七 音信 我那姪兒却拿着他妹妹 當作了兄弟 我當時告訴了他是女扮男裝 萬里把我父子

貞 安置在後樓上 派了四名老嘍兵 專管伺候吾父女 在這一恍待了二年的光景 這些日子

我身上不爽 喫了幾劑藥 己竟好了 不過尚未復原 蘭香因為這一帶沒有大藥店 所以

第 每日必要親自往濟南府城內打藥 今日巧遇賢姪等 這也是天緣遇合 褚老英雄把前後的

事滿說完了 天禱道 請問褚老叔 這座山不是霸王莊 黃隆基預備在這嗎 怎麼容

十 大叔叔老在這裏 褚彪道 我們跟他們是井水不犯河水 各不相擾 他如敢到山以西來

二 我就把他的嘍兵給留下 這麼一來 吾們是各安生業 毫無糾葛 這時褚萬里從外面進來

集 褚彪給引見了 趙璧道 大叔我有一句話 說出來你可別惱 褚彪道 趙璧你再不好好

說話 我把你扔到山澗裏去 趙璧道 吾說你老別着急 據我看你老是當賊有癮了 這種習

氣還是真深 沒有個改過來 褚彪道 好小子你敢教訓起大叔來 你怎麼看出我當賊有癮

趙璧道 憑什麼把吾們都司老爺拿住不放 褚彪道 這可是吾疏忽 你們眾位坐着 我

去看這位去 褚彪遂起身出去 不一會把關太給陪了進來 褚爺還是不住的抱歉 關太

這時是多分羞愧 趙璧道 褚大叔你老不用這麼抱歉 褚彪道 趙璧你再不好說話 我

可真惱了你啦 趙璧道 別呀大叔 吾是一天半天的毛病嗎 你老多担待吧 褚彪道 有什

後廢事好好說 趙璧道 方才那位長的挺漂亮的是誰 你倒是給引見引見 怎麼他來個不露

面 褚爺道 你這叫明知故問 趙璧道 誰要 剛說了誰要這兩個字 覺着太過火了 忙

改口道 吾要是知道 吾不是東西 褚爺也笑了 遂啐了一口道 你早晚咀上惹禍就老實

了 趙璧道 老爺子你倒是說呀 褚彪道 我不是說過 我眼前沒有別人 只你蘭香妹妹

七 那就是他女扮男裝 跟我飄蕩各處 爲的是道上方便 衆人無不暗暗佩服 這時關太道

真 老爺子既全是自己人 我有點小事麻煩你老 請你老把山西人的刀賞還 褚爺因爲說話

還真忘了 忙回褚爺道 刀是誰拿去了 萬里出了兩個指頭示意 褚爺點頭道 吾想

第二 也是這丫頭辦的事 急忙分了分金廳 竟奔後樓 到了樓上 見蘭香正在那裏凝神着望

二 褚爺一進來 蘭香站起道 爹爹他們走了嗎 褚爺道 你真胡鬧 怎麼把一位都司老爺的

寶刀拿來 人家要了還不給人家 蘭香道 爹爹你那知道 他是女兒手下敗將 刀得過來

十 那好就給他 並且女兒也真愛這把刀 天生來的跟這把刀是一對 插在咱的刀鞘裏正合式

集 褚爺一聽女兒這句話 頗覺失口 自己已不覺臉上一紅 伸手從刀鞘抽出來道 人家等着

要這把刀了 說罷回頭就走 心中很怪罪蘭香這麼大的姑娘 怎麼這麼不羞口 其實蘭香

姑娘是出於無心 那樁的江湖上這些話 且說褚爺來到分金廳 把刀遞與了關太道 關

爺多原諒 實是小女太已粗野 關太道 老英雄不用客氣了 伸手把刀接過來 剛一入手

(39) 連說老英雄老拿錯了 這不是小可的那把 褚爺聽了不覺一怔 原來褚爺荒忙間並未

細看 所以把蘭香的刀拿來 這也是事由前定 兩人實有姻緣之分 褚爺說道 關爺你略候片時 就給你換過來 隨向天霸一點手 天霸忙湊到褚爺面前問道 大叔你有什麼事

(40) 褚爺道 我有一件爲難事 託你給辦辦 天霸道 有什麼事只管吩咐 褚爺道你大妹子這

幾年已够了歲數 我帶着他到各處 就是想爲他擇一佳婿 好交代他終身大事 在當年千

後 佛山真武頂鐵牌道人跟同年和尚給他扶鸞 斷定他的終身 定在泰山之右將門之後 並且

集 要與月相會之日 定是他的婚姻結合之時 今日這位關爺 既是山西人 又是關夫子之後

五 跟小女的寶刀成對 你大妹々什麼不懂 竟把人家的刀插入自己的刀鞘 因爲你妹妹是

女 雙刀鞘 只有一把刀 故此併到一處 我一時慌張 把刀又拿錯了 這定是姻緣前定 賢

七 侄你給撮合言段婚姻 天霸道 這件事倒是辦的 不過大叔你真佛不拜拜假佛 褚爺道

貞 賢姪你說的是誰 天霸用手一指道 你老找他辦這種事准成 褚爺一看指的是趙璧 遂笑

道 我倒把他忘了 他是寡手辦這種事 遂向趙璧一點手 趙璧趕緊的跑過來道 褚大叔

第 你老有什麼事 褚爺尚未答言 天霸把保親的事 說了一遍 趙璧一聽笑了 向褚爺道

十 褚大叔你往後有這種事請着小侄點 褚爺把眼一瞪道 你這是怎麼說話 趙璧忙答道

大 叔你別聽訛了 我說是合式的 褚爺道 好好 把這件事辦成了 我好

二 好請你喝喜酒 趙璧說道 你老放心 這件事他敢不答應 我把他的醋給折騰出來 褚

集 爺笑道 親是合式作 不合式沒有強媒硬保的 趙璧道 你老不知道 山西人是有賤骨肉

的毛病 是非用硬的不可 他只要說一個不字 大叔你把山上的威風拿出來 把老西綱

上 刀往脖子上一攔他准得答應 褚爺道 好吧 你看着辦去吧 趙璧回身把關太拉到門

口 關太見他跟褚老頭啾咕了半天 這時把自己拉着就往外走 遂說道 趙爺這不是公

館 當着褚爺別開玩笑 趙璧道 你這就叫賊人胆虛 我怎麼把你害苦了 關太道 趙老爺我眞怕你 改天我老四請你喫醋瀆麪 趙璧道 這回你不請全不行了 打今天起 吾就喫上你了 關太道 有話說話 再玩笑吾可躲你 趙璧道 說正經的 你跟人家對刀的 後大概你也知道是誰啦 關太道 聽說是褚爺的姑娘女扮男裝 趙璧道 你知道就行 就爲你跟人家一個姑娘動手 你就有萬剛凌遲點天燈之罪 關太道 我憑什麼犯那麼大罪 趙五璧道 咱們是奉欽差大人之命 前去浮山寨探山 無故的半路生事 你跟人家姑娘動手 女按着大清律 就該枷號杖責 充軍烟瘴 你是身爲都司 知法犯法 罪加十倍 豈不得萬七 副凌遲點天燈 關太道 你別耍笑了 沒聽說有那麼大的罪 趙璧道 你說沒有那麼大的眞罪 你總算將門之後 跟人家姑娘動手 是應當不應當 關太道 那倒是怨吾 趙璧道 你淨怨你不行 總得把這件事遮蓋遮蓋 索性我成全成全你 給你保門子親 把褚爺那位第 姑娘許給你 你還不趕緊磕頭嗎 關太道 沒有那麼賤骨肉的 趙璧道 你答應也得答應 你不答應也得答應 關太道 這還許強媒硬保嗎 趙璧道 你小子混 不光你混 連你們家裏大人全混 那有這麼大小子不給說媳婦的 你說實話 你哥幾個 關太道 吾們是五輩單傳了 趙璧道 對呀 五輩單傳 這時給你保這門親事 你還裝着 你又作的是衙集 門口的事 倘有個差錯 你就是不孝之子 關太道 你別打趣 這事提起來 我是眞正的傷心 我們關氏門中 全是人口極其興旺 惟有吾們這一支 家業一天比一天的衰敗 人丁稀少 到我這一輩上越發糟了 索性離開故土 流落在外 不知道將來落個怎樣結果 趙璧道 你先別說這些話 你是答應不答應吧 關太道 趙爺你這麼說了會子 我要是太固執了 也對不過趙爺 趙璧道 這不結了嗎 你們兩家作親是正合式 老西你說合式不合

式關太道別要又了趙璧道還有點事說在頭裏褚爺就是這麼一個姑娘人家得招養老女婿爲是養老送終你可得照辦關太道那不算回事趙璧道話已說穿就此前去拜老丈見人關太隨着進來向前就要給老丈人行禮趙璧道慢着我這個大嬪辦事不能含糊養老送終你願意不願意關太道那是糟踐山西人誰不是兩層父母姑爺有半子之誼養活岳父那是應當的趙璧道你能這麼明白就行了本來麼誰不是兩層父母養活老丈人是應該的我就是喫你後半輩你也不能把我趕出來是不是關太氣的給了趙璧一巴掌這裏不能摻合上你作人嬪的只管請你喫頓米醋褚老爺也笑着道別取笑了難道我還真指着姑爺養活嗎老夫百年之後只要抓把土埋埋我就得啦關太重新給褚爺磕了頭褚爺又謝了趙璧天霸道大叔叔得放點定禮呀趙璧道換刀定親還用什麼定禮正說着後面老媽媽跑來說道老太爺你老看看去姑娘也不是爲什麼痛哭不止褚爺聞聽立時站了起來向趙璧道賢侄你跟我後面看看去這孩子性子挺滯你也可以勸勸他趙璧道好吧這才一同來到後邊果然姑娘那裏痛哭不止褚爺一進屋子見丫環婆子正在勸着遂說道爾香你這是爲什麼呀爾香道我憑什麼跟他一個男子動手還教他找便宜非把他殺了不可原來姑娘從城內買藥回來路遇天霸等內中的人姑娘有認得的聽人傳說他們全是保着施大人姑娘是人大心大想着爹爹可是總給自己忙合親事不過在盤龍山若是定了親事早晚脫不過是嫁給山賊若把他們這些人引進來全是隨大人作事的父親跟他們接近早晚自己的親事也可往高處奔因此故意的把衆人引到山前這才跟關太動手趕到把關太誘入陷阱自己得着寶刀時非常喜歡趕到爹爹一把刀要走丫環婆子們向姑娘說道人家刀入了姑娘的刀鞘不大好聽姑娘也

明白過來了 自己羞愧難當 這才痛哭 非要把姓關的宰了不可 褚爺進來一勸 趙璧也說道 大妹妹你這可不對 大喜的日子別這麼警擻 我大叔就是妹妹你一個 你要是一哭

後代賢孫 現在是都司老爺 早晚大妹妹你准坐一品夫人 像哥哥吾在外面跑了這麼些年

連一個也沒巴結上 大妹妹我給你作個大嬪 你也給哥哥吾作回大嬪 吾的事不用費事

五 也不用甚麼多大的門戶 藺香姑娘被趙璧嘔的也笑了 這一來一天雲彩滿散 趙璧道

女 大妹妹你那把刀鞘呢拿來吧 這可得換個 要不然兩不合適 褚爺怕姑娘再惱了 遂自己

七 拿刀鞘道 走吧 褚爺趙璧隨着出來 褚萬里道 叔父酒席已預備好了 褚爺道 叫他們

真 擺上來吧 有嘍囉們把桌椅調開 衆人入座 趙璧把關太的刀鞘也給換回去 這一席酒是

喜酒 衆人開懷暢飲 酒至半酣 褚爺道 衆位 我有幾句話說出來衆位可別多心 這浮

第 山寨萬不能去 因爲這裏的大刀方小咀 先不用說他有多大的本領 只着浮山寨得天然的

十 地勢 三面是水 只這一面 是山連山山套山 寨前有竹城水寨 修了戰船好幾百隻 有

水兵把守 不亞如鐵壁銅牆 自從施大人一到 那已伏法的黃隆基 在這裏屯糧的

二 糧米 足夠山東全省一年之用 黃隆基被遭了刑誅 浮山寨的刀方成 立誓爲

集 他報仇 撒綠林帖傳綠林箭 把山東八大處的綠林 全請進浮山寨 爲是跟放糧施欽差

爲仇作對 據我知道的 有殷家堡鎮山東老兒股洪 虎駝山北極觀的蔡天化 東昌府郝家

院顯道神郝志鴻 獨虎營的狼如豹 羅四虎 這些綠林道有名有姓的全進了浮山寨 其餘

(43) 的老夫我人地兩生 就知道不清楚了 那浮山寨又得這些人幫助 如虎添翼 衆位此去

如入虎穴龍潭 天霸道 難道說我們就任着他們搶糧嗎 褚爺道 我有言在先 並不是

小看衆位 不過現在他勢力正強 衆位這一進浮山寨 倘若是跟賊人動上手 恐怕未必能估的了上風 這一進去只能勝不能敗 勝了未必能把浮山寨蕩平 敗了外面的救援斷絕 衆位都能去得 趙璧道 褚大叔 教你老人家這麼一說 我們成了孫濱騎馬死了牛了 褚爺道 趙璧不要取笑 老夫跟衆位全是世交 跟關爺又是新親 願衆位一帆風順 不過阻擋 全得青雲直上 有可以盡力的地方 決不能略有退後 我給衆位請一位能人 足可以集把浮山寨打破 幫着衆位立功 此人家住山東冷家塢 姓于名成龍 家中有養魚坑七十多坑 水旱兩路上 全是超羣的武功 手下有四個徒弟 人稱丁氏四矮 說到這裡回頭看了看朱光祖道 這幾個人大概你許認得吧 朱光祖道 我想起來了 大約許是我師娘家的四個內侄吧 褚爺道 不錯正是他們 這丁氏四矮 也是水旱不擋的武功 素日帶漁船四十隻河面上打魚 他這漁船遇上事就是戰船 打魚的漁夫 滿是年青力壯 水性精通 每人一把魚叉百發百中 一隻船上打魚的時候是十六人 若是遇上水面上鬧事的時候 是二十四名 船戰水戰陸戰全行 若把他請出來 准能幫着把浮山寨蕩平 黎爺說到這裏忽然又想起一事道 這浮山寨還有兩人最是難搪 是弟兄二人 一個叫賽展翅于六子得明 一個叫小野龍于七子得亮 這兩人善打毒藥飛抓 他這種飛抓 是子不見午 對了時辰準二死 褚爺回頭向天禱道 賢侄你是知道的 江湖上所有的毒藥器 只要有五福化毒散 准能够救的了 惟有于家這裏毒藥抓是單配的一種毒藥 連他們自己若是沾了這種毒 也得等死 衆人一聽全怔了 天禱道 是甚麼毒藥有這麼厲害 褚爺道 他們這毒藥是廣西的一種鴆蛇之涎所配 原本鴆鳥之血已是至毒 人喫了就能七竅流血而死 鴆蛇是專喫鴆鳥 可是這種蛇也是貪得無厭 吃下一個時還以爲未足 喫兩個時已竟飽了 他還要喫第三

個 趕到三個全喫下去 這鴟蛇立時就如同醉了似的 他肚中漲的難過 就在馬尾松上倒掛 蛇頭向下 由口中往外流涎 這涎流在草上 方圓兩丈五的青草 立時化沒了 草根子往一塊聚 聚成一個黑蛋 這塊地方是三年寸草不生 趕到經過伏雨以後 這毒草化成黑石 把這種石頭得來 把毒抓的尖子 往這塊石上一擦 毒是見鐵即入 毒抓只要抓上人 一見血是子不見午准死 鳩蛇石不止於光能害人 還能治病 若是長疔毒惡瘡 只要把蛇石往瘡上一擦 立刻能把肉內毒全提出來所以于得明于得亮這種毒抓 在綠林道上 很能鎮住了多少能人 老夫故此不願教衆位去 候我把于成龍請了出來 再共議取浮山寨

趙璧道 褚大叔 你老那說的是私語 不叫官話 我們奉大人的堂諭出來探山 若是半們上回去 說是碰見了褚老頭 教我們回來 說不下去 還是你老請你老的人 我們探我道的山 褚爺道 衆位若是非去不可 千萬多加小心 這位關爺高來高去的差着 不用跟去了 趙璧嘿了一聲道 你老真可以 這真叫是親三分向 冷火熱似灰 怎麼就知道不教你老門前貴客去呢 和着我們命不值錢 褚爺道 趙璧你太不喫虧 這麼着你活不長 趙璧道 我也沒打算活長了 得啦說正徑的吧 褚爺正色說道 衆位探山也得明天一早去 趙璧搶着答道 沒聽說過 白天探山是送命去 褚爺笑道 你老要是再多說話 別說我可

集 二 十 第 貞 七 女 五 集 後

離着紅土坡還有四十多里 夜間倘若遇上天氣 無處存身 豈不是絕大的危險 衆位一早身起 早到了後寨 養足了精神 再進寨探聽動靜 如若進去千萬別魯莽了 探明了趕緊的回來 候我請來人再定破山之計 我是今天就走 爲是早辦一天倘能把這位于老英雄請了出來 也好早把賊人蕩平 天霸道 褚大叔就多辛苦吧 褚爺趕緊到了後面 告訴關

香姑娘 自己到冷家塢去請于成龍 幫着施大人打淨山寨 好救六府災民 蘭香姑娘道

爹爹千萬多加保重 褚爺隨把隨身的衣服銀兩 打成小包裏 提着出來 囑咐萬里好好招待衆位 萬里道 叔父放心吧 侄男決不能落了包涵 老英雄立即起身 天霸等見褚爺這

麼大年紀 爲幫助自己辦案 不辭辛苦 心裏十分感激 衆人把褚爺送出了大寨門 褚爺

道 你們在我這裏還用客氣 那不成了笑話了嗎 大家這才回轉分金廳 到了晚間 自有

褚萬里照管一切 這一晚上 關太可熟了 趙璧是一個勁的拿關太開玩笑 關太道 得啦

趙爺 你纔拿山西人開心 當了甚麼呢 趙璧道 念完經打和尚 我這是恭維你 吾們現

在是星星跟着月亮走 不是得借你光嗎 你現在是貴客 吾們是賤客 關太道 趙爺你現

在是守備老爺 怎麼算賤 趙璧道 這你可外行 你疑惑我說貴賤的賤啦 我是往你們家

裏見客的見 關太一揚手 拍的給了趙璧一個咀巴 趙璧一邊啊呦 一邊笑道 醋老西你

別覺着你住丈人家有仗勢 你住丈人家 不許我們也住丈人家嗎 褚萬里一聽 更不像話

啦 索性連丈人也摻合起來 自己笑着躲出去 趙璧見褚萬里出去 遂向關太道 醋老西

你不用够仗勢人 你這大舅子走了 你管落了單了吧 跟你沒完 吾自己不行 還有好徒

弟呢 關太遂說道 趙爺你頂這兒行嗎 改天我准請客 趙璧嘆味的笑了 隨向關太道

二 醋老西你也有個栽啦 關太道 算吾栽啦 殺人不可頭點地 趙璧道 這先饒你了 不請

集 零時再說 大家竟看着這兩人搗亂 這時大家一笑 天霸道 天色不早了 該安歇了吧

早有伺候的人 把舖蓋全給舖好 好在天熱 也不用費什麼事 衆人安歇 一夜晚景不提

次日一早起來 褚萬里照料着茶水點心 衆人隨即各自收拾兵刃 一同起身 褚萬里直

送到後山坡上 天霸等抱拳告辭 衆人直奔東南 走出沒有三四里去 只見這後山內有一

後集五女七貞第十集二

條大道 這條道足有兩丈多寬 兩旁道邊栽着柳樹 風景頗佳 隔着一丈遠 在柳樹上有一根鐵練 一個如意鈎 這是浮山寨預備掛燈的 沒有事的時候 就把燈撤走了 衆人沿着大道往前走 這條道上真是靜了 一個人沒有 趕走到己時 已走出來約摸有二十多里 趙璧猛見前面的樹後 有個人影一恍 趙璧說聲不好 腳下一墊步 颯々一連兩縱 趕到那樹前 再往西下一看 那有人影 就見遠々一片荒草裏 草稍一分一合 不大的工夫 連荒草也沒有動靜了 趙璧回頭向衆人道 糟了 吾們趁早別往前走了 再往前走 准有人攔阻 天霸道不錯 咱們太已疎忽了 往這種地方來 那能這麼明目張胆的呢 趙璧道 不要緊 咱們先找地方歇着去吧 天不黑決不能走了 遂斜着奔小路繞着走 估量着離浮山寨還有七八里地 遂找了一片樹林子 大家在樹底下一待 天霸道 咱是聰明反被聰明悞 這麼些人 竟沒有想着帶乾糧來的 這一來得挨餓 趙璧道 老西他大舅子給咱擺點心時 我本想掖起一包兩包的 也不是怎麼的 一時臉皮又薄 不好意思的 長臂童子黑士傑 由旁邊過來 背着身子向趙璧道 師傅過來 跟你咬咬耳朵 隨用手一指自己的肚子 趙璧一看 心裏有了准了 見黑士傑懷裏凸起老高的來 就知他腰裡帶了不少的點心 遂跟着走到樹林子外 黑士傑道 師傅你還得早啦 慢慢學吧 這個大弟子肚子裡 准比你老人家闊的多 早就算就了要挨餓 我臨走掖了四包點心 咱們爺倆喫飽了大夥不餓 管他們去呢 趙璧道 有你的 你是淨找師傅的漏空 黑士傑道 師傅喫好東西吧 說着從懷中掏出一包來 這爺倆一路大喫 其實樹林子裏的衆人 早就知道他們這兩塊料 淨辦沒出息的事 誰也不願意惹他們兩人 惟有老西氣不憤 跑出樹林子向趙璧道 老趙你太不是東西了 咱們這是一塊辦公事來的 半路上受了制 你們帶着點心偷着喫

教大家全餓着 你喫着也消化的下去呀 趙璧道 老西你先別混挑眼 吾們爺倆不是喫獨食 不惦着別人 因為這是我這個沒出息的徒弟偷來的 有賊腥氣 你們全是正人君子 那能喫這種東西 再說我這徒弟作一點背人的事 就見不的人 幹麼呀你挑這個眼 要有點心不給你喫 還有罰罪呀 關太道 吾真替你怪害臊的 趙璧道 你嫌害臊 大道邊後柳樹上現成的鐵練子 你不許上弔去嗎 黑士傑一語不發 悶着頭喫 氣的關太不再答理 集他 黑士傑自己喫飽了 剩了兩包 這才站起來進了樹林子 把這兩包點心 恭恭敬敬獻五到天霸的面前道 黃老聲這是小侄的一點孝心 你老喫兩塊吧 天霸是向來不跟他們玩笑 女的 遂答道 你放下吧 餓了誰喫兩塊墊一墊 衆人不待賭氣不喫吧 只是現在不是賭氣 七的時候 有餓了的 喫個一兩塊 直耗到夜間月色上來 大家這才整理衣服 扯絨繩勒十 字絆 個個收拾緊趁俐落 這才出了樹林 够奔浮山寨 七八里的路程 也就是眨眼之間 就到了 遠遠望見月光下 照得地上紅光閃爍 非常的好看 莫怪地名叫紅土坡呢 剛一 過紅土坡 就見一片柵欄牆 這道柵欄牆是隨着山勢建的 把進山的道路完全擋住 趕到 一細看 這柵欄牆足有一丈五高 上面還有鐵壁 這鐵壁就有一尺多高 並且還是五個爪 滿帶倒鬚到 夜行人跟柵欄牆 全都不能過一丈二的牆 要是一丈五六 那非得有驚人的 武功 飛行的絕藝上不去 趙璧一看 上邊不行 遂把刀抽出來 往柵欄上剝了兩刀 咬 吻了一聲道 可傾死吾老趙了 這羣賊崽子真損 木頭裏夾箇 滿有鐵信子 黑士傑在一 旁嘆味的笑了 趙璧一肚子氣 見黑士傑發笑 呸的一口 碎了黑士傑一臉唾沫 低頭罵 道 你這小子跑這兒看熱鬧來了 師傅要急死啦 黑士傑道 師傅別着急 徒弟有主意 你看我這兩下子 抽出一隻小斧子來 跑到柳樹上啞的一路亂砍 一會的工夫砍了一大

堆跑下來把這一堆柳條子全細起來，成了一個柳條槩子，抗了過來。趙璧道：「你這是賣廢的。」黑士傑道：「你上眼吧。」說罷，這細柳條子一揪，給扔到鐵籠子上。上邊又是尖子，又是倒鬚鉤，那會掛不住。黑士傑扔上去這柳樹條子，回頭問道：「師傅看你這手够嗎的？」

吧。趙璧道：「你小子行。」黑士傑見師傅一誇自己，遂得意的說道：「師傅你那個壞主意全老，不能用了。」衝着這一手，你老就得拜我爲師。趙璧拍的給了黑士傑一個嘴巴。天霸着急道：「你們兩人這是幹麼來了？」搗亂也得分時候。趙璧道：「士傑你不用充能耐，就這麼上的去呀。」黑士傑你趁早躲開我，要是淨會這一手，還不跑這露來了。趙璧一看，自己徒弟要瘋，遂躲到旁邊去。黑士傑從身上解下絨繩，接在了小飛抓的繩子上，回頭向着衆人道：「小飛抓在柳條上，咱們有百十人全上的去吧。」天霸道：「你這主意倒是行。」趕緊的進寨吧。黑士傑把飛抓往上一扔，正正的抓上，得意揚揚的道：「你們誰上吧。」趙璧奮勇當先的道：「吾先上去。」趙璧這就一握絨繩，打算往上走。關大在旁邊冷笑一聲道：「趙爺你先別忙，這叫白費事。」說罷拉寶刀往柵欄裏一遞，啞察啞察一連兩刀，把柵欄的柱子，削折了一根。上下也就是三尺多高，一連削了兩根，立時現出二尺多的空子，足可出入。這一下子趙璧跟黑士傑倆個，一團的高興算完。黑士傑費了半天勁算沒用，趙璧覺着徒弟立了功，自己臉上也有光彩。這時是真涼，心中暗罵老西這手太損了。你有寶刀早說呀，看着別人費了半天勁。這時亮刀削鐵，分明是拿吾們爺們改善玩。醋老西不用得意，早晚有教你知道趙爺厲害的時候。不提趙璧暗生悶氣，且說天霸招呼衆人，趕緊進了寨門。衆人矮身形剛進了寨關門，就在這時寨裏邊噓啞啞的一棒鑼響，立時裏邊亮出一隊人，一字排開，左右是十六名燈籠火把，嘍兵全是藍布包頭，青色短衣服，黃絨繩勒十字絆，薄底抓地。

虎快靴 懷中各抱銀手帶的二人奪 一個個精神百倍 像貌魁梧 當中爲首一人 却是道家打扮 面如滿月 肉皮紅潤恰是嬰兒 真像退老還童 一部鬚鬚是墨裏藏針 黑的多白的少 二目像兩個明星 懷中抱着一把兩岔鬼頭刀 身上穿藍色道袍 却是打着褻腿 三鑲緞履 可是薄粉底 在那裏一站 頗帶着一份威嚴 大喝一聲 胆大的小輩 這敢闖進紅土坡 你家仙長在這裏焉能任而等橫行 關太道 老趙你不用淨動咀 這個該着你的啦 趙壁道老西 這個事你少照應我 回頭向天霸道 據吾看這個老道 好像大蓮花彭昆天霸道 那是活見鬼 彭昆早伏法啦 先過去會這個賊道人要緊 朱光祖撒刀向天霸道 我先會他一陣 說罷一縱身竄到當場 大喝賊老道 不用耀武揚威 朱老爺先打發你這妖道 那道人見賽時千朱光祖亮刀過來 遂用兩岔鬼頭刀一指道 來者報你的姓名 朱光祖道 你先用打聽朱老爺的大名 賊老道你先報上名來 那道人哈哈一笑道 小輩你站穩了 道爺說出姓名 要嚇破了而的狗胆 你家仙長乃蓮花第四門 粉蓮花韓致芳 朱光祖一聽 果然是大蓮花一黨 原來是粉蓮花韓致芳 自從大蓮花等死後 他就在揚州天心寶蓮觀 廟內當了觀主 不過這五個蓮花門的首領 只剩了他一人 那四人全死在施大人手下 韓致芳在天心寶蓮觀一呆 所有江湖綠林道的人 沒有不罵他的 全說他不顧義氣 不給師兄同門人報仇 韓致芳聽見這種風聲 他是強詞奪理的辯別道 我這廟中一切事 全得我自去操勞 施不全又已卸任回京 我那裏去找他 綠林道的人一聽他這麼一說 大家一想也對 本來江湖上的規矩 凡是跟作事的爲仇作對 全得趁着人家在世 若是一卸任就不能再找人家了 因爲人家閉門思過 無權無勢的時候 再一找人家 那叫欺負老實人 是稍有點名望的綠林道朋友 誰也不肯那麼作 這一來韓致芳算得着理了 由着他

一胡吹亂謗 他說是那時施不全一出世 吾必要摘他的腦袋 後來一打聽 天靄也隱名理 姓 韓致芳道 你們有 連小兒天靄全不敢再與吾們爲仇作對 這一來綠林道高枕無憂矣 韓致芳得意之下 是大興蓮花門 收了不少的徒弟 到處的作案 這次因爲官府上查拿的太嚴 韓致芳聽得山東遭了荒年 他想越鬧荒年 綠林道越好做買賣 遂起身奔了山東 走到了山東的邊上 正遇上挖眼蜘蛛鄧天黎 鐵胳膊陳森 閻三虎 這三人自從霸王莊漏網後 是無處投奔 信馬遊疆的來到這裏 這一遇見韓致芳 鄧天黎是壞事包 立時眼珠一轉 冒了個壞主意 向前說道 韓師叔這是從那來 韓致芳道 我是從揚州來 要到這裏做一家買賣 鄧天黎道 我告訴你老一件事 施不全現在在山東放糧 已來到濟南 你老跟他有那麼大仇 還不趁此時把這仇報了 韓致芳道 是真的嗎 鄧天黎道 這那會假 浮山寨這裏撒綠林帖 請綠林人前去 跟施不全勢難兩立 吾們這是奉浮山寨大寨主之令 到揚州請你去赴英雄會 鄧天黎是信口開河 韓致芳那能輸這個面子 遂道 他既來了 我焉能把他放過 咱們這就一同赴浮山寨吧 這四人一同來到了浮山寨 嘍兵一報進去 大刀方成一聽 是有名有姓的綠林道朋友 遂遠接高迎的迎了進去 這就是喫了名姓的好處 大蓮花在世時也是赫赫一時 粉蓮花這一到 大刀方成如同添了一條膀臂 方成說道 韓道長你老這一到浮山寨 如同給我們浮山寨立了大旗 這一來欲與天靄小兒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 我可有一點對不過的事 請韓道長原諒 韓致芳道 方寨主有話請說 你我全是道義之交 何必再存容氣之意 方成道 這裏前山水旱寨已有各路英雄把守 方某不才 還可鎮守中軍大寨 只有後紅山坡 是旱地入山之要道 請韓道長助我一臂之力 粉蓮花道 前山有何人把守 水寨交與何人 粉蓮花這一問的意思 是

憑我粉蓮花水旱兩面的好漢，爲何令我去鎮守後山呢？其實方成深知蓮花門的，沒有不通水性的，惟有韓致芳雖則會水，不過掉在河裏淹不死，他那個水性，連水兵的能耐全不如。

所以方成教韓致芳把守後山，這時聽他這一問，遂用手一指道：「水寨中有水蝸子夏志

蛤蟆眼韓通，江豬趙勇，泥鰍賈亮，有落馬湖薦來的張三李四，衆位英雄，韓致芳順着

後手指處一看，果然這些人全在這裏，並且連太湖的海馬周青，全在這裏啦，遂回頭問道：

集 你們四位不是在太湖君山寨保太湖李廣通嗎？賈亮聞聽，把脚一蹶道：「提起這事，真把人恨

五 死，那李廣通趕情拿女兒換事作，把我們要全賣了，要早知道他是這種不夠朋友，我們焉

女 肯在鐘山寨白染一水，可是人家兒子李俊，算是作了事啦，這不是海馬周青周大哥嗎？險

七 些沒把他氣死，海馬周青道：「李廣通這老兒，也沒得好報，把女兒許給了天霸，剛巴結過

貞 了門，教吾們同道的爺兒死了，大刀方成聽到這裏，用手一指道：「扎死李廣通女兒的，也不

是外人，就是這位，韓致芳一看，並不認識，遂問這位是誰，方成道：「這就是點水蜻蜓雙

第 飛燕梁貴梁大興，粉蓮花道：「就是那位追雲燕子梁大成的令弟吧，方成道：「正是這位，又

十 給引見了旱寨的各路英雄，有殷家堡的老兒殷洪，虎駝山北極觀鐵鋼道人蔡天化等，一一

的引見了，這時方成說道：「周青周賢弟來到這裏，我還沒安排一點事啦，我打算調周賢弟

二 幫着韓道長把守紅土坡，不知肯幫忙嗎？海馬周青道：「方寨主，我可不敢從命，只因我是一

集 氣病了好幾天，這時已竟好了，打算找方寨主借二十兩銀子路費，到趙家溝我徒弟那裏

有要緊事請我，方寨主不信，我這裏有趙家溝來的好幾封信爲憑，方成道：「這倒是小事，

周賢弟既然有事，只管請便，隨吩咐取二十兩銀子，交與了海馬周青，大家把周青送走，

方成又向韓致芳道：「我這裏撥五百名精壯嘍兵，交與韓道長帶領，鎮守後山紅土坡，請他

們三位幫着 粉蓮花一看 是指的是挖眼蜘蛛鄧天黎 鐵路膊陳森 跟閻三虎 遂答道

兵在精而不在多 只挑二百名足矣 方成隨傳令 調集了大寨的隊伍 挑了二百名全是身

高力大 機靈精 靈俐鬼 一個全頂十個 韓致芳率領着二百名嘍兵鎮守紅土坡 剛到了

兩日 大寨傳下令來 說是把欽差採的糧給刦了 教後寨紅土坡加緊防守 恐怕施欽差那

裏 未必肯就善罷干休 粉蓮花接到這個令 把這二百名嘍兵 全調派好了 一百名弓弩

手 一律的排山努 專管保護山寨 那一百名是五十名鈎連槍 五十名雙手帶二人奪 全

調派的各有專責 把紅土坡把守的如同鐵壁銅牆 韓致芳又派了兩名巡山的頭目 這二人

一個外號叫千里眼 一個叫順風耳 這兩人是特別的長處 千里眼也不是能看一千里地

去 順風耳也不是能聽八百里去 不過這兩人的眼力跟耳力 全比別人強 遂派他兩人每

天分班 從紅土坡大道去打探 這天赶上順風耳出去打探 走出十幾里地去 耳中聽得遠

遠有許多人走路的声音 順風耳這兩個耳朵真管事 其實天霸等還離着半里地啦 順風耳

躲在樹後 等了工夫不大 看清了是一般官人的情形 並且全帶着兵刃 順風耳從樹後趕

緊飛跑 回後山大寨報與了韓致芳 韓致芳隨派手下嘍兵 把守寨門跟各山口 直等到了

日色西沉 還不見絲毫動靜 粉蓮花把順風耳招呼過來問道 你說有濟南府下來人 怎麼

到這時還不見有一點動響呢 順風耳道 跟寨主爺回 決沒有差錯 因為這紅土坡的大道

沒有二條道 決不能沒有人進來 韓致芳道 既是這麼着 他們許是夜間進來 一擺手

順風耳退去 韓致芳又把千里眼叫過來 教他再去紅土坡大道上 再打探一回 千里眼領

令走了 他們這麼調派的 倒不是不得法 可是棋逢對手 趙璧知道已露了像 所以故意

的緊趕到山下 等到了時候 他們才想法子進竹城寨門 千里眼出去十幾里地 兩下里錯

開 故此並沒遇到一塊 趕到天霸等一闖進竹城 裏面把守的嘍兵聽見了聲音 嚙啣々一棒纒響 這一亮險 韓致芳帶領嘍兵一示威 朱光祖上前一答話 韓致芳得意揚々一道姓名 朱光祖道 原來你也是下五門的淫賊 你們那露頭露臉的大蓮花二蓮花等 蘇州府已伏了國法 你就該謹守清規 痛改己往之非 如今竟敢到這裏耀武揚威 你是活膩了 韓致芳大怒 喝問小輩 你報上名來 朱光祖道 老爺乃賽時千朱光祖 粉蓮花道 無知匹夫 你是自找其死 話到人到 韓致芳三岔鬼頭刀 向朱光祖頭上就剝 朱光祖撒步抽身 不敢用刀架 把韓致芳的鬼頭刀讓過 進步撩陰的往粉蓮花下身扎來 朱光祖這身工夫 練的是小巧之技 要講竄房越脊 走千門入百戶 偷盜竊取 不讓別人 動起手來他可差遠啦 可是剛一動手 這拚命三招可够瞧的 這一刀扎去 粉蓮花一縱身 竄起六尺多高來 往下一落退出三尺去 朱光祖得理不容人 往前又一趕步 一個怪蟒翻身 伸右臂秋風掃落葉 奔粉蓮花兩腿削來 韓致芳也不是軟弱之輩 把刀往下一立 嚙的一聲 兩刀相撞火星直冒 朱光祖用的十成勁 險些把留口震裂 這一急 仗着身形是真快 往

一撤步 刀也撤回 粉蓮花趁勢進招 斜肩帶臂的往下劈來 朱光祖候着刀鋒已到肩頭不

到三寸 一場腰一恍頭 粉蓮花的鬼頭刀 從朱光祖的頭上嗖的過去 朱光祖喝了聲那走

小子 一扁腕子是刺咽喉掛兩肩 粉蓮花見刀來的太快 想撤步可撤不了啦 只可一偏身

撲的一下 刀尖扎入左肩頭 幸虧閃的還算快 只把道袍扎了個窟窿 肩頭上微微割傷

一點 粉蓮花往外一縱 掄刀背往傷處拍了一下 厲聲喝道 道爺跟你這匹夫拚了命了

往前一縱 竄過來還要跟朱光祖動手 朱光祖是見好就收 回頭就走 一眼釘上關太道

老西該着你的啦 關太一聽這可好 好事沒有關照老西的 自己又在前邊站着 說不上不

算 遂一擺寶刀 口操山西口音 喝了聲驢球太不要臉 關老爺要你的命 粉蓮花剛要動手 身後竄出一人 叫聲寨主後退 待我拿這羣小輩 粉蓮花雖然受傷不重 可是也覺着不大得勁 聽得有人替自己 遂退了下來 一看正是鄧天黎 鄧天黎一頓蛾眉刺 竄過來擋住關太 往前一進招分心就刺 關太刀尖向下 往外一推 鄧天黎往回一撤軍刀 跟着 一翻身 用刺往咽喉便扎 關太不閃不躲 候蛾眉刺到了咽喉 關太喝了聲撒手 只聽啞啞的一聲 蛾眉刺削成兩斷 鄧天黎轉身就走 關太喝了聲 小輩你想跑可費點事 跟着往前一追 鄧天黎見關太追來 一個犀牛望月式 回手拉五色迷魂團竹筒命拉簧 哧的一聲 一道黑團奔關太面門打來 趕到關太看見 想躲可來不及了 正打在面門上 關太覺着面門一熱 這個團子已炸開 兩眼被迷 眼珠子像針扎似的 轉頭往回下就跑 嘴里喊道 要了命了疼死吾了 眼可要瞎 趙璧道 瞎了賣鹽去 關太道 趙爺別玩笑 疼死吾了 黑士傑向趙璧道 老師這管不是那個玩藝吧 趙璧道 一點不錯 黑士傑道那麽吾先收拾他去 這時那鄧天黎耀武揚威的罵陣 黑士傑走了出來 掄起小飛抓 照定了鄧天黎就是一抓 喝了聲拿倒毛 嗖的奔鄧天黎的面門抓來 鄧天黎一看這傢伙真厲害 遂往旁一撤步 又一遞半截蛾眉刺 來扎黑士傑的腕子 黑士傑差招換式 一換招仍然是纏頭裹腦 他這飛抓 招換三式 抓兩鬢 掛兩肩頭 這一忙合 鄧天黎簡直是無法招架 向來帶鉤帶繩帶刺的兵器不好對付 鄧天黎把三招讓過去 急忙一撤步 回手拉崩簧 咯把一聲響一個黑團奔黑士傑打來 黑士傑早預備到這一手了 總聽崩簧一響 早把頭一偏 趕到沙團來到 伸手接住 說了聲 小子你這玩藝跟誰學的 迎風也一樣打 一揚手把這黑團向鄧天黎的面門打去 這一下子鄧天黎是趕緊跑 黑士傑向後面招呼道 進山啊 天

霸等遂先不顧關太各亮兵刃往上一闖 那粉蓮花韓致芳率羣賊退入山口 天霸等跟着往裏
 追 人家早有防備 排山弩一字排開 要想進山口勢比登天還難 天霸等只好退下來 這
 時關太在那疼的一個勁的啊呦 趙壁向黑士傑道 咱們爺們不能見死不救 給他治了吧
 黑士傑道 老西是過河拆橋 我們不能見死不救 找他得要藥錢 趙壁道 那能給他自治
 後呢 頂少也得弄他幾兩 趙壁招呼關太道 老西你打算好不打算好 關太道 怎麼不打算
 集好 趙爺你作點好事多積德吧 趙壁道 要是按方才你拿寶刀寒蠶我們爺們 這時就得看
 五 着你多受點罪才解恨 天霸聽着好生不悅 心說趙壁太不是東西 一點小事他全記恨 朱
 女 光祖道 老趙你怎麼越歲數大越損 毗怨必報你算甚麼東西 趙壁道 你是東西你給他治
 七 吧 我不管 關太疼的可真急啦 遂招呼道 趙壁快給我治吧 我一個不是東西
 真 趙壁道 給你治也行 你得花點藥錢 我這個先生自治病行 不能賠藥 關太道多
 少錢全行 你先給我治好了再說 趙壁道 不是老趙狠 現錢不賒帳 關太也真沒有法子
 第 從腰中掏出五兩多銀子 閉着眼遞給趙壁道 我就帶着這幾兩銀子 多了可沒有啦 趙
 壁笑着把五兩銀子接了起來道 五兩銀子不够本 沒有十兩治不了 天霸看不過去 向趙
 十 壁道 趙大哥你快給關爺治治吧 工夫太大了 看眼裏頭生了殘病 趙壁這才不玩笑 隨
 二 向關太道 你帶着厚點的手巾嗎 關太道有 隨把一條真青布的手巾 原是包着頭的布
 集 捋了下來 趙壁接到手中 摸了摸真厚 這種布沾水全能立起來 遂向黑士傑一點手 黑
 士傑湊了過來 趙壁道 你把那甘露水取點來 黑士傑道 這現成 隨把這塊青布接了過
 來 把布摺了四摺 摺成一個布兜 跑出幾步去 把這塊布兜給撒了泡水 舉了過來
 回老西手中一遞道 接住了 別弄洒了 這就是你的命 眼睛不瞎全在這點水上了 關太

也真聽說 很小心的接過去 摸着還熱 趙璧道 趕緊的往眼上洗 關太遂用手蘸着往眼上洗 覺着眼上非常清涼 關太道 這個藥真好 趙璧道 那一定不含糊 這是王母娘娘那兒的甘露水 你是多大德行遇上吾們 這准保你的眼好了 沒教你白花錢 老西洗了幾下 眼睛睜開 趙璧道 趕緊的把剩下的全喝下去 關太聞着氣味極難 問趙璧道 怎麼這麼難聞呢 趙璧道 別胡說八道的 這是仙藥 看教雷霹了 天霸也在一旁說道 他這法子也真好 當初吾也受過這個傷 就是這個藥治好的 關太是恨病喫藥 捏着鼻子喝下去 趙璧一陣狂笑 關太道 趙爺你這是弄的什麼玩藝 趙璧道 跟你說真的 這叫回龍湯 這是跟你不錯 還是童子的 要是別人就不給他那麼好的東西 吾老趙的准保比這個加十個勁的難喝 關太一聽道 是黑士傑的 想起來一陣嘔心 趙璧道 你可忍着點 要是吐出來可沒治 那非瞎不可 關太真就強忍着不敢吐了 天霸忽然你起 向李殿遠道 李二哥 你怎麼不使換這種暗器了 李殿遠道 你老那裏知道我的心意 我大哥李殿魁也棄綠林歸正道 我却幾乎受了罪 回家後我伯母囑咐我 不要再打五鬼神囊沙 那種暗器太傷天害理 一個人二目一瞎 就算廢人了 所以連藥方子全燒了 立誓永不再用 天霸點頭 隨向趙璧道 咱們還是想法子進山 趙璧道 趁早回去別費話 這種排山弩射上准得歸位 先退回去再想法子 天霸忽的咦了一聲 向趙璧道 糟了 咱們短了人啦 衆人猛然醒悟 也似乎見兩條黑影奔了紅土坡 趕緊一查點 見短的是黃少傑跟武殿祥 天霸道 這兩人大胡鬧了 這一進山好比飛蛾投火 影影綽々見左臂花刀黃少傑 是奔左邊那座鵝頭峯上去的 飛行小狸貓武殿祥 是右邊鵝頭峰上去的 天霸這一急 立時一壓翅尖雁翎刀也要追去 趙璧一橫身擋住道 去不的 天霸急的蹀脚道 吾不能看着他喪命

浮山寨 趙璧道 這個時候顧不了那麼遠去 咱們是打算暗入暗出 這一挑明了 進去就

別想出來啦 天霸道 少傑這孩子跟吾雖是主僕的名份 可是情同父子 他已算我的義子

了 我不救他我也不活了 趙璧道 這時不能那麼說 你是捨身救子 也得救的了哇

他遭了險只好認命 天霸道 衆位自管請回去 我是捨死忘生 也得入浮山寨救他二人

後 就是不行 也認了命啦 趙璧見天霸真急了 遂說道 老兄弟你別這麼固執 別說你不能

見死不救 吾們也沒有個不管啊 咱們在這裏無處存身 必須暫回公館 計議萬全之策

集 或是再請能人 設法破浮山寨 或是再來探山 也不爲晚 天霸想了想 也是無法 遂着

五 衆人退出了柵欄門 山上的嘍兵弓弩手 看着他們往外退也不追 衆人順着原路往回下走

女 這時天已到了五更 那左臂花月黃少傑 飛行小狸貓武殿祥是真進山啦嗎 兩人是當真

七 進了山 那左臂花刀黃少傑 是年青好強 見關太受傷眼看着進不了山了 見賊人只顧把

貞 守山口 兩邊鵝頭峰上沒有人 自己一想要打算立功非豁出死去不可 自己趁着衆人忙合

第 關太 遂把刀插在背後 一哈腰奔了山坡 武殿祥正揆着黃少傑站着 見少傑進山 自己

一 想 人家不怕死 我何不也進去幫着他探山 武殿祥外號是飛行小狸貓 對於爬山上

十 樹比別人強 從左邊的山坡 倒着荆棘小樹 經似猿猴恰似狸貓 這兩人一入浮山寨 好

二 似入了龍潭虎穴 後文自有交待 且說天霸等 走到天剛微明路過大盤龍山 朱光祖道

集 我們還進去嗎 趙璧道 這可得問老西 關太道 咱們去我可不能去 沒有姑爺總往老丈

人家總跑的 再說老丈人也沒在家 趙璧道 這全被你一個人所累 要不然我們是又喫又

喝 天霸道 我們就趕緊走吧 天到了己時 已到了濟河擺渡口 剛過了擺渡口 就見由

對面如飛的跑來兩人 全帶着重傷 一個腦袋上鮮血往下直流 右邊的腦皮被刀削的搭拉

拉下來有四寸大的一塊肉 這一個一擰一拐 天霸等看着那兩個人 全是公門中的打扮 頗爲眼熟 趙璧道 我看後邊那個 好像蘇州府的班頭 衆人一怔神的工夫 這兩個受傷的跑得更近了 天霸道 一點不錯 正是蘇州府的班頭王仁王傑 再一看後面有一個賊人 死命的追趕 天霸細一辨認 大叫一聲 這報仇的時刻到了 這才是踏破鐵鞋無處覓 得來全不費工夫 隨手抽刀 說了聲趙大哥 千萬別教這萬惡淫賊走了 他就是單刀關洞房 扎死你的弟妹的點水蜻蜓雙飛燕梁大興 趙璧道 是他走不了 朱光祖把王仁王傑攔住 道 二位班頭不用駭怕 現有施欽差手下衆位老爺替你拿賊 衆人這一亮兵刃 那賊人已來到近前 見攔住去路的一半仇人 這賊人胆大包身 並不逃走 冷笑一聲 竟一擺刀要戰衆人 王仁王傑兩個班頭 遠在蘇州府怎麼來在這裏呢 原來自從施大人進京交珍珠百寶燈 那蘇州府已算空缺 由二府通知趙得清暫行署理 可是蘇州府是一個重要的衙門 代管五州縣 後來旨意下 以二府趙清德頗有才幹 着即日實任蘇州府知府 暫時先無庸 第十 來京陛見 趙清德總算官運亨通 從作了蘇州府 更加謹慎 很有政聲 倒也清閑無事 只是夫人在自己未升官前 曾許過願 自己要是升了官 給廟裏裝金掛袍 每逢初一十五進香 可巧趙清德就實任蘇州府 這位夫人真就還了願心 每逢初一十五必要去城隍廟 燒香 只是夫人身體太胖 行動太不方便 跟前的女兒已十五歲 知書識字很知道孝順 見母親一片善念 又不肯攔阻 遂想了一個法子 跟母親說道 娘你老身體這麼胖 往後不必出去燒香了 再至初一十五我去替你老燒香 我自己也燒一份香 夫人一聽也願意 從此每至初一十五 小姐必去城隍廟燒香 好幾個月的光景 習以爲常 也沒一點事發生 趕到這次十五 因爲早晨天氣不好 直至午後 趙小姐才坐了轎子 帶着丫環婆子 到

廟裏燒過香 並不留連 教婆子告訴轎夫伺候回府衙 小姐剛一出大殿 就見一個年青的男子兩眼看自己 菴觀寺院是任人來往的地方 並不足為奇 只是這個男子看自己目不轉睛 知道他定不是好人 小姐趕緊三脚兩步上了轎 把門帘放了 轎夫抬起來直奔府衙 趕來到了府衙 一進轎門 小姐在轎裏一回頭 爲是看看丫環婆子的車來了沒有 後一眼望見在廟裏那個野男子 站在影壁那裏看着自己的轎子 小姐不由得臉一紅 心說你集總然懷着什麼歹意 也教你死了念頭了 這是堂堂知府衙門 看你還生什麼妄念 小姐這五麼想 覺着自己是千金小姐 狗子就是看 也於自己無傷 那知這位小姐危連當女頭 偏偏遇上這個萬惡的淫徒 這男子就是那專作傷天害理 採花殺命的梁大興 自從伍七家店被伍老太太申飭了一頓 教他趕緊的走 梁大興那時倒是有點天良發現 不願再有一貞點非法的行爲 遂於次日不辭而別 自己也是無投無奔 遂到淮安府找着費德功 在那裏呆了幾天 他兩人是兩雄不並立 全是採花淫賊 那能呆長了呢 費德功贈了梁大興一筆路費 把他打發出來 梁大興又來到蘇州府 這天正赶上十五 在街上閑遊 來到了城隍廟 無意看見這位趙小姐 梁大興雖則是採花淫賊 可沒見過這麼俊的 這位趙小姐天生長的是花容月貌 體態娉婷 說不儘的那份美麗 梁大興一見這位趙小姐 直跟着轎來到府衙前 見轎子入了府衙 心說這可糟了 原來是知府家的小姐 忽的又暗叫自己的名字 梁大興梁大興 你怎麼又怕起事來 聞得現在是二府同知趙清德升任了蘇州府 雖然施不全走了 他也算是現任的官 那些綠林道的朋友 總算死在蘇州府 我把知府的小姐如何了 也算給綠林道出氣 拿定了主意 在府衙門附近 找了個小客店住下 到了夜間收拾了刀鏢與薰香盒 把燈吹滅

出了店房 眨眼之間來到府衙 要憑梁大興在府衙 找小姐的住所可費點事 也是合該出事 淫賊來的也早一點 小姐正在內宅給大人請安出來 回歸後面花園自己的臥房 這臥房就在後面小小的一個花園子 蓋了三間北房 爲的是這裏清雅 只有兩個丫頭伺候小姐 梁大興到了裏面 正在各處探找 遠遠就見兩個丫頭挑着兩個絹燈引路 後面花枝招展的正是那位千嬌百媚的趙小姐 梁大興暗想這真是天賜良緣 遂在暗中跟隨 見小姐進了北面的臥室 淫賊遂伏在後窗 暗暗窺探 小丫頭伺候小姐換了晚裝 上了牙床 小丫頭把帳子放下 才退出來 就在堂屋裏也睡下 淫賊知道這裏只是這麼三個人 胆子越發大了 把解藥的布捲塞在鼻子內 把熏香點着 把紗窗用刀先扎了一扎 香烟吹進屋中 工夫不大 聽得裏面呵噠了一聲 知道小姐已薰過去了 又到了堂屋照樣把兩個小丫頭也薰過 淫賊把薰香盒子收起 撤刀把窗戶繃給劃開 飄身入內 把燈撥亮 帳子掛好 一看這位小姐蓋着綢子夾被 已如死人一般 一身的短小睡衣睡鞋 穿的齊齊整整 梁大興一看 諒一個懦弱的女子 跟兩個小丫頭有甚麼力量 於是把解藥拿出來 用指甲挑了一點 往趙小姐的鼻孔上一彈 這位小姐呵噠的一聲 立時醒轉 趙小姐剛一醒轉 精神還未恢復 抬頭一看 一個面生的男子 罩着青包頭 穿着青衣襟 小打扮 右手舉着明燭 氣的單刀 小姐猛力的把胳膊往後一起 破口大罵 淫賊梁大興性如烈火 被罵時怒從心頭起 氣向胆邊生 把刀往趙小姐的面門上一恍 喝了聲你再罵 我要了你的命 趙小姐明知若是怕死 非遭了無禮不可 隨罵道 你家小姐乃是千金之體 你要有胆 子 把你家姑娘宰了 梁大興冷笑一聲道 太爺比閻王爺厲害 殺你還費什麼 梁大興這個時候就叫刀難入鞘 刀尖對着趙小姐的心窩 嘆只往前一遞 唵一下 小

姐哎呦了一聲 立時倒向床裏 鮮血噴起多高 可憐花容月貌的小姐 只落得玉

碎珠沉 香消玉殞 梁大興把刀上的血跡 往錦被上來回一蹭 插入刀鞘 剛要

走時 忽然想起 既然惹這種禍 要是不給留下姓名 連累了綠林道的朋友 豈

是我梁大興所爲 遂從腰中把小木圖拿出來 蘸着血在帳子上印了一下 他這戳記是一個

後圖畫 印出來是四個葦子 上落一個蜻蜓 下面是一汪水 淫賊這才由後窗戶出來 仍奔

集 大牆旁那個大樹 出了府衙 回轉店中 且說知府趙清德 自從接任以後 按着旨意把蘇

五 州府所押着的羣賊 大蓮花跟玉泉山虎嘯山賊人一百多名 全就地正法 地面上安謐多了

女 每日不過辦一點例行的公事 這日早起把公事批閱完了 回到內宅 剛喝了一碗茶 笑

七 向夫人道 姑娘今天可起晚了 夫人向老媽子道 你去看看小姐怎麼還不起 連丫頭們也

真 這麼懶 老媽子趕緊到後面去招呼小姐 工夫不大 老媽子從後面跑了過來 臉上顏色全

變了 先喘吁吁的說道 老爺可不好啦 小姐大概出了意外 趙清德聽罷 立時一驚 夫

第 人吓的也是混身亂戰 趙清德也不便再問老媽子 招呼兩名差人 跟着來到花園子裏 一

推門關的挺嚴 遂教差人們給踢開 趙清德因爲姑娘的臥房不便教差人們進來 自己先要

十 看看是怎麼回事 遂先進了堂屋 一看兩個丫環睡的像死人似的 一推裏屋門是虛掩着

二 趕到往床上一看 趙清德見女兒仰臥在床上 被褥全是血跡 早已死去 趙清德見女兒慘

集 死 遂痛哭起來 趙夫人也來了 到了屋裏 一見女兒遭這等慘死 心裏一痛 一着急立

時痰往上壅 口眼歪邪 受了慢急 趙清德急得躁脚 吩咐老媽子們先把太太塔回上房

趕緊請大夫醫治 這裏又忙合着把兩個丫環用水噴過來 趙清德先傳打更下夜的 問他們

夜間怎麼會一點動靜不知道 更夫回道 老爺你老最聖明不過 小姐在花園子住着 不許

吾們往裏多走一步 趙清德咳了一聲 一擺手更夫們退去 遂吩咐這裏先不準亂動 傳八班總頭王仁王傑 這兩人早知道信了 在花園門外伺候着 趙清德見兩人進來 遂冷笑一聲道 這是你們拿賊辦案的成績 賊跑到吾衙門裏作案來了 王仁王傑那還敢言語 趙清德道 你們先驗驗道吧 王仁王傑一看裏外的情形 遂跟趙清德回 說是賊人由西北角那根大樹 進的衙門 由後窗戶進的臥房 定是先用薰香 把小姐丫環薰過去 小姐爲保全五貞節 死在賊人手中 趙清德道 這兩個丫環中了薰香藥 爲甚麼鷄鳴時還不能醒 王仁王傑道 天亮自己能緩緩的 那叫雞鳴五鼓遠魂香 那個力量小 這是一種最厲害藥 不見解藥不見凉水 緩不過來 趙清德道 你們倒全懂 隨本府升堂 知府趙清德是怒氣滿面的升坐二堂 把臉色一沉 招呼了聲王仁王傑 兩人同聲答應 趕緊跪下道 在 知府道你二人職司何事 竟縱容賊人到我的內宅 任意橫行 小姐若不是能保貞節 我這前程性命 全要被賊人斷送 三大內以犯賊人交案 來呀 先把他兩人摺肘收監 王仁王傑立時向上叩頭 求老夫人開恩 差人拿不着賊人 也無面目見大人了 趙清德是盛怒之下 還是不肯饒 旁邊辦文案的帥爺 實在着不過去了 遂向趙清德道 大人也不必跟他們着急 要是把他們兩人押起來 教誰去辦案呢 大人要是怕他兩人畏罪脫逃 可以把他們兩人的家口押起來 多寬幾天限 教他二人加緊辦案拿賊 到了期限拿不來 就責他兩人的父母妻子 趙清德一聽 也實在沒有別的法子 說把他二人押起來 那不過是急勁 真把他兩人押起來 豈不是笑話 遂給了十天限 把賊人捕拿歸案 趙清德退了堂 差人早把王仁王傑的家人傳到 這也不用過堂 男歸男女歸女 全是散押着 雖不受罪 可也是提心弔胆 看起來在官應役 到出了大案情時 真够受的 這兩人退下來一計議 並不知道這

淫賊的來路 雖則梁大興留了那個暗記 他兩人那懂的 王仁王傑各處的採探 所有府衙的捕快班頭 全是協力的訪拿賊人 四五天的工夫 毫無蹤形 一恍到了七天頭上 這兩位大班頭一計議 簡直是死幹 雖然在一般小賊口中得了點信息 也不能算數 有的說這一個賊人是北省的 做完了案已竟走了 有的就說還在本處窩藏 不過全是望風捉影之談 後不足為據 王仁道 我們自己無能 連累了父母妻子受罪 活着什麼勁 到了限這案不辦集着 咱哥倆簡直痛快的一上吊 王傑道 人家黃都頭在這時 不論多大案情 也沒為五過難 一到咱們頭上就不行啦 王仁道 黃都頭露臉 也不是他一個人的能為 全仗着那女些俠義朋友幫忙 王傑把手往腿上一拍道 咱怎麼放着俠客爺近在眼前 不去求他 反在七這裏等死 王仁一聽 忙站起來問道 你說的是那位 咱們跪門也得去請他 王傑不慌不真忙說出這位俠客爺來 才把點水蜻蜓雙飛燕梁大興捕拿歸案 救了兩位大班頭全家出獄 要知所說是那一位高人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雙飛燕府衙殺烈女 賽展雄抓打賀天保

第 閒話休提

書接上文

且說王傑忽然想起的這人真倒是位驚天動地

英 蠻

十 俠張玉

別名叫飛行秀士別號急風

王仁一聽也抱怨自己怎麼這糊塗

竟把這位俠

二 客忘了

王傑道 可是聞聽這位俠客爺已竟隱居不出世了

我們去碰一下 死馬

集 當活馬治

行不行的也沒有法子

兩人立時起身直奔小張家莊

來到了莊前 見

清雅雅的

莊中是鷄犬不驚

兩人到了張爺的門首

竟來個跪門 跪在那裏叩門

不大工夫

門開了

兩人一看

這位俠客爺在家中趕情也是照樣的梳洗

要不

然怎麼會稱為秀士

張爺一開門

見是蘇州府兩位大班頭

張爺一想

這准是催租催的

銀官被他們玩錢輸了。這准是交待不了。跑這借錢來了。張爺遂說道：你們二位這是怎麼着？有什麼事起來說。王仁王傑道：我們兩個人活不了啦。俠客爺你老無論如何得救命。

張爺道：不要緊有什麼事我全辦的到。張爺摟這麼滿，也不是自己冒失，實因爲自己已抱定了不出世，閑事不管。近來地面上，也沒有什麼江洋大盜，就是有點子小賊，還會找到自己頭上來嗎？張爺萬想不到蘇州府會出這種逆事。當下這一答應，王傑道：俠客你老千萬可別不管哪？張爺道：我若是說了不算我不是東西。王仁王傑又磕了頭，謝俠客爺救命之恩。站起了身來。張爺道：咱們有話裏邊去說。這才一同來到書房。王仁就把淫賊夜入

七府衙，採花殺命的話一說。我們哥兒兩個全家入獄。勒家拿賊。眼看限期到了，還沒有拿

女着。張爺一聽就膩了。萬沒想到是這種事。遂答道：二位這種事另請高明。我是立志閉門

思過，再不管閑事了。王傑道：俠客爺你老已竟答應我們那有反悔的。你老方才可說了

第要是反復可怎麼樣。唔呀這可要了命啦。不管就不是東西。管了是自尋苦惱。王仁王傑一

十着張爺爲難。遂又跪下道：你老無論如何，也得替我們二人辦這件事。你老能見死不救嗎？

張爺實在無法。遂正色回二人道：你們二位先請回。這不是還有三天限嗎？我是盡力所

二爲。看你們兩個人的命運吧。反正我是辦。王仁王傑道：俠客爺你老人家管也得管。不管

集也得管。吾是們走頭無路，再分有一點活路也不能麻煩你老來。吾們大後天來，你要是不管。吾們在你這門口上吊。張爺道：那可不行。吾跟你們無冤無仇，爲什麼叫吾打人命官司。兩人更不再多說。遂起卷就告辭。這兩人走了。張爺真叫無法。遂收拾了夜行衣物，

（65） 揸了寶刀，在夜間離開了小張莊，到蘇州府城鄉各處，一連蹣探了兩天，是有賊驗的地方。張爺全到了。因爲張爺這名，所有各處小賊們誰不巴結。知道一點風聲的，沒有不

趕着告訴的 張爺打聽明白 這案實是點水蜻蜓雙飛燕梁大興作的 不過他作案後已離開

蘇州府 奔了濟南府浮山寨 那裏寨主是大刀方成 立了招賢館撒綠林帖 開南北英雄會

張爺打聽明白 於第三日天亮了才回小張莊 這剛到自己門口 就見大門兩旁有兩

人在那裏往牆上釘釘子 張爺忙喊道 二位別這麼想不開 我沒甩手哇 這兩人正

後 是王仁王傑 因為今天已到了限期 請着父母 受刑准得死 自己還活個什麼勁 這才

集 帶着繩子釘子 來到張爺的門口懸吊 這時 張爺回來 遂哭喪着臉子道 俠客爺你是

五 救的了吾們救不了 張爺道 有法子想 這不至於就得斃死 我已探出來賊人名叫點水蜻

女 蜻蜓飛燕梁大興 他已逃離了蘇州府 王仁王傑道 吾們更沒活路了 張爺道 不要緊

七 回頭我跟你們到府衙見你們大人給你們討限 請閃批到濟南府拿賊 王仁王傑也沒有法

真 子 只好由着張爺辦 張爺進書房梳洗完了 隨即隨王仁王傑起身 够奔府衙 來到衙

門裏 王仁王傑去一見知府趙清道 知府認得南蠻俠張爺來了 人的名樹的影 那有不

第 知道的 遂吩咐請 魯南蠻俠張爺請到書房 落坐後 趙清道 張義士怎麼這樣清閑

十 張玉答道 老大人民子前來 就是貴府的命案來的 趙清道臉一紅 羞慚々的說道 這

二 是本府家門不幸 治民無方 才臨到我自己頭上 南蠻俠張爺道 大人不要這麼想 凡是

淫賊殺的 必是節婦烈女 民子要聯合處舉監生員 給小姐掛貞節匾 趙清道 那

集 倒是後話 張義士倒是有什麼事請講 張爺道 民子此來就是為兩位大班頭求情 他二人

對這案不是不端力的辦 不過這案子不是平常的賊人所辦 趙清道 我也聽這兩個廢物

班頭猜測過 這淫賊外號大約叫點水蜻蜓梁某所作 張爺道不錯 這個賊叫點水蜻蜓雙飛

燕梁大興 乃是鄉盜珍珠百寶燈梁大成之弟 這賊人萬惡滔天 在這裏做了案 已竟離開

蘇州府 山東有一座浮山寨 那裏收納亡命 這淫賊已逃到那裏存身 大人明鑒萬里 縱然就是把兩位大班頭敲比死了 也拿不着賊人 求大人看在民子的面上 賞給他二人閃批公文 民子情願幫忙 跟他一人前去山東辦案 知府一聽 也是無法 竟說道 這太便宜了他兩人了 他們是職司緝捕 反倒縱容賊人 這麼任意橫行 他們是罪有應得 現在看在義士的面上 可是還得連累義士跟着受風霜之苦 張爺道 大人不必客氣 急不如快 五 就求賞發公文 我們明天一早起身 趙清德隨教師爺辦了一套閃批公文 並不是只限於到山東辦案 就連河南直隸全可以去 隨處可以支路費盤川 並且各府州縣全要帮着辦案 七 且說第二日張爺帶着王仁王傑 一同起身够奔山東 趕來到濟南府境內 三人一同住在店內 張爺晝夜一打探 果然梁大興入了浮山寨 依王仁王傑的意思 就恨不得入浮山寨辦案 南蠻俠道 他們哥倆說的倒也容易 這浮山寨並不是平常的小賊賧子 他那裏聲勢浩大 各處的江洋大盜全聚在他這裏 也別說你們二位 就是我也不敢明入明出 因爲人單勢孤 雙拳難敵四手 好漢架不住人多 王仁王傑道 那裏恐怕一年半載 也未必辦的着他 張爺道 心急可辦不到 我破着點辛苦每天入浮山寨 梁大興決不能永遠不出浮山寨 那時探聽他一出山 咱再拿他 豈不是易如反掌 王仁王傑雖則着急 可是一點法子沒有 只好每天兩人在浮山寨出山的要路探聽 南蠻俠每夜全到浮山寨打探賊人的消息 這夜張爺從外面回來 面帶笑容 向王仁王傑道 這小子惡貫滿盈 該當他遭報 今夜探得他明天一准進濟南城買辦東西 咱們在濟河口等他 沒個走了 王仁王傑兩人一聽大喜 趕到第二日起來 在浮山寨的要路口上一等 果然在辰時光景 從水寨裡出來一人 穿章打扮非常的漂亮 張玉道 這就是那淫賊 王仁王傑撒單刀鐵尺就要拿他 張爺攔住

道：「這時這動不得他，這裏離浮山寨太近，這小子一身的武功，並不能保定准能把他拿着。若是把他一走了，或是浮山寨來了接應，那就費事了。」王仁王傑道：「那麽何時下手？」張爺道：「咱們索性教他走他的，候他由城裏回來時，在濟河擺渡口等他，怎麼也教他走不了。」

王仁道：「我索性墜着他下去。」擺渡那邊原有一處小店，二位在那裏存身，只要他一出城，我趕緊回城送信。」張爺道：「墜下去可別跟的太緊了，這個淫賊可真扎手。」王仁點點頭應了。

遂墜着梁大興入濟南城，張玉跟王傑也來到濟河以北，一個小店裏等候，趕到剛交午五時，王仁慌忙張々の的回來，向着張爺說道：「淫賊已回來了。」張爺道：「怎麼這麽快？」王仁道：「他僱腳程走的，進城後只在義昌金店買了點首飾跟着往回趕，咱們趕緊擺渡口等他。」張爺跟王傑遂各自收拾兵刃，來到擺渡口以北，等了一會不見賊人的蹤跡，張爺道：「王頭你看他日城啦嗎？」王仁道：「我是馬走在他的興裏，沒等他日城，我先趕回來的。」張爺道：「也許在別處就擱住了。」我是一夜未眠，我往前面樹林子內休息一會，賊人來了，你們喊一聲。」王仁王傑遂在擺渡口以北這一等，心想着怎麼也飛不過去，張爺是真乏了，進了樹林子往樹根底下一坐，閉目就睡着了。這時王仁王傑一眼望遠處的，一匹小驢走的極快，直奔這邊來。」王傑道：「來了。」拉傢伙，撒單刀鐵尺，把道口擋住。」王傑用刀一指道：「淫賊這場官司你打了吧。」老爺們等你多時。」那賊人一翻身從驢背上下來，伸手拉刀，竟公然拒捕。」

來者正是梁大興，他自入浮山寨後，待了幾天，就看見那九花鵝鳥瑤台仙姑方妙蓮，一個是採花的淫賊，一個是賊女，兩人一見面，彼此就有意思，方姑娘透出來要買一付珍珠子鐲子，梁大興如奉綸音，一早起來就出了浮山寨，奔濟南城，賊人是藝高人胆大，毫不防備，那王仁墜着他走，他是絲毫不知，在義昌金店買完了首飾，那時王仁已出了城，淫賊又在華

茂香貨店見了些胭脂粉之類這才出城，來到濟河附近就見大道頭上有人攔住去路，一看是

官人打扮，細一看好似在蘇州府看見過這兩個班頭，不由大怒，遂翻身下驢，甩大衫抽刀奔兩

人迎去，趕脚的吓的也不敢要腳錢啦，趕着驢急忙躲開是非場，王仁王傑亮單刀鐵尺把梁

大興圍住，梁大興是手黑心狠，他容心想把這兩個辦案的料理了，王仁亮單一個上来的

舉單刀劈頭蓋頂的奔梁大興劈來，梁大興偏頭把刀讓過，跟着王傑的鐵尺便奔背後打

梁大興左腳一撤步一翻身用刀背一穿王傑的鐵尺，順式再剪王傑的腕子，王傑趕緊的一撤

腕子，梁大興本是虛點，跟着往下一翻腕子，就在王傑的左腿上面，噗哧的扎了三寸深

王傑唰的一聲往外一躍身，王仁的刀是攔腰斬來，刀鋒奔梁大興一推，梁大興一撲腰，颯

的蹣起六尺多深，王仁刀已劈空，梁大興往下一落，王仁跟着進步欺身，往回下一反腕子

就奔梁大興的腰眼扎來，那梁大興刀上掛足了勁，往外一磕，把王仁的刀攔回去，跟着說

了聲小子你回去吧，刀鋒倏的奔王仁頭頂劈來，王仁想還架，可架不成了，只好一偏頭，嘆

的一下，左邊腦門子整整的被削傷了三寸多長的一塊，只連着一點搭着，兩人全受傷

了一直的奔擺渡口逃走，王傑雖則先受傷逃的，因為腐了，未免慢一點，王仁身上受傷

腳底下可快，反跑在頭裏，他們這一動手也就是三招兩勢，那位南蠻俠仗義，只為這一遠

綱微的一睡，竟教兩位大班頭受了重傷，兩人一遠圍着，這才喊一聲快來呀，我

們受傷了，梁大興道：小輩不用招呼爺了，教你們找閻王爺去吧，這是張爺教喊聲驚醒

從樹林子縱身出來，遠遠的看見梁大興追趕兩個班頭，張爺撒寶刀一聲喝喊，探花淫賊

你敢拒捕，老子取你的狗命，梁大興回頭一看，是蘇州府赫赫有名的南蠻俠張玉，自己這

一駭怕，脚下加緊，其實他也是想逃走，王仁王傑疑惑是賊人非要自己命不可，趕來到擺

渡口附近 正赶上天霸等赶到 天霸見是仇人那能讓過 遂招呼趙璧等不要放走了淫賊 黑士傑道他想走費點事 天霸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躡過來跟梁大興戰在一處 兩人這一動手的當兒 張玉早已趕到他見天霸等衆人全在這裡 自己逃不得的緩々精神 遂在遠遠的橋下 論起來張爺的脚下功夫並不是弱 外號叫飛行秀士 那能趕不上淫賊呢 不過人急時分外的多幾分精神氣力 論理王仁王傑也不易走開 他兩人眼看著要喪命在淫賊的刀下 所以拚着命的一跑 沒被梁大興追上 這時梁大興是心忖意亂 不敢戀戰 只是脫不了身 天霸是急勁 見動手一時不能取勝 遂虛砍一刀 往旁邊一躍刀交左手 抖手一鏢 奔梁大興咽喉打來 梁大興也是善打暗器的 一偏身把鏢躲過 跟着也還了一鏢 天霸也躲開 黑士傑掄小飛抓躍過來 口操京東口音 說了聲倒拿毛 這一抓已抓在梁大興的辮子上 梁大興死命的往前一閃 把辮子撈給連根拔 捋下半截來 梁大興急忙奔河沿逃走 天霸等那裡肯捨 往下一追 淫賊脚下加緊 走的好幾丈去 只見他扎撒臂膀一伏 身竟施展蜻蜓三點水的功夫 飛行渡過了濟河 天霸等一蹶脚道 又被淫賊逃走了 就在這時颺的從天霸身旁蹶過一人 天霸等一細看他的工夫 這人已掄着兩個小秤錘飛行渡水 跟着賊人也過了河 天霸這時才看清 正是張爺 原來張爺一對面視陣 忽見梁大興又逃 走 遂脚下加緊施展飛行術 從小秤錘的繩子理順 跟着也過了濟河 梁大興過了河剛回身要賣狂 一眼見南蠻俠追了過來 吓的他魂飛魄散 回頭就跑 張爺也是急到 腳往對岸一落 不想福字履竟陷在淤泥裏 想拔可拔不出來了 遂捨了一隻鞋 索性把那隻鞋也脫下來 抖手照梁大興打去 梁大興只顧逃命 覺得腦後有風聲 一回頭這一鞋底子正打在臉上 張爺的手法很重 這一下子把梁大興打暈了 再想跑時可慢多了張爺已趕到了

後集 第五女 第七真 第十 第二 集

跟前 寶刀早撒在手中 照定梁大興的後骨上就扎 說了聲混賬憂雜子你扒下吧 梁大興也真聽說 撲的一聲來了個咀背地 這時天霸等已從擺渡口過來 黑士傑頭一個跑過來照着梁大興膀子上就是一腳 先把手舉起刀來照着梁大興的腰帶子把手背過來給綁上 這時天霸怒沖沖跑過來 手舉起刀來照着梁大興攔腰就割 黑士傑知道這一割死了沒法交待 遂把天霸抗了一膀子 這一下算是沒割腰上 可把右腿給割下一隻來 王仁王傑趕到 把腳一蹬喊道 黃老爺你可要了我們命了 張玉也說道 太胡鬧了 天霸也後悔不及 王仁王傑道 黃老爺你可把我們害了 我們兩人的全家全被押監中 這時俠客爺可憐我們兩個人 幫着我們求了閔批公文 來到山東把賊人拿獲 你吧他殺死沒有活口 我們拿什麼交案 天霸咳了一聲道 他是我永不可解的仇人 我焉能不報殺妻之仇 好在他只殘廢了 還不至於死 你們如若怕公事交待不下去 我去求欽差大人辦一份回文 也好給你們兩個人卸罪 張爺道 這個不用費那麼大事 他不至於死 有我的面子總可把案子交待了 這時王仁王傑捧的又嘍嘍起來 天霸回頭問衆人道 那位帶着刀傷藥哪 給淫賊上一點 朱光祖歷來這些東西全預備着 因為夜行人保不定那時受傷 隨身帶着藥好預備個方便 遂把刀傷藥取出來 給梁大興斷腿的地方擦上 又把賊人的衣襟撕了下來給纏上 王仁王傑見有了刀傷藥 遂說道 你老費心給我們上一點吧 朱光祖把一個磁瓶子倒着來瓶口朝下 向二人道 這可不對 全給賊人上了 趙璧湊過來說道 二位怎麼半天沒啊呦 王仁王傑道 我們這還會裝着玩嗎 方才是只顧拿賊要緊 那還顧得疼呢 趙璧道 藥倒是有一點 不過這個藥太貴 裏面有珍珠梅片 漢三七 麝香 象皮 這些貴重藥名 叫五寶金瘡鐵扇散 你得拿倆錢吧 王仁王傑知道趙璧的脾氣 遂忙答道 趙爺不論多貴

全行 治好了給你老兩萬 趙璧一聽這遇上對頭了 一文錢別打算弄了 其實他的藥也沒

花過一文錢 全是找別人白要來的 趙璧拿個藥來給倆人上好 天霸等重新向張爺問好

天霸遂問你老這是从那來 張爺道 我近來是閉門思過 不再管閒事 這二位班頭跟我鏢

上了 非教我救他二人是家性命不可 我又不是鐵打的心腸 焉能袖手不管 這才隨他們

後來到這裏訪聞梁大具信狗賊落在浮山寨 不想在此跟衆位相會 天霸道 依我的性子非

集 把這淫賊亂刃分屍不可 王仁王傑忙說道 黃老爺你老現在是副將了 不比從前 你老若

五 是把他殺死 我們全家一十三口 就全別活了 趙璧道 王頭你們怎麼有這些父母 王仁

女道 趙爺你們家裡可有甚麼父母哪 我們這幾年不添子女哪 王傑道 趙爺咱們不

七 過這個 這是怎麼說話呀 天霸道 趙大哥你別玩笑 趙璧道 我是決不帶玩

真 笑的 你們放言正事不辦 老兄弟你冷顧給弟妹報仇 可不把事辦完全了 天霸

道 你要有發妻之仇 你想言報不報 趙璧道 老兄弟你先別瞪眼 我們三個道

第 來 老兄弟你還是挑大拇指指我 讓他們二位班頭好好的把賊人對付到蘇州 只要把案交

了 還得託二位王頭 這淫賊要是十八天的熱決 求他們二位把淫賊的心給摘下來 不拘

十 怎麼着 給老兄弟帶來 給死去的弟妹祭靈 天霸一聽 立時向王仁王傑一揖道 拜託二

二 位吧 王仁道 這是不小事 准給你說辦到了 趙璧道 我不光出主意 還得花點本錢 這

集 淫賊要是半路上死了 你們二位就算受了罪了 我這有點好刀傷藥 索性送給二位 給淫

賊勤上着點 別教他疼死 你們二位好交案 吾說王頭你們自己的傷要是疼 可咬着嘴唇牙

別冷顧自己 王傑道謝謝趙爺 趙璧道 好了傳名吧 回頭又向天霸道 我這主意怎麼樣

天霸道 還是趙大哥慮事周密 趙璧道 我跟這淫賊可沒冤沒仇 不過我恨他入骨 我

給你們開開眼 說着話一塌腰 伸手往賊人衣袋內抓出一個油綢子口袋來 這個口袋並不大 大夥看着全不懂是甚麼 趙璧把這口袋一打開往外一倒 大家聞着一股氣味很是難聞 見一塊一塊的全是像肉皮色又發黑 看不出是甚麼東西來 趙璧道 你們全都是上三門的好朋友 我們是下五門的 朱光祖道 老趙你別缺了 趙璧道 老兄第 咱們可不能讓張爺走了 幫着咱們破浮山寨 好救少傑跟武殿祥 天霸道 那是非請俠客幫忙不可 王仁王傑道 那可不行 賊人大腿一掉 我們沒法子交待 還是請張爺跟着同去 張玉也是願意跟着走 免得再惹煩惱 再說既已成名 更怕栽觔斗 在南七省是人傑地靈 如今來到北省 一切全隔膜 未必落的了整賊 倘若再跌在這裏 一世英名付與流水 這時聽王仁王傑教自己跟着回去 遂向天霸等道 我辦事例來有始有終 閃批是我替他二人討下來的 不論如何也得把這案交待了 這裏有衆位同心合力 浮山寨垂手可得 何必非用我不可 趙璧道 張爺咱們可不過這一套 別說唾手可得 就是閉着眼睛也能入浮山寨 可不是現在 那得等大刀方成方小嘴搬了家 山裏連個賊芽子全沒有啦 那豈不是閉目可得 這時要是再容易打這山 何必求張爺你老的大駕呢 別跟我端駕子 你老人家就多辛苦點吧 張玉道 唔呀 混賬 趙璧你說話怎麼這麼可惡 我是實在得回去的 天霸道 張爺你老要是袖手旁觀 豈不喪了以往的威名 你老若非走不可 我們隨後也到蘇州府小張家莊請你老去 張五爺看這情形不能再推辭 遂向天霸道 我現在先跟他二人回去交案 我只要到了蘇州府就算回來了 五天內你們若是打破浮山寨 我來不來的就不要緊了 五天之內 若是取不下浮山寨 我必然趕回來 幫衆位攻打浮山寨 趙璧道 你若是說完了不算 一去不回來呢 南蠻俠道 吾若是不回來 吾跟你調個 趙璧道 吾怎麼跟你調個 張玉一瞪眼道

你忘了 在蘇州府孔家放地裏 你認吾作乾老 趙璧道 咱們要真是那麽辦 亦不像

話呀 吾今年全三十八了 你比吾大不了幾歲 張玉道 認乾老不論大小 趙璧道 我就

避點屈 你要是不來 可成了我的兒子了 張玉道胡說 趙璧道 你是成名的俠客 不許

說了不算 別跟吾比 張玉道 混賬 吾豈能跟你比呢 天霸道 張爺別答理他 咱們是

後 一言爲定 這才彼此告辭 張玉教黑士傑把鞋找回來 拿沙土串乾 黑士傑順便把天霸的

集 鏢也拾來交回 王仁王傑謝了天霸等拔刀相助之義 趙璧囑咐二位班頭 千萬勤給淫賊上

五 藥 二人答應 天霸等把張爺送走 衆人這才一同回公館 趕到來到了大軍草料場的門口

女 正見賀大爺在門口站立 天霸等來到近前 賀大爺趕緊過來道辛苦 天霸等遂一同來到

七 差官下房裏 有當差的伺候着茶水臉水 衆人稍微的休息休息 天霸道 咱們是誰上去回

貞 話 朱光祖道 咱們是誰有事誰回 趙璧道 你們先說去 有說不清楚的我攢底 天霸道

誰先上去 趙璧道 誰全能見大人 惟有關老西見不的大人 關太道 我又不是私貨

第 爲什麼見不的大人 趙璧道 臨陣招親是罰罪 朱光祖道 別起闕沒有那麽大罪 他

十 不上去把招親的事說了 怎麼說鐵臂熊褚那的事呢 他老人家這一去 說不定就許

二 在冷家塢把赤面飛雄賽關勝于成龍請出來 那時也得把招親的事說出來 趙璧道 就

集 依你 天霸 朱光祖 趙璧 關太等全上來 賀大爺也跟上來看熱鬧 大家上來進了書

房 向大人請安道 卑職天霸參見 朱光祖道 民子朱光祖給大人請安 趙璧扯着挺尖的

先說道 卑職趙璧給大人請安 大人瞪了趙璧一眼道 你往後放尊重點 這不是當初未歸

本院的時候了 隨本部堂放完糧 全要越級高升 趙璧碰了釘子 立時低下頭不再言語

天霸遂向大人回道 卑時等自從昨日起身 路經小盤龍山 不料竟遇見鐵臂熊褚彪之女

後集五女七貞第十集

寶刀手褚蘭香 關太竟跟人家動起手來 被人家引入陷坑 卑職等正要救他 不料那位褚老英雄 出來跟卑職等一打招呼 見是熟人 遂一同進了小盤龍山 寶刀手褚蘭香也有寶刀一口 跟關太的刀確是一對 兩人無意中換了刀 褚爺遂把他這位女兒許給關太 大人聽到這裏 點點頭道 這倒是一段好姻緣 一個是將門之後 趙璧聽到這裏暗笑 心說一個將門之後 倒還可以 看大人底下怎麼說吧 反正不能拿山寨之女配將門之後 只聽大人接着說道 配上這精通武功的才女好極了 趙璧見大人風調轉的很快 臉上的顏色非常喜歡 自己遂往前湊了一步道 跟大人回 這是我保的親 大人笑道 好事全是你的 這要是担了處分 你管不躲到遠遠去了 趙璧退到一旁 朱光祖跟着說道 這位褚爺因爲浮山寨聲勢浩大 恐怕不易攻取 他已去冷家塢請赤面飛雄于成龍出世 幫助取浮山寨這于成龍家中有養魚坑七十多個 有魚船好幾十隻 手下的漁夫全是精通水性 若把他請出來 取浮山寨易如反掌 施大人點點頭道 我們探山探的怎麼樣了 天霸道探山出了差錯 失迷了左臂花刀黃少傑 飛行小狸貓武殿祥 施大人聽了把臉色一沉 遂問道 失迷他兩人必須設法救他們 天霸道 卑職等趕回來 爲是想法子重入浮山寨 或是請大兵抄山 回來時路經濟河渡口 巧遇蘇州府的班頭王仁王傑請張玉 來這裏捉拿淫賊梁大興 我等帮着把賊人已獲 仍由二班頭押着淫賊回蘇州府交案 大人道 他們爲何在這裏拿人呢 朱光祖把梁大興採花 案的事情 向大人說了一遍 大人道 這淫賊真是死有餘辜 正說到這裏 差人進來報 有祝都司求見大人 大人道 教他進來 不一時祝清甯上來 見大人請安已畢 把所有黨家窩未了之事 和移民開懇水旱稻田的事交待完了 又向大人稟報道 卑職現奉山東巡撫會合水師提督的公事 撥給大戰船兩隻 中號的船八隻

小巡船兩隻 水兵一千名 歸大人調遣 剿浮山寨 大人點頭道 本部堂正想着趕緊調兵呢 遂向天霸說道 你們連夜勞乏先用過飯 再計議取浮山寨 賀天保這時向大人回道 民子有一事求大人恩典 那浮山寨爲首的大刀方成 並非綠林出身 文中過秀才 武中過舉人 只因事不遂心 才失身綠林道 他粗小的原故也並非是長甚麼惡病 全是練武時後濁氣攻到嘴上口角爛了 趕到好了以後 才作成殘病 他佔據浮山寨 雖是犯法 可是尙集不敢作沒天理的事 有件事大人也許知道 在古時年間 凡是行俠作義的 全帶守貞戒淫 五花 古時可是帶花不採花 全是在左鬢上帶一個絨球 如今浮山寨也仿古時年間的辦法 女他可是不帶花 是在胳膊上刺一朵白蓮花 他這個花也不是用甚麼法子刺出來 也不藍也不紅 是粉白色的蓮花 永遠退不下去 這方成所收留的賊人 全是受他本山的規戒 大真人道 他這浮山寨規矩既然是這麼嚴 爲什麼還容留淫賊梁某存身呢 賀天保道 這就叫耳目難週 梁大興他假裝好人 有誰知道呢 就是有別人知道他是淫賊 誰也不肯的告訴 第方成 平白無故的跟梁大興結這個仇 大人點點頭道 這倒合乎情理 賀天保接着說道 他與民子有一面之識 民子想着趁剿山之時 民子勸他棄邪歸正 大人可得開恩 別治他的罪 大人道 他果能棄邪歸正 我焉能再辦他 你們不是不知道的 像天霸等那一個不是綠林出身 本部堂何嘗不設法提拔他們呢 賀天保道 是 這是大人的恩典 趙壁道 大人說的一點不錯 他們的根底全不清楚 惟有吾趙壁倒還是名門之後 大人一瞪眼 連說出去 趙壁笑着跑出去 賀大爺又跟大人求了求情 大人答應了 只要方成肯改惡爲善 本部堂必要保住他的性命 大人遂吩咐預備三桌酒席 爲他們這些人洗塵 衆人退了下去 大家一計議 這回是誰去誰不去 趙壁遂說道 這回我不照管 咱們是誰願意去

誰不願意去 當面言語 天霸道 這回該着讓賀大哥跟着辛苦一哩啦 賀大爺道 我是

一定得去的 倘若見了方成 我還要勸他歸降哪 天霸道 那麼就教關爺跟孫祺在公館保

護大人吧 趙璧又要說話 朱光祖道 你又是那一套嗎 你也改改辭 趙璧也笑啦 遂說

道 這回我是不摻一言 天霸又說道 這次攻打浮山寨 雖有水軍一千名 可是我們的人

集 太少了 這時外面進來差人稟報 現在蘇州府黑水湖姓孫的 帶着姓張的 姓楊的求見

五 天霸一聽大喜道 我們正愁人少 他三人來了正好 吩咐差人請 差人出去一會的工夫

女 把外面的人領進來 衆人一看是四個人 後面這人長的白胖々 像貌很是魁梧 精神飽滿

七 腦門上多了一個肉疙瘩 天霸看着好像從前在黑水湖虎頭舟 見過的那個孫錦堂 不過

真 那時見他是又黑又瘦餓了好幾天 這時發了福 不准對 天霸先不敢招呼 孫玉堂見飛山

虎賀天保 神眼計全全在這呢 遂招呼道 賀大哥 計大哥你二位早來啦 賀大爺跟計大

第 爺答道 兄弟你一向可好 孫玉堂道 託二位的福 天霸等全問好 張祥楊秀也見過禮

十 天霸道 孫大哥這位是誰 給我們引見引見 孫玉堂道 是我的堂弟獨角蛟孫錦堂 孫錦

堂也向衆人全見過禮 天霸道 我看着這個兄弟而熟 現在發了福 我不敢認了 孫玉堂

二 道 我聽得現在大人放糧又出了事啦 天霸道 孫大哥你請坐 咱們隨々便々の別拘束

集 孫玉堂 張祥 楊秀 孫錦堂 遂全坐下 廚房裏又添了幾個菜 天霸遂問道 孫大哥這

是在家又呆膩了 我也真想你老 咱們還是在一塊湊合吧 孫玉堂被天霸一問 咳了一聲

道 我實不是爲自身功名富貴而來 自從我們分手之後 我回轉黑水湖虎頭舟故里 從此

隱名埋姓 跟老兄弟你 決沒有兩樣心 天霸一聽 立時臉上一紅 自己是十分羞愧 遂

向孫玉堂說道 孫大哥當初實怨兄弟吾 一時見事不明 孫玉堂忙答道 老兄弟那也不能

怨你 最好是從前事不題 天霸點點頭 孫玉堂接着說道 我家中尚有莊田 倒還湊合着過 說到這裏又止住 向張祥楊秀道 二位兄弟我這是說心思話 千萬不要多心 張祥楊秀齊答道 大哥你別說是說心思話 你老就是罵我們 我們也不甚不願意 孫玉堂笑道 我那能那麼無禮 遂仍向天霸道 張楊二位把喜事辦完了 也就在我那裏住下 無形中又添了兩家人 我又不是什麼富裕主 近來很感到挑費大 忽然聽人傳說 施大人奉旨山東放糧 老兄弟又出世 我就想教他二人投奔來 有老兄弟關照 怎麼也可在公館裏當份差 五 正趕上了我那家叔八十壽辰 老人家把我叫到面前說道 我今年已活到八十歲 是很知足了 人生七十古來稀 我難道還想活到一百歲嗎 這不過是風燭殘年 禁不住風吹草動 七 的 我也沒有什麼不放心的事 只有你兄弟錦堂 是我一塊大病 他頂如今還是遊蕩着 真 我前些日子聽說施大人又放了欽差 你把你兄弟薦了去 當份差巴結一官半職的 也給咱們姓孫的 改換門庭 你要是願意再幹幾年 也只管去 我自覺着我這二年還很健壯 怎麼也還可活個三年兩載的 當時我聽他老人家一說 遂決意把我這兄弟送來 在大人面前 効力 至於張楊二位賢弟 也得求大人恩典 好在他的人全在大人這裏當過差 我是決意不再幹了 兄弟你看 我雖然年歲沒到 鬍鬚已竟有白的了 天霸着了看 果然孫玉堂的鬍鬚中已摻雜了幾根白的 遂向孫玉堂道 孫大哥這一來正好 這裏正在用人 浮山寨賊勢猖獗異常 喫完飯咱們一同上去見大人 一切事全好辦 不一時衆人全喫完了 從人上來收拾盃盞 殘席撤去 天霸自己上去向大人稟道 孫玉堂帶着張祥楊秀孫錦堂求見 大人一聽大喜 因爲很想念孫玉堂的 遂教天霸趕緊把他四人叫進來 天霸忙下來到差官房裏面 向孫玉堂一點手道 大哥你們四位一塊上去吧 大人那立等問話 孫玉堂 孫錦

堂 張祥 楊秀 跟着一同來到大人的書房 孫玉堂等齊向大人請安 大人惟獨對孫玉堂

十分客氣 因為孫玉堂對大人有救命之恩 大人向孫玉堂道 本部堂以前對義士們 有不

週的地方 實在抱愧 此次奉聖旨來山東放糧 早就有給你去信的心意 只是這裏事情太

已棘手 把這事就給耽誤了 你們這一來最好不過 幫着本部堂把糧放了 救了六府災民

回京時必能得朝廷封賞 孫玉堂道 大人公事太多 那能顧這麼到 卑職此來 一爲大

人請安 二來爲卑職這堂叔伯兄弟孫錦堂 求大人恩典 賞一份小差事 教他在大人跟前

効力 說到這裏 孫錦堂又給大人請安 小人求大人賞飯 大人道 本部堂這裏正在用人

可幫着打浮山寨 將來本部堂必要竭力保舉 孫錦堂謝過大人 退在一旁 這時計全

賀天保 趙璧等又上來 爲是向大人講示取浮山寨去 還有什麼交派 孫沒堂又向大人說

道 卑職不能再在大人前効力了 大人疑惑孫玉堂記恨前嫌 遂向孫玉堂問道 難道還記

恨本部堂當初不保舉你們的事嗎 孫玉堂道 卑職不敢 實因家叔年老 家中沒人照管

只求大人多栽培他三人就感恩不盡了 大人點了點頭 本部堂決不强人所難 不過現在正

在用人之時 你們又精通水性 現在調來水師營 可是只仗着他們 恐怕無濟於事 還得

要你多効勞吧 孫玉堂道 卑職既趕上了 那有袖手旁觀之理 天霸道 跟大人回 這次

攻打浮山寨 是明目張胆的 公館裏可得留人 卑職打算把計大哥 關太 張祥 楊秀

孫祺五位 留下保護大人 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大人還未答言 趙璧那裏答了聲 拉着

尖嗓子向大人道 大人放心 這一來萬無一失 想當年劉玄德 有關張趙馬黃五虎上將

保護坐了西川 大人現在有關張楊計孫 也算是小五虎 別說賊人不敢來 有毒全可以給

趕下去 計全照着趙璧就是一巴掌 大人也厲聲喝叱 出去 趙璧笑着跑出去 大人道

(80) 這麼辦很好 就留他們五人在這 你們全體出發 合上水師營的帶兵的千把外委 也足能
够壯起聲勢了 至於攻山取寨要看事行事 你們下去計議吧 天霸等全退下來 大家一同
計議停當 一夜無書 第二天黎明起來 各個收拾俐落 祝清甯也到了 向大人又請示一

回 大人也沒有什麼分派的 只囑咐跟天霸等合衷共濟 不要生什麼意見以免妨碍全局
後 祝清甯退了下來 跟天霸等見了面 立時起身 原舊那三位運糧官 也應當隨着去効力

集 惟有那太倉州的運糧官韓蒙芳病了不能去 貢士農 賈兆興兩個帶着原有的二百名漕兵

五 同起程 祝清甯是頭一個走了 到濟河調動戰船預備着拔錨 衆人來到濟河口 見大船上

女 大旗飄揚 旗上是山東水師提督筆幾標第幾營 全在旗子上分 在夜間就憑號燈 左右前

七 後不許錯亂了 天霸等全上了大船 遂向祝清甯道 聞得水師營的權柄極大 向來不受別

真 人的調遣 如今竟全交與祝爺 真是莫明其妙 祝清甯道 我也覺着有點隔色 不過從巡

撫那裏公事就這麼批的 聽說這位巡撫年歲不大 管不是姓德名斗子航 天霸等全搖頭

第 不知道這個人 趙璧一旁聽了嘆味的笑啦 自言自語道 是他好極了 完事找他算賬 連

十 他的媳婦全是我保的 衆人也沒介意他的話 天霸向衆人道 那位置響導 這有兩隻巡風

船 須有兩個人押船先走 那兩位運糧官貢士農 賈兆興向前道 我二人曾到過浮山寨

二 願作嚮導 天霸道 就煩二位爲前導 架巡船裏走 貢士農賈兆興遂下了大船 架兩

集 隻小船 二龍口水式衝出去先走 這二人也算會取巧 討這種差事 占老大便宜 明着是

頭裏打衝鋒 其實見了敵人 他先往後退 用不着他打交手仗 趕到完事一報上去 他是

打前敵頭一名 祝清甯見船隻全調動好了 吩咐鳴砲開船 轟轟的三聲鐵砲響過 立時殺

聲大振 吶喊聲威 水花飛濺 十隻戰船飄蕩順着濟河奔浮山寨而來 頭裏兩隻小船 每

船上八把輕槳 如飛似箭的頭裏先走二三里去 趕走到已時離浮山寨的水寨 還有六七里 前邊兩隻小船如飛的回去 向大船上報告 敵人已出浮山寨亮隊 祝清甯一擺手 兩隻巡船仍然頭裏走 不多工夫果然見了浮山寨的巡船 來回的在河面上巡查 這邊水師營往前一欺 浮山寨的小船已退下去 又走了一里多地 就聽對面噹噹的竹砲一響鼓號齊鳴 戰船左右分開 從裏面撞出飛虎舟 飛龍舟 飛豹舟 遊魂舟 落魂舟 喫船船虎子 往左右一分 當中一隻大船 左右兩桿太旗 一邊繡着是替天行道 一邊是剪惡安良 當中一桿三角旗當中斗大一個方字 旁邊繡着碗口大的小字 是賽呂望 正中站定這人身水衣水靠 抱着一口三號劍刀 背後揹着一對分水蛾眉刺 兩邊站着四十多名賊人 左邊的是水衣水靠 油綢子包頭 右邊的是短衣襟小打扮 絨繩勒十字絆 看這情形調度的頗爲得法 大刀方成原有將材 他這裏怎麼有這麼些水寨的英雄呢 方成原是文武全才 他本是濟南省的上等 住家就在浮山寨的東南方家屯 當初這浮山寨也不叫洗浮山 原本叫紅雀山 在戰國時劉展雄占據在這裏 到了順治年間 這山的山口左右 突然長出兩塊牙石 這種牙石到處全有 不過全是長一塊 沒有長這麼齊整的 簡直像兩根旗杆 當地的官府 經地方的差人一報告 先由府縣裏驗看完了 認爲這是關係山東一省的風水 有會風鑑的一看 說是山東省必出兩個奇人 府縣不敢隱瞞 遂報到了山東巡撫那裏 巡撫立時把這事奏明聖上 朝廷派欽天監跟禮部到山東詳察 欽天監跟禮部驗看過 不敢隱瞞 遂奏明順治爺 說是紅雀山長這兩塊牙石 主將來國家必出兩個奇才 順治爺一聽以爲將來若出了奇才 恐怕定要多事 不如把他就早消滅了 免得將來是一大患 遂下了一道旨意 教山東巡撫把這兩塊牙石剷除 不準他再長 山東巡

撫 接得旨意後 那敢怠慢 遂親自到了紅雀山前 監視着石工 把兩塊牙石

打掉 因為這次去辦這點事 雖則事由不大 鬧的可是風雨滿城 巡撫這一次到紅雀山

如同打野外一樣 還是露營式 更時又晚 趕到查看回子山勢 再把牙石打掉了 天色

已晚 只可在這休息一夜 全是在帳裏 趕到次日天一亮 巡撫在驗看驗看就走了 那

後 一看那兩塊牙石冒長三尺 巡撫大驚 以為這定是妖異 遂教石匠把這兩塊牙石除去

集 巡撫索性也不能走了 又等了 一夜 再一看石牙又長出二尺五寸 簡斷捷說 一連三夜

五 砍了去又長出來 巡撫直就束手無策 這時有一位記名提督是一個行伍出身 他看了這情

女 形 遂向巡撫說道 卑職有個笨主意 依我找一個大鐵鍋 用三合土灌漿把他蓋土 他就

七 長不出來了 巡撫 聽了 主意雖不高明 可是沒有別的法子 遂教人找來兩口大鐵鍋 弄

真 些個石灰石子全到一地 把石牙砍平了 把鐵鍋一蓋 這法子倒是真行 果然在第二日石

牙長不出來了 巡撫 見大喜 又過了一天仍無變動 這才一同回轉省垣 把這除掉石牙

第 的事奏明了順治爺 這石牙砍重的事 也詳細的寫上 皇上對於巡撫這種事 也不能

獎 諭什麼 要知過了沒有幾個月的主夫 本地的土人路過這地方 見蓋着石牙的兩口鐵鍋

十 還是照舊的沒動 不過這鐵鍋的繩子底下 仍露出兩枝石牙 可不往上長了 全衝着

二 東南 原來這股旺氣 全被鐵鍋壓了 當初若是不動 山東省必出兩個經天緯地的奇才

集 把這股子旺氣 却走傷了 離紅雀山東南二里餘里 有一處叫方家屯 就是大

刀 力放的故事 方成自幼是富家富長家中頗有田園 他愛習武功 入過武場中了武舉以

後 因為用功夫用的火攻上來 把嘴角爛了 趕到好了以後嘴可 小了 自己因為

練武練的 把五官全練壞了 並且由武科取功名太難 遂棄武就文 方成天生來的

聰明過人 真有目下十行之才 頂到二十五歲的時候 已中過舉人 進京鄉試 那知就因為嘴小就悞的功名不能進取 自己一氣 索性把功名富貴全拋却 路經洗浮山時 見這山勢頗雄壯 自己一想 大丈夫應當盡今烈今作一番事業 彼時山上已有兩人占據 一個叫養展雄于六 一個叫小野龍于七 他們是弟兄二人 在洗浮山上盤聚多時 官家雖不時剿捕 可是他們兩人見官兵來了就跑 官兵一走 他們又聚占據 就這麼好幾年的工夫 也略有勢力 起封方成見這裏頗有可圖 遂把于六于七收服了 方成在山大展雄才 把洗浮山整理的如鐵桶一般 可是方成立下了規條 附近不准作買賣 于六于七兩人也有一樣可取 不近女色 浮山寨既然這麼大聲勢 官家爲什麼不剿呢 只因這浮山寨在附近不捨不奪 是民不舉官不究 任着方成一天比一天的聲勢浩大 可是浮山寨單有一個對頭 就是殷家堡的老兒殷洪 他們是兩雄不並立 後來有綠林道露頭露臉的出來 給他兩家了第 事 總是浮山寨勞大佔了上風 老兒殷洪算是讓步 從此有浮山寨一天 殷家堡決不作買賣 並且殷家堡也有進項 從此浮山寨大刀方成方小祖作了山東省綠林道的總頭兒 不過大刀方成志向甚好 總想着就是作一輩子山賊又該如何 自己想把聲勢振起來 歸順官家 也好顯親揚名 存着這種心意所以總囑咐于六于七 若是山上挑費不够勞必非作買賣不可時 可要遠遠的最好 是出了山東省 最近丁也得出了濟南府的轄境 于六于七很不以爲然 不過是陽奉陰違 這一日方成跟于家弟兄說起心腹話 于六道 要想成名 必須揀那驚天動地的人物搬倒兩個 自然就能成名了 于七道 要論起如今有名有姓跟綠林道作死對頭的 就得屬那小羅成黃天霸 要把他的頭擄了 或是把施不全結果性命 也算給綠林道除一大害 那豈不成名露臉 方成道 我當是何人 原來就是那小兒黃天霸 也

咱們說下擱着 沒要他幾時來到了山東地方 我若不敢找他 我算他黃家後代 這個話說過去 也就都沒介意 後來就趕上黃隆基按心不法 在霸王莊立了招賢館 把黨家窩的伸手得來黨德芳攜絡上作為心腹 又煩一枝桃謝虎到浮山寨見方成 說是黃隆基 養足了勢力 推浮山寨方寨主為兵馬大元帥 方成道 他說的太已輕巧 憑我浮山寨在山東不是無名之輩 他得有什麼教我歸服他的地方呢 謝虎道 霸王莊立下招賢館 收納各處的英雄 好漢 黨家窩那裏聚草屯糧 黃莊頭已竟預備幾十萬銀子 把山東全省的食買盡 造成荒五年 趁着荒亂的年月 六府全在掌握之中 要浮山寨歸附黃莊頭 所有全山的糧響全由霸王莊供給 方成道 既然這樣 可是空口無憑 謝虎道 兩下裏立下證據 各無反悔 方成就算答應了黃隆基 謝虎向方成道 我給我們兩下說定了 咱們辦事不要虎頭蛇尾 我真索性四處給你們請水旱兩面的能人 撇開綠林帖在浮山寨開羣雄會 趕到謝虎走後 于六于七瞞怨道 寨主大哥你枉稱賽呂望了 就憑咱們好大的浮山寨 就這容易的聽一個運糧莊頭黃隆基的調度 太把我們自己看輕了 方成哈哈一笑道 你們哥倆先不用瞞着我 我先問你 咱們這山上的糧餉出在那項 于六答道 你這是明知故問 脫不是指着山上的出產 跟買賣得來的財 沒有二股子買賣 方成二道 假若咱們這裏再添幾百人行不行 于六道 現在已竟够支持的了 再多了沒有那麼大的來源 方成道 這就是了 你們弟兄既知道這種情形 就該想法子揀大宗買賣 做一水 于七道 得啦 你通通快快的說吧 這山東省八大處 那一處不做買賣 那有那麼些大票單的買賣單走咱們這條路 方成道 我就為本山食指浩繁 才答應謝虎 不過為騙黃隆基了糧餉 我們藉此 聚草屯糧 明是為他 却是為咱自己添實力 這種

機會找全沒處找去 送上門來那有不受之理 于六于七一聽這才明白方成的原故

兩人齊說還是大哥智謀深遠 我們萬沒想到有這麼大的便宜 過了沒有幾日 有遠

探來報 說是施不全奉旨山東放糧 已到濟南 方成向羣賊道 這倒是很好的機會

我想那施不全山東放糧 必然有小兒黃天霸在內 我們鬥的是姓黃的 給綠林道報仇的

日子到了 其實方成的主意 決不願跟施大人爲仇 他是一心想歸正道 恨不得遇上機會

棄綠林歸王化 改邪歸正 落個高官得做 蔭子封妻 不過自己心胸雖大 智謀也有 就

有一樣不好 天生來的耳軟心活 所以就誤了一生的事業 跟着二次的遠探又報 是欽

差入境 百姓們攔轎喊冤 狀告黃隆基 這位欽差把喊冤的百姓滿責打了 大約跟施莊主

有甚麼淵源 于六道 原來施不全也有欺軟怕硬的事 這一來倒不便動他了 大舅方成略

一沉思道 我看這話靠不住 那施不全決不能跟黃莊主是一黨 他這是穩軍計 于六于七

說我看施不全定是怕黃莊主的勢力 竭力討好 方成道 我們賭賭東西 施不全要是真跟

黃莊主交朋友 我把腦袋摘下來 上上漆給你們哥兒倆當夜壺使換 于六于七當時也不言

話 竟等着過個十天半月的 沒有動作再說 在這時各處水旱的綠林道 有名有姓的全

奔浮山寨 赴羣雄會 浮山寨自從跟黃隆基一結盟 所有黃隆基買來的糧米 一半歸黨家

窩 一半送浮山寨 浮山寨趁勢遂排造船隻 這些錢滿是黃隆基拿 他浮山寨聲

勢越發壯起來 所有外來的綠林道 沒有不暗暗的挑大拇指頭的 殷家堡的鎮山東老兒殷

洪 自從跟浮山寨講和後 可是面和心不和 這次接着綠林帖之後 鎮山東老兒殷洪故意

的要到這裏看看 他有多大的勢派 遂帶着殷德猛 殷德勇 殷德剛 殷德強 殷德林

還有郝家院的顯道神郝世洪 跟皂頭陀郝文 帶着四個護院的 金道 金達 金遼 金連

也到浮山寨助威 獨虎營的羅四虎羅如豹 北極觀的鐵銅道人蔡天化 跟四弟子玄通

玄靜 玄明 玄亮 全到了 第二撥就是太湖李廣通手下的那幾名頭目 夏志 韓通 趙

勇 賈亮 周青等 大刀方成是竭誠歡迎 這天有探子報 說是黨家窩被抄 方成一蹶脚

道 可惜 于六于七道 寨主爺 你老人家不用着急 黨家窩被抄 於我們浮山寨沒有多

後大關係 伸手得來黨德芳三環套月紫簾得勝圈 綠林中沒有兩份 決遭不了意外 方成只

集大咳了一聲 其實方成那是疼黨德芳 實是疼那黨家窩積的幾百萬石糧台 跟着又有探子

五報 說是黨家父子當場死了三位 其餘的死亡逃散 大家嘆息一回 黨家窩一散夥 就有

女投霸王莊的 就有投浮山寨來的 跟着那李成 羅廣 孫旺 孫清 黨德芳兩個女兒 黨

七黨金花 黨銀花 連方成那個現世的女兒 九花鴉鳥瑤台仙姑方妙蓮 全先後的回來 大

貞刀方成一見自己女兒 臉妖野之氣 耳中已早聽得他胡作非爲 這時一見他回來 吓的

唾了他一口道 這裡不准你停留片刻 往後再到聚議廳 把你的雙腿砸折 把姑娘鬧得面

第紅過耳 羞慚々の退出大廳去了 方成一眼望見 尚有個女子 跟自己的女兒一塊來的

十這時又深悔自己魯莽 遂問這二位姑娘跟那位來的 黨金花黨銀花這時頗覺臉上無光 見

方成問到自己 姐兒倆悲々切々の向上萬福道 姪女黨金花黨銀花拜見叔父 姪女全家遭

二難 無家可歸 只可隨妙蓮姐姐來到叔父這裏暫避一時 叔父如不便收留我們姐倆 我們

集決不教叔父碍難 立時離浮山寨 方成道 原來是黨大哥的兩位千金 我實在變待了 慢

說黨家窩跟我們浮山寨一手共事 就是素昧平生念其綠綠道的義氣 我也不能不收留二位

侄女 你們不要怪罪我方才管教我那不成才的女兒 他太已不守閨訓 我屢次管教他 只

是不聽 所以才當着人說他 好教他知道悔過 你們姐兒兩個 自己在浮山寨安心住着

我若不拿你姐兒兩個 當親生女兒看待 有何面目見天下的英雄 來呀 跟着有何便聚議廳的頭目 答了一聲是 方成說道 黨家二位小姐必須待若上賓 後寨裏單備一所潔淨的房子 一切的舖陳使用 都要教兩位小姐稱心如意 聽明白沒有 那頭目答應了一聲 趕緊去照辦 黨金花黨銀花趕緊謝過 方成 自此在浮山寨安身不提 所有黨家窩事敗投來的 方成全待若上賓 跟着黑梁大興也是在這時候來的 跟着有探事的嘍兵來報 說是黨家窩重積的糧台 全被施不全進濟南城 暫救災荒 羣賊一個個咬牙切齒 全要跟施大人勢不兩立 方成道 衆位官倒不必惱恨施不全 果真拿這些糧台放賬 我倒佩服他 倒底還是救我們山東的百姓 我們的仇人不過是黃天霸一人 羣賊一聽方成這種話 全都大大不悅 殷家堡的老兒殷洪 是不怕得罪人的 遂冷笑一聲說道 寨主你這麼一說 施不全既是好人 那黃天霸保的是高官 我們得拿他當活佛供着他 何不率領浮山寨的弟兄 投降施欽差 歸順黃天霸 准可高官得做 何必披這件賊皮呢 方成被殷洪說得面紅過耳 冷笑一聲道 殷老寨主話中明明說我怕事 拿着愛忠臣孝子遮掩門面 我方成不是說句誑話 我自估浮山寨 安心要鬥一鬥那有名有姓木領出衆藝業高強的漢子 那自命英雄 妄稱好漢的主兒 我方成沒把他看在眼內 你們衆位既是全把黃天霸看成了蓋世無雙的好漢 我方成就鬥的是他一人 你們衆位劃個道兒 我方成要是皺一皺眉頭 山東省算沒有我姓方的 鎮山東老兒殷洪道 方寨主何必負氣 既然敢鬥姓黃的這倒容易 聞聽得施不全來山東放賬 顆粒的糧米沒帶來 說是從江南一帶 採辦賑糧往這邊運 這話倒有些可靠 因爲他來了這麼些天 若是從直隸通過 運官倉的糧 早就該到了 何致於等到這時 拿黨家窩抄出來的糧台救急 據我看他的賬糧 早晚略到 入山東境 飛不過浮山寨去

這裏是咽喉要路 方寨主只要能把糧留下 那就是要施不全跟黃天霸的死命 方成道
 我可有言在先 只要有黃天霸押糧 任憑他有千軍萬馬 我也敢劫 要是沒有天霸押糧
 我可是絲毫不動 于六于七說道 寨主這又是怎麼個心意 方成道 二位賢弟 愚兄我估
 這浮山寨之後 可曾擾亂附近的村莊百姓們沒有 于六于七說道 豈止沒攪過他們 附近
 後的百姓全信了浮山寨的光了 方成道 小兒我是山東省土生土長 雖則落草爲寇 我豈肯
 集 害我的鄉里鄉親 常言說的好 好狗護三鄰 好漢護三村 我不敢當英雄二字
 五 立志可不願意糟害我們本省 想我們這浮山寨 原名叫紅雀山 我聽說列國劉展雄
 女 就佔據在這裏 落草爲寇 真稱得起替天行道 當年劉展雄得勢後 殺得上六國年年進貢
 七 下六國月月供糧 人家劉展雄却是報效周天子 後來十八國門寶臨潼會也全爲他所起
 貞 小兒我雖不敢比人家 可也不願意把我們山東的老百姓們餓死 這次施不全來到山東 是
 救我們六府黎民來的 我何忍再搶賑糧 把我們六府黎民餓死 不過既然是跟天霸小兒勢
 第 不兩立 就顧不得許多 賑糧一到 只要有姓黃的 我連一粒米都不能教他走了 若是沒
 十 有天霸小兒 可不是我方成怕事 說甚麼我也不能劫 羣賊一想施欽差放糧 關係好幾千
 萬人的性命 決不敢派別人誑糧 天霸一定得保護糧船 浮山寨惹完了這個亂子 也够可
 二 以的了 遂齊聲說道 方寨主敢這麼幹一下子 才不枉是山東省的總寨主 其實方成想
 集 着 這回施欽差 任 黃天霸隱姓埋名 決不出世 沒有天霸 我不劫賑糧 他們也不敢
 小看我 方成怎麼知道天霸隱姓埋名呢 其實方成也沒有那麼長的耳風 完全由梁大興口
 中套出來的 方成自己心中有了把握 過了兩天有探子飛報上山 說是霸王莊被抄 黃隆
 基被擒 方成那把黃隆基放在心上 原本就爲是騙他的糧米銀錢 擴充自己的實力 可是

面子上不得不說些冠冕堂皇的話蓋蓋場 跟着陳森 九黎 閻三虎 董二 陸續逃到浮山寨 閻三虎等巧遇韓致芳 閻三虎用花言巧語的把韓致芳也騙入浮山寨 緊跟着又到了許多綠林道有名的英雄 頭一撥就是海州落馬湖鐵臂猿李佩 打發了大頭目秃子于亮 帶着分水霸王張三 李同 來赴羣雄會 淮安府虬蟠廟 追魂太歲鎮淮安 費德功的手下的 一個叫白面太歲米龍 寶虎 丁滾 駕着五隻落魂舟 帶着鎮江赤目元方濤 林珍 焦道齡 溫道彰 聶龍 聶虎 苗旺 苗清 焦亮 過海僧法度 水底羅漢法道 劉能 劉洪 韓旺 杜通 王振 方雲 蔣鹿 畢良 這一干水寇一齊來到浮山寨 口北連環套也接着綠林帖 獨霸山東鐵羅漢寶二墩 派過繼兒寶花虎 義子馬子鸞來赴會 這些水旱的英雄一入浮山寨 方成喜上眉梢 自己暗中喜歡的是 想不到自己真能號招天下各處的英雄 也算是揚眉吐氣了 遂在聚義廳大開筵宴 給衆人寨主接風 酒席筵前 提起了黃天霸 綠林道沒有一個不恨他的 方成見衆人異口同音的都罵黃天霸 自己本是耳軟心活 未免也把念頭轉了 遂把要替綠林道報仇 預備搶糧 告訴了羣雄 淮安府來的米龍寶虎道 施不全由南省採買賑糧 是一點不假 這裏不顯怎麼樣 南省出米的地方 全哄嚷動了 由蘇州 杭州 蕪湖 太倉州 各處的官面上收買 可不知採買糧米 是誰去的 于六道 那沒有別人 一定是黃天霸去的 方成道 我是話宗前言 只要有黃天霸運糧 我是非劫不可 又過了兩天 濟南府去的探子回來報 說是黃隆基等已被施不全斬殺 這些綠林道一聽 個個是兔死狐悲 物傷其類 一齊喝了血酒 趕到貢士農 賈兆興 韓蒙芳運糧 一入山東境 浮山寨的遠探 早已飛報上山 方成這時是勢如騎虎 明知道一劫糧 這個亂子准够受的 可是准知道運糧的沒有黃天霸在內 遂向羣賊說道 糧草已到 我們亮隊

劫糧 若是沒有姓黃的押糧 衆位可不准動糧船一粒米 我這浮山寨替天行道 剪惡安良 的大旗立着 我不能害我們六府的老百姓 只要天霸在船上 你們只管搶糧 天霸小兒就是有三頭六臂 我方成要是教他逃出我的手去 我立刻把浮山寨拱手讓人 羣賊全都佩服 方成有這麼好的血性 探子這時飛報到聚議廳說道 糧船離此不過三里 方成傳令亮隊 後立時戰鼓齊鳴 水寨裏旌旗搖動 方成帶領羣賊上了戰船 他這隻船跟別的船不同 龍頭集鳳尾 名叫飛龍舟 船身極大 三根桅杆二十四名水手 走順風時扯起風蓬 真如同快馬 遇到風不順時 就憑這二十四名水手 搖輕槳也能走的其快如飛 他這裏的水手 全是女 千中選一 挑出來的 浮山寨這一亮隊 那邊的糧船也正到了 糧船上也是扯着大旗 是七 山東賑糧四字 幾十隻糧船魚貫而行 船上全有漕兵護糧 每一幫糧船頭裏 有一隻官船 真是運糧官坐着 勢派也很够威風的 赶到跟浮山寨的水軍一照面 三位運糧官跟漕兵們 就全傻了 可是運糧官是護糧的 無論怎麼不濟 也不能見了賊就跑 只好硬着頭皮子往 前答話 方成懷抱三號小劍刀 厲聲喝喊 呸 對面糧船少往前進 教黃天霸趕緊前來跟 方寨主答話 蘇州府運糧官賈兆興較比那兩個還透着機靈 他就憑二百名兵 要跟好幾 十 千水寇動手 簡直是白送命 賊人既然點名找黃天霸 一定是黃副將的威名 足可鎮服賊 人 不如冒着黃副將之名 倒許把這場禍脫過去 賈兆興遂大聲喊道 對面的強徒趕緊閃 集 開 水路黃副將現在後面 誰不知黃副將刀鏢無影 打上就死 于六于七一聽 果有黃天 霸押運糧草 遂不等方成傳令 胡哨響了三聲 兩邊飛虎舟 飛豹舟 落魂舟 五鬼舟 左邊二十隻 右邊二十隻 雙龍出水式 把糧船圍在當中 再想逃那逃的了 雖有二百名 漕兵 只是浮山寨的賊船 一半是排弓硬弩 一半是水衣水靠 三稜峨眉刺 鈎連槍 全

是久經練習 水性精通 簡直是別動手倒許活的了 要是一動手 水戰陸戰全白費事 不過多死幾個 就這麼一害怕 已被人家包圍 索性這些漕兵把兵刃一扔 來個死生由命 所有的糧船 完全被子于六于七都牽着水兵 搶進浮山寨 三隻官船也被包圍 三位運糧官束手被擒 方成一搜查 那有黃天霸的影子 羣賊紛紛議論 全說黃天霸果然本領出衆 就憑我們水軍這麼快的包圍 楞把黃天霸走脫 真是怪事 方成搖頭道 我看未必 就勢在大船上把三位運糧官推到面前 方成厲聲叱道 你們這三個狗頭 把黃天霸趁早交出 寨主爺有好生之德 饒全你們的狗命 倘敢胡言亂語 你來看寨主爺這把劍刀 日久沒有開張 要拿你們三人開刀 貢士農 賈兆興 韓蒙芳三位運糧 吓的渾身立抖 戰戰兢兢 的說道寨主爺息怒 我們這撥糧船 實在沒有黃副將 方成勃然大怒道 你們爲什麼說有三人答道 要借黃副將之名 好教寨主爺閃個面子 方成道 黃天霸爲何不來呢 太倉州運糧官韓蒙芳道 這裏一點別的原故沒有 施欽差是奉旨出京 黃天霸是保護欽差的焉能離開 採辦賑糧也就是一紙公文 給江蘇巡撫 這是奉旨的事 巡撫那敢不照辦 我們雖然是運糧官 也不是欽差屬下 連這二百名兵丁 全是漕標那調來的臨時効力 那會用的着這黃副將 賑糧失了 與欽差大人毫無關係 不過我們這小小官兒准完 連命也未必保的住 方成咳了一聲 隨問道 難道說連這筆買糧的幣銀也是飛到蘇杭各處嗎 怎麼我們沒見官運私帶呢 韓蒙芳道 欽差這回事辦的誰也料不到 實在沒從山東撥一兩銀子去聽說是蘇州 跟各處的藩臬庫裏原存着不少的贓銀 如今就是拿這筆不義之財 辦這有用的事 方成一時倒蒙住了 回頭向身旁的羣賊問 他這是怎麼個贓銀 就有知道的向方成道 這就是當初施不全蘇州府時剗山滅寨 得的金銀珠寶沒動 存到現在辦這種善事

方成把大拇指一挑道：「施不全到底是好官，我方成只要把天霸小兒除了，我不止不跟施不全爲仇，我還得幫着他放賑，救我們六府黎民呢。」于六于七見方成說出這樣話來，大大的不悅，遂向前說道：「寨主爺還不把他們殺了，留着他們何用？」方成一擺手道：「我自有道理。」遂向三個運糧官說道：「本當把你們三人斬首，念你們巴結這個官作，太覺可憐。」此次我這浮山寨劫糧，就爲鬪黃天霸一個人，所有劫的東西，我是原船不動，集連封條我全不揭，暫且存在浮山寨，把你三人放回，連你們帶的那二百名漕兵也帶着，借你三人的狗咀傳本寨主的良言，教天霸小兒趕緊前來，我們如數的奉還，短一個米粒我們賠一船，他若是不敢前來，我浮山寨屯積的糧台還嫌無處存放了，只好把你們的賑糧全扔在河裏，記着了沒有？」三個堂堂的運糧官，就如同遇放的囚犯，只有答應那還敢還言。方成真就就把他們全數放回，在上文書三個運糧官逃回濟南，見着欽差大人，叩述糧船被搶，已竟說過，不便重叙。方成趕回到聚義廳，羣賊中就有胆小的，知道黃天霸那能喫這種虧，施不全專跟綠林道過不去，這個禍算是惹大了，遂向方成道：「寨主糧船既搶了，我們想施不全定要調兵攻打浮山寨，我咱可不是怕事，不過這裏還是人少，我們趕緊回去，招集我們各人的部下，再到浮山寨與方寨主意下如何？」方成外號是賽呂望，那會不明白他等的心意，冷笑一聲道：「衆位是自管請，我方成既然敢惹這個亂子，就有本勢擔，衆位要走趁早走，我這裏不敢留衆位，請啊。」羣賊一聽，方成把這事說穿，倒不好意思的了，忙說道：「方寨主你錯會意了，我們雖不能比方寨主這麼大的勢派，我們在山東也不是無名少姓之輩，豈能怕死貪生？」方寨主這一疑心，我們倒不能走了，方成道：「衆位既然這樣我領情，可是有一節，現在的時候可不對，我們浮山寨好幾千人的性命，全在這

一回了 我可不得不仔細 咱弟兄既已起疑心 我決不敢強留 拿着陸家堡那麼大聲勢 只爲李煜一人 送了多少人的性命 吩咐于六備船 趕緊送他們衆位出浮山寨 這時那鎮山東老兒殷洪 滿面怒容道 誰全能走 我們是下請帖請來的 要是怕事就不來啦 方成道 我決不是看不起衆位 因爲浮山寨既敢惹下這麼大禍 就敢一面承當 決不願連累他人 殷老英雄暫時先請 我有用你老的時候 一定的請你老帮忙 鎮山東老兒殷洪 還想爭這個面 殷得猛在旁暗把殷洪的袖子一扯 遂向大刀方成說道 方寨主這裏既然用不着我們 我們也不便在此打攪 我們殷家堡跟浮山寨是近鄰 按綠林道的義氣 不能袖手旁觀 不過殷家堡甚麼事沒走過人後頭 浮山寨敢惹的亂子 我們未必不敢惹 現在就隨方寨主告辭 咱們再會 方成道 少莊主不必負氣 我方成分的出賢愚好歹 回頭向于六于七道 擺隊送殷老英雄 方成這是給殷洪單閃個面子 鎮山東老兒殷洪帶着兒子回轉殷家堡 跟着又把郝家院顯道神郝世鴻 郝文 跟四護院 獨虎營的羅四虎 郎如豹 卞極觀 的蔡天化 跟四個徒弟 玄通 玄靜 玄明 玄亮 叭蜡廟的米靈寶虎 連董二 陳森的鄧天黎 跟閻三虎 全送走了 這些人一走 全是各有私心 有的是怕事的 有的是不願意跟着踢混水的 其中只有連環套的寶飛虎馬子鸞沒走 黨家窩的更不用說 全是誠心奔這裏來的 方成道 衆位不走的 我可有一句不應當說的話 現在既然預備跟官兵作對 本山須嚴整紀律 號令嚴明 此時來浮山寨的朋友們 全是看的起我方某 衆位待我有一分熱心 將來我還答大的人情 現在我可得屈尊衆位 必須守我浮山寨的號令 衆人齊聲說道 我們既來這裡 願遵號令 方成向大衆一揖 算是把這浮山寨的羣賊攔住 這天正在分金廳議事 探子進來報道 探得濟南府施欽差已調動水師營 要攻打浮山寨 方成把

手一擺 探子退去 方成伸二指向羣賊一指 立時吩咐聚集羣賊 調動水師戰船

率領羣賊水軍 衝出大寨迎敵 連本山的帶雙龍島 跟于亮等全出來迎敵 真是威

風凜凜 殺氣騰騰 趕到出了浮山寨 在水旱兩交界的地方 正是接天關 在這裏就

是水寨的第三寨 船在這裏靠着 方成上了大船 衆寨主圍隨着 于六于七在大

船的兩旁鑲着 率帶着五鬼舟 遊魂舟 落魄舟 如外有二十四隻樓船 這二十四樓船

後 船 單有一隊弩箭手 船上滿是起了船樓子 在外面看着全是冰紋梅花 每一朵梅花是五

集 個朵 每朵是一個箭眼 一名弩弓手 坐在裏面拉着一只掛弩匣子 這一個人能打出十只

五 來 這個往外打 單有一個管裝箭的 二十四隻樓船 是專保護着大船 雖是在兩邊鑲

女 着 船走起來 如同茨菇葉式的 趕到出了三寨 來到二寨 又有二十四隻風火船 押着

七 水師營的大隊 這風火船更加厲害 若是打勝了仗 還用不着 若是退下來時 這二十四

貞 隻風火船 在後面督着水師營後而走 風火船上滿有風箱子 由前面煽出硫磺來 隨着就

着 若是敵人一追 連風帶火 能把船給燒了 這種船是浮山寨自己獨出心裁製造的 並

且隨着風火起一層黑烟 把自己的水師戰船全隱在烟霧之內 其實不過是用黑烟子用風車

十 煽起 浮山寨的水師營一衝出水寨竹城 走出不遠 巡船來回的偵探 趕到官面的水師營

二 一露頭 這裏已把陣式擺好 天霸在船頭往這邊一望 果然浮山寨跟尋常的水寇 真不一

集 樣 只見這座浮山寨 山連山 山套山 怪嶺重疊 怎見得有贊詩爲證 黃天霸 用目觀

山連水 水連天 烟鎖青山山鎖烟 烟雲籠罩嶺相連 樹繞藤蘿々繞樹 綠樹青山分外

鮮 稱着那 戰船無數 在山前 恰好似 烟雲裏托出一座洗浮山 且說兩邊船離且近 各

船各自把門戶分開 祝清甯拿着水師營的令旗 天霸等在頭裏坐着一隻虎頭戰船 遂向衆

人道 衆位 今浮山寨賊人 傾山而來 必有一場惡戰 那位先跟賊人見面陣 賀大爺道
老兄弟且慢 我已在大人面前回過 我跟大刀方成有個認識 愚兄深知他是被迫
才落在綠林 此人不貪淫不好酒 頗有少俠的行爲 這次搶運糧也是被人煽惑 這一動
起手來 俗語說的好 勝者一千 敗者九百 兩下裏得死多少人的性命 愚兄要憑三寸不
爛之舌 順說方成 棄邪歸正現出官糧 豈不比殺人流血強麼 天霸道人心難測 趙璧也
一搖頭道 賊性反復無常 不要費這個事 還是分個強存弱死 真在假亡倒好 賀大爺道
你們衆位看在我的面上 暫時忍耐片時 若是不聽我的勸解 再動手也還不遲 賀大爺
遂向祝將軍要了一隻小船 這種巡江的小船 是十六名水手 駕船的全是精通水性 船走
起來其快如飛 在水戰時 這種巡江船就如同在陸地上馬匹一樣 賀大爺上了小船 一直
往賊隊這邊駛來 離着賊隊還有五六丈遠 浮山寨這邊的水兵高聲喝喊 來船少往前進
賀大爺吩咐把船停住向對面說道有勞通稟 就說有飛山虎賀天保請浮山寨的首領答話
這裏有二十多隻小船 專爲來回偵探 這時見賀天保請寨主答話 遂怒目橫眉的說道 你
等着我的去給你通報 報事嘍囉飛報與中軍大船 到了大船前頭目在船頭上向上單腿打躬
道 報 官軍那現有賀天保來求見寨主 賽展雄于六在一旁一恍腦袋道 怎麼姓賀的要
見寨主 這必是給黃天霸作說客來的 大哥你可別聽他那一套 現在箭在絃上再說不發
吾們算那道的朋友 大爺方成方小咀道 兄弟你不用多疑 愚兄吾焉能上那個當 遂點手
喚過一隻飛豹舟 自己躍上了船 于氏弟兄緊緊跟隨 臨船切進 賀天保抱拳拱手道 方
義士久違了 方成方小咀把三號小劍刀一換手夾在左肘下 亦一拱手道 賀大哥一向可好
賀天保道 方義士還記得當年董家屯我弟兄相聚之時嗎 那時方義士你曾說過求功名不

遂 很是灰心 又對愚弟說過 要雲遊天下到處爲家 想不到你在這裏落了綠林 方義士
 你是讀書明理的人 你看綠林道那有好收原結果 賀天保又用手指着大船上大旗道 方義
 士既有養呂望之名就該明白這個情理 這次搶官糧事干國法 山東登萊青濟兗東 六府災
 情奇重 饑民餓死的日有數百 方義士既是山東人 焉能害山東的百姓 方成被賀大爺說
 得啞口無言 實在無法可答 遂說道 我是單跟那黃天霸一個人 劫官糧也全是衝着他
 後 賀天保道 黃天霸現在後面 方義士今日看愚弟的面上 給你們兩家和解 方成尙未答言
 集 一沉吟的工夫 于六怕方成被賀天保說活了心 遂不等方成再答言 從旁邊嗖的往前一
 五 縱 大喝一聲 姓賀的你不用花言巧語 想用一張利口 說降了浮山寨 那真是妄想 打
 女 姓于的這就不聽你這一套 賀大爺往後退了一步 厲聲喝問 你是何人 于六冷笑一聲道
 七 寨主爺姓于名得明 于六爺就是你家寨主 方成想攔于六不叫他向前 那知道于六早防
 貞 備到這手 話未落聲往前一縱 右手的鐵拐奔賀大爺的面門打來 賀大爺見于六的鐵拐來
 的太猛 遂斜着往後一塌身 回手撤出刀來 于六的右手拐點空 賀天保趁勢一反背 刀
 奔于六右肩頭劈來 于六左手一穿鐵拐往上一橫 把刀架住 右手拐攔腰就打 兩個人這
 一動手 要知勝敗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後集五女七貞第十二集終

